

物語系列短篇集

Part B

物語シリーズ短編集

Part B

西尾维新

Sheen 译

人名表

译名	原名	罗马字/英文
阿良良木历	阿良々木暦	Araragi Koyomi
战场原黑仪	戦場ヶ原ひたぎ	Senjougahara Hitagi
八九寺真宵	八九寺真宵	Hachikuji Mayoi
神原骏河	神原駿河	Kanbaru Suruga
千石抚子	千石撫子	Sengoku Nadeko
羽川翼	羽川翼	Hanekawa Tsubasa
忍野忍	忍野忍	Oshino Shinobu
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 昂・刃下心	キスショット・アセロ ラオリオン・ハートア ンダーブレード	Kissshot Acerolaorion Heartunderblade
阿良良木火怜	阿良々木火憐	Araragi Karen
阿良良木月火	阿良々木月火	Araragi Tsukihi
斧乃木余接	斧乃木余接	Ononoki Yotsugi
忍野扇	忍野扇	Oshino Ougi
老仓育	老倉育	Oikura Sodachi
忍野咩咩	忍野メメ	Oshino Meme
贝木泥舟	貝木泥舟	Kaiki Deishuu
影缝余弦	影縫余弦	Kagenui Yozuru
卧烟伊豆湖	臥煙伊豆湖	Gaen Izuko
卧烟远江	臥煙遠江	Gaen Tooe
手折正弦	手折正弦	Teori Tadaturu
沼地蜡花	沼地蠟花	Numachi Rouka
日伞星雨	日傘星雨	Higasa Seiu
德拉曼兹路基	ドラマツルギー	Dramaturgy
艾比所特	エピソード	Episode
奇洛金卡达	ギロチンカッター	Guillotinecutter
死尸累生死郎	死屍累生死郎	Shishirui Seishirou
迪斯托比亚・威尔图奥 佐・殊杀尊主	デストピア・ヴィルト ウオーズ・スーサイド マスター	Deathtopia Virtuoso Suicidemaster
特洛瑟卡雷斯克・霍姆艾 维夫・多谷司托灵格斯	トロピカレスク・ホー ムアヴェイヴ・ドッグ ストリングス	Tropicalesque Homeawave Dogstrings

目 录

黑仪·料理	1
黑仪·寄居蟹	3
真宵·名字	6
真宵·幽灵	9
<small>SPEED</small> 骏河·速度	13
<small>VELOCITY</small> 骏河·速 度	17
抚子·绳索	20
抚子·求爱	24
黑仪·犀牛	27
真宵·法国蜗牛	31
骏河·蚯蚓	35
抚子·视线高度	39
翼·排名	44
姬丝秀忒·等级	47
真宵·天堂	50
黑仪·图	54
骏河·篮子	59
抚子·恐龙	63
翼·架子	66
忍·名字	69
火怜·暴力	73
月火·无尽	77
翼·狮子	81
历·词典	105
扇·反射	106
育·镜子	107
育·姐妹关系	108
余接·歌	112
余接·雪景球	114

扇·公路电影	117
育·惩罚	121
忍·今夜	124
附 录：短篇出处一览.....	127
译后记.....	128

黑仪·料理

“忍野先生虽然那样说，但是，螃蟹不也有着因为难以食用，才显得美味的一面吗？”

刚被重蟹返还了体重，战场原黑仪就这样说——嘛，还是一如既往的杂谈。不是蟹杂煮而是蟹杂谈。

“以美少年为例来思考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能亲手将穿着严实的美少年一层层剥光才显得美味；如果一开始就是全裸的美少年，阿良良木君会怎么做呢？”

“要问我遇见全裸的美少年会怎么做的话，当然是报警啊。这可是作为善良市民的义务。”

顺便一提，就算遇见了要将穿着严实的美少年一层层剥光的女高中生，毫无疑问我也会报警。

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

“我是在说，一开始就剥好的螃蟹被放在餐盘上端出来的话，会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这种话题哟？”

“这样啊。是你这奴才的话，那也可以理解吧，姑且称赞一下你吧。”

“说话注意点啊。还说‘你这奴才’。”

“嘛，螃蟹本来也不是以那副样子上桌的食材，对我来说，用河里钓起来的小龙虾举例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吧。”

“你的饮食还真是寒酸啊，到我家来吧，我会赐你一日三餐的。”

“竟然能在初始阶段就收到如此热烈的邀请啊。所以说，用手游作比的话，正因为抽中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SSR才显得珍贵；不管多么强力的角色卡，如果说百分之百能抽中的话，肯定会觉得有问题吧？”

“你这家伙的比喻才有问题吧。”

说起初始阶段的话，《黑仪·螃蟹》发表的时候，iPhone 甚至都还没发售的样子。

不过，真神奇啊。

居然还存在智能手机不存在的时代。

不过，我也明白——买彩票的时候会说的“我是在购买梦想啊”，基本上就是对一无所获的浪费行为的辩解，但是这一辩解也包含着某种难以反驳的真理：彩票大概正是因为中奖概率低下才有趣吧。

不只是想要一亿元，而是想要中奖率一亿分之一的一亿元。

因为困难，才有挑战的价值。

香蕉的结构吃起来非常容易，但这并不会让外皮很厚籽又很多的西瓜显得更优越——但即使听到有人说“如果是软壳蟹的话不剥壳也能吃吧”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回复“没这回事”吧。

要问无毒的河豚能有多流行的话，感觉也会产生相同的问题——如果河豚不再含有河豚毒素，那它的稀有度不就只有四颗星了吗？

但是，这也不代表着“难度”本身值得肯定吧……面对引起通货膨胀的大国政治斗争，能说出“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种大危机还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的少年漫画主角的天性，仔细考虑的话，根本就是乐于与破灭为邻的……如果因为吃东西就是要吃困难的而开始吃钢铁，当然会危及生命吧。

给人的感觉不是“因为是美味的食材，即使困难也要食用”，而是“因为难以食用，所以才美味”——这是根据努力而带来的加成吧。虽然如此，也无法否定美味的食材难以获得这一感觉。高级食材有时也易于食用，此时人们反而可能认识不到其价值，这种造成反效果的情况也是有的。嘛，别看忍野那副样子，其实他是因为笨手笨脚的，所以才有总是说“我最讨厌螃蟹了”这种情节吧，明明只是节肢动物。

“说不定正是不擅长对付食物的忍野先生，才意外地最能享受螃蟹的美味呢。正是因为花功夫剥了蟹壳，人们才得到了回报。”战场原说。

“是不能说没有亲身体验辛劳就没有价值啦——虽然如此，也不应该轻易放手。阿良良木君也是，能和我这样难以相处的女孩子成为朋友，不感觉得到了回报吗？”

“我得告诉你，在我嘴里钉钉书钉的事情，我还没完全原谅你哦？还是受点报应吧你。”

你不是难以相处的女孩子。

只不过是擅长生存罢了。

正因如此才能让人产生回味无穷的感受吧。

黑仪・寄居蟹

“虽然可以简短地一口气说出‘一起去吃螃蟹吧’，但是螃蟹的种类可是丰富到没法一口吃下的程度呢。梭子蟹、灰眼雪蟹、旭蟹、越前蟹、松叶蟹、平家蟹、上海蟹¹……软壳蟹这种生物，不觉得就好像待人接物身段柔软的我一样吗？这么多种螃蟹当中，我最想吃的果然还是被称作蟹中之王的帝王蟹²吧。”

和往常一样，战场原以缺乏起伏的平稳语调这么说——肯定是故意露出破绽引诱我吐槽吧，我也没有多加考虑，吐槽道“帝王蟹好像并不是螃蟹吧”——话音刚落，

“啊？”

她的目光游移不定，却又气势汹汹。

还能有这种表情的？

“‘软壳蟹不是蟹的种类，只是蟹的一种状态吧’，我本来是希望你这样吐槽的。”

是那方面的问题吗——但是，比起那一点我更想吐槽的是“待人接物身段柔软的我”这部分。

“帝王蟹不是螃蟹？那是什么啊那家伙。”

那家伙。

这称呼听起来就像是被旧识背叛了一样。

“帝王蟹属于寄居蟹³……欸，认真的吗？你不知道？”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知道蟹汁⁴的事情。”

“太偏科了吧。”

然而却不知道帝王蟹的事情吗——糟了，踩到地雷了。这种情况下或许应该说落入了知识的陷阱吗。

不过这一点确实是流传得比较广的吧，虽然还不到一般常识的地步，我觉得也算是有名的杂学了……是玩手机打发时间的时候就能自然地学到的知识。

“很可惜，我可是完美无缺的女子高中生呢。必须恪守‘晚上九点以后不许碰手机’的规则。通过利用手机壳和屏幕保护膜的方式。”

¹ 梭子蟹：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大西洋及印度洋，在东亚被广泛食用。

灰眼雪蟹：产于太平洋北部和大西洋西北部。松叶蟹和越前蟹均为灰眼雪蟹。松叶蟹产自鸟取、岛根和山口县；越前蟹产自福井县，为日本皇室贡品，价值极高。

旭蟹：俗称海臭虫、蛙蟹，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肉质饱满鲜美。

平家蟹：原产于日本，背甲的纹路似发怒的武士脸，体积很小，不适合食用。

上海蟹：学名中华绒螯蟹，在中国俗称大闸蟹或河蟹。

² 帝王蟹：学名堪察加拟石蟹，分布于北太平洋冷水海域，体型巨大，肉质鲜美，是重要的商业捕捞蟹种。

³ 寄居蟹为属于十足目异尾下目寄居蟹总科的物种的总称，而一般所称的螃蟹为属于十足目短尾下目的物种的总称。帝王蟹是否属于寄居蟹总科科学界尚有争议，一说为属于十足目异尾下目石蟹总科。

⁴ 日语中「蟹汁」，“蟹汤”发音为“KARIJIRU”；「知る」，“知道”发音为“SHIRU”。

“不准现场发明规则拿来恪守。而且那也不是只要不直接接触手机本体就算遵守了的规则。”

“阿良良木君才是，明明经常说着‘氦金？我从来没为任何东西花过钱啊。那都是为了让人生变得华丽的投资，总之应该叫做华金’这种话。”

“造谣也要有个限度吧。不准说得像是花天酒地的金曜日⁵一样。”

“明明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却冻死了，这个如何？”

“好可怕好可怕。”

“明明叫做帝王蟹，而且还长成那样，却还说它不属于螃蟹。真想正式提出抗议啊。寄居蟹？它也没有寄居在什么东西里面啊。要是你现在承认你在胡说八道我还能接受。”

嘛，仔细观察帝王蟹的外观的话是能看出来不是螃蟹的……不过，也有触腕数目大于八的章鱼，所以关于名字的话，事实上并没有找碴的余地。名字也不是我取的啊……就像鲫鱼也不是鲨鱼⁶一样。

“海豚属于鲸类的一种，雕和鹰只是大小不同，和这些说法差不多吗？”

“如果从甲壳动物的层面而言的话，那大概是一样的——也不对。嘛，实际上，对自然界生物的命名经常有这种事吧，只是为了便于区分而给某种生物取了某一类的名字，之后才发现事实上这种生物并不属于那一类，但由于之前的名字已经正式记录在词典上，也没法再改名了……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想要抱怨的心情，不过世上本来就经常是这样吧？说起来，比起保持正确或者犯错误，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吧？”

“不是‘改正’，是‘纠正’吧。”

似乎是想为自己的失误找补，自尊心强烈的的女高中生要开始检查我对汉字的使用了。说起纠正，有种被质问⁷的感觉。

“顺带一提，寄居蟹⁸的汉字可以写作寄居虫。怎么像是寄生虫一样呢。”

找补来找补去……这是在为谈话偏离主题而找补吧。承认自己的过失这种事情，还真是困难啊。

不过，人类社会也是由误解堆积而成的。我误解了名为战场原黑仪的同班同学的事情，名为羽川翼的班长的事情，还有名为忍野忍的吸血鬼的事情。

总而言之，怪异现象本身，就好像强烈的误解一样——被螃蟹夺走了体重的战场原的“症状”，如果“正确地”诊断的话，大概是巨大的压力带来的失忆症和过瘦症吧。

“谁是瘦得快要升天的女生啊。”

“反正不是你这家伙。别说那种毒舌的话啊。瘦得快要升天什么的，有那种

⁵ 日语中「金曜日」指星期五。

⁶ 鲫鱼和鲨鱼在日语中分别为「小判鮫」和「鮫」。

⁷ 日语中，“改正”、“纠正”、“质问”三个动词发音相同，均为“TADASU”，仅表记汉字不同，分别写作「正す」、「糾す」、「質す」。

⁸ 原文为假名「ヤドカリ」，汉字亦可表记为「宿借り」。

说法吗？”

“那永别了⁹。”

“不许走，在这种只有你自己方便的时候。”

“哎呀呀，会错意了呢。我这种恰到好处的傲娇也有会错意的时候啊。”

“我先声明，我可还没认可你这家伙的傲娇啊？”

不是会错蟹而是会错意¹⁰。

话说回来，别会错意啊。

只能放置不管的误解，现在也还存在吧——一旦要将其纠正，一想到随后会引起的种种波澜，就容易理解没办法简单地将事物拉回正轨的感觉了。

我搞错了——对不起。

要说出这种道歉的话，到底难到何等程度。

如果能说出来的话，又是何等令人舒畅。

“事实上我不是想说‘永别了’，而是想说‘玫瑰¹¹’。即使玫瑰不叫做玫瑰，它也有着玫瑰般的香味。同样地，即使帝王蟹不是螃蟹，它也有着螃蟹般的美味。这样认为没问题吧？另外，阿良良木君。”

“怎么了，战场原？”

“马蹄蟹¹²叫蟹没问题吗？”

“你这家伙不会想吃马蹄蟹吧？”

这样的话去北海道都没有，只能出国了——的确，螃蟹不属于螯肢亚门这种事情，从字面上就难以接受啊。面对即使搞错了也要有所收获的她，我不得不卸盔而降¹³了。

“哎呀呀，这是在说‘戴头盔¹⁴’这样的谐音梗吗？”

“只有这一点你可别误解了。”

⁹ 原文为「さらば」(SARABA)，是道别的用语，而前文“瘦到升天”的动词为「痩せさらばえる」(YASESARABAERU)。

¹⁰ “会错蟹”和“会错意”在原文中分别为「蟹違い」(KANICHIGAI)和「勘違い」(KANCHIGAI)，二者发音相近。

¹¹ 日语“玫瑰”为「薔薇」(BARA)，与前文的“永别了”，「さらば」发音相近。

¹² 马蹄蟹：鲎科动物的俗称，海生节肢动物，属于螯肢亚门。

¹³ 原文为「兜を脱ぐ」，直译为脱下头盔，形容向对手投降。而前文的马蹄蟹原文为「カブトガニ」，汉字表记为「兜蟹」。

¹⁴ 原文为「兜をかぶっとう」，其中「兜」(KABUTO)和「かぶっとう」(关西方言，KABUTTOU)发音相近。

真宵・名字

KISARAGI
“话说，如月¹先生——”

“虽然基本没有比你向我搭话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不过八九寺，不要一开口就突然叫错别人的名字啊。在漫画特装版附赠的短篇中唐突地做出这种事的话，读者会以为出现了事到如今才登场的新角色吧？如月先生什么的。搞错也给我搞错得更帅气些啊。”

“对不起，舌头打结了。”

“不对，是故意的吧……”

“舌头大姐了。”

“不是故意的！？”

“没办法，谁都有口误的时候。重点在于犯错之后应该如何挽回。您想看到垂头丧气的我吗？应该不想吧。还是说更衣先生，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来没犯过错呢？”

KISARAGI
“你这是一点挽回错误的意义都没有吧。不准只是改换汉字。”

KISARAGI
“饥皿木²先生。”

“那是存在于其他系列中的角色吧。和我没有任何共同点的角色。不过还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感觉，如果是和你这家伙，即使是在十年后，也会用现在这种风格对话。”

“不，我和您的关系的的确确仅限今天而已。请别介意，我讨厌您。那个……

MINAZUKI
您好像是叫水无月³先生吧。”

“不许改变月份。水无月？对着我这种人生过得滋润无比的人这么说可太失礼了。对不住啊，‘失误’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这种概念，早就被我丢在母胎之中了。”

“那还真是丢下了会让人困扰的东西呢……干出这种事情的家伙的人生，哪里滋润了。和母亲节无关，好好向令堂道歉比较好哟。”

“那方面也对不住了，我从来没向母亲道过歉。”

“您才是，明明都在漫画特装版的短篇里面了，为什么还要让好感度下降呢……”

“没事没事，放心吧。我高中毕业过后会成为 rapper，唱出对母亲的谢意的。”

¹ 阿良良木的名字「阿良々木」的发音为“ARARAGI”，「如月」（KISARAGI）为日本阴历二月（和风月名）。下文的「更衣」为该词的另一种汉字表记。

² 饥皿木（饥皿木鰻）：西尾维新一系列作品《传说系列》中登场的角色，为主角的心理医生。

³ 「水無月」（KISARAGI）为日本阴历六月。

“完全没有令人放心的要素啊，这种儿子。不安的感觉根本止不住。”

“我打算唱《伴随着你》。”

“《天空之城》的片尾曲可不是说唱啊。”

“事实上我现在也一直在无限地向母亲道歉，不过就算这么说，与母亲向我道歉的次数相比，哼哼，那种无限也变得微不足道了。相对而言可以说是零。”

“这说得也太糟糕了。‘哼哼’是什么鬼啊，您的人性才是微不足道吧，师走⁴先生。”

“终于，文字游戏也到此为止了吗。至少把音节数保持在四个，并且保证最后一个音节是‘KI’或者‘GI’啊。还有能用的词吧，文月、霜月、长月⁵，还有红豆卷⁶。”

“红豆卷不是阴历月名而是名古屋的特产吧。”

“阴历？啊，原来如此。因为我的名是‘历’，才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为了和这个基准相匹配来口误啊。”

“我才不知道你这混蛋的名呢。虽然仿佛听过的样子，但是比圆周率还难记，比那边的小石子还无趣。”

“不要突然变得这么嘲讽啊！你是新角色如月先生吗！”

“请放心。我的名字是八九寺真宵。这是父亲和母亲赐予的，珍贵的名字。费布鲁厄里先生的名字是哪位起的呢？”

“费布鲁厄里先生什么的，指的不会是我吧？”

“哎呀。一直保密的中间名被我猜中了吗。”

“我不是‘阿良良木·费布鲁厄里·历’啊。我可不是刻意隐藏中间名的角色。要是被起了这种名字，我可要提起申诉改名了。的确，我的名字应该是爷爷起的。”

“这样的话，不好好珍惜可不行呢。这可是尊祖父在病床上拼尽最后的气力，苦苦思索出来的名字啊。”

“别在这儿表演悲剧。在那之后我爷爷还给我的两个妹妹起了名字呢。”

“火怜小姐和月火小姐对吧。为了和长子的名字相配⁷，那两位的名字感觉有点尖锐呢。名里面带有‘火’字。”

“那种话可千万别说出来。虽然是事实但也别说。尽管不到法庭公诉的地步，但正是因为名字的缘故，我们兄妹的关系才这么紧张。‘就是因为你这混蛋的‘历’

⁴ 「師走」（SHIWASU）为日本阴历十二月。

⁵ 「文月」（FUMIZUKI）、「霜月」（SHIMOTSUKI）和「長月」（NAGATSUKI）分别为日本阴历七月、十一月和九月。

⁶ 红豆卷：一种日式点心，形状一般为圆柱形。外皮为小麦粉烘焙而成，内部为红豆馅。

⁷ 日语中「火憐」的发音“KAREN”与“calendar”的片假名转写「カレンダー」（KARENDAA）的开头相同；而「月火」的发音“TSUKIHI”与「月日」相同。

这种比圆周率还难记的小石子一样的名字，我们才被取了这种奇怪的名字吧’，她们说过这样的话。”

“令妹们正在变得像如月先生您一样哟。”

“说起来，那次好像只是她们想找我的碴，实际上她们好像对自己的名字挺满意的。因为无论如何，她们还是自称为火炎姐妹。”

“变成这种情况，尊祖父会后悔吧。因为起了奇怪的名字结果成了奇怪的孙女。”

“不许说别人的妹妹是奇怪的孙女。虐杀你哦。”

“‘虐杀你哦’这种话，不适合用来对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吐槽吧。”

“是有对被赋予的名字抱有违和感这种事情吧，不过也的确有会起非常离谱的字的父母呢。”

“命名权这种东西，的确是强大的权力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过度依赖姓名测试也不合适呢。就算突然拿出这种平时都没怎么接触的占卜方式也没用吧。”

“结果，从被命名的那一方来看的话，因为不是自己决定的名字，不管怎么抱怨都不够呢。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洗耳恭听。”

“肯定比我自己给自己取名字强。由心智初开的我来考虑的话，会取出‘阿良良木·费布鲁厄里·历’这种名字吧。”

“居然不是如月先生吗？”

真宵・幽灵

“能成为幽灵的家伙和不能成为幽灵的家伙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一直以来就抱有少许的违和感，这次好不容易能有机会确认看看了——总算是交上了幽灵朋友，没理由错过这个机会。

果然，从地缚灵连升两级破格成为浮游灵的双马尾少女，八九寺真宵说：

“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才能呢。啊，您知道才能这种东西吗？对了，就是你们凡人倾向于称为幸运的那种概念的正体。”

返回了属于被选中的人的发言。

说什么与生俱来的才能。

不都已经死了吗。

“不过，虽然 KASASAGI 鹊先生刚才说‘能成为幽灵的家伙’和‘不能成为幽灵的家伙’，但是一般来说人们都不会想要在未来成为幽灵的吧？”

“要让我在变成幽灵和变成白骨之间二选一的话，我还是宁愿变成幽灵吧？另外不要把别人口误成鸦科的标志性保护动物。我的姓氏是阿良良木。”

“那只是因为必须在变成幽灵和变成白骨之间二选一吧。而且即使变成了幽灵也免不了变成白骨的。啊？不是鹊历先生和战场原 HITAKI 鶺¹小姐吗？”

“那是什么二人组啊。阿良良木历和战场原黑仪可不是以观鸟为契机认识的。”

不是鸟而是蟹。

硬要说的话可以说成是赶海认识的。

“对不起，舌头打结了。”

“不对，是故意的吧……”

“舌头大姐了。”

“不是故意的！？ ”

本来是在说什么话题来着？对了，是在说未来不想成为什么——确实，我的问题也提得不太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应该问“会成为幽灵的家伙”和“不会成为幽灵的家伙”吗——不过，无论如何，在“会成为幽灵的家伙”当中，好像能感受到“坚强的意志”。

那么，我这种三心二意的人就算成了吸血鬼，感觉也成不了幽灵。

“怨恨或者后悔。愤慨或者诅咒。‘意志’大概可以换成这些说法吧——总之就是遗志吗。”

“这样。但是那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的感情吗？虽然说了‘感觉没法成

¹ 鶺科是鸟纲雀形目中的一个科，“鶺”在日语中的发音为“HITAKI”，音近黑仪的发音“HITAGI”。

为幽灵’这种谦虚的话，重ね着²先生，就算你们凡人也能成为幽灵吧。”

“从‘鹊’出发的口误啊。如果不是相当努力的话，是不会把阿良良木说错成重ね着的吧。怎么，被选中的人还是平等主义的急先锋啊。”

“不是的，虽然我十一岁就去世了，但是要问我如果能没有病痛地活到八十九岁，是不是就能了无牵挂地死去的话，我想我是不会作出肯定回答的。会一边想着‘我还不死，还想再活十一年’一边死掉吧。”

“这么说……好像也是啊。”

我虽然度过了地狱一般的春假，但是确实，“还是死了比较好”与“想死”之间果然有点不一样呢。

“那么，要说‘不会成为幽灵的家伙’，还是自杀的家伙吧？自己动手终结性命的话，之后也不会变成鬼怪吧？”

“到底会怎么样呢……自杀的人如果一不注意的话，说不定会比杀人案件的被害者更容易变成幽灵。变成幽灵，对逼死自己的人类社会进行复仇，也可以这样考虑吧？”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想要成为幽灵的家伙”了。

不过，大概也不是想成为幽灵就能成为的——假设真的成为了幽灵，就像所有的“未来的梦想”一样，“要是一直保持梦想的状态放着就好了”，会这样后悔的吧。

“因为后悔而变成了幽灵，结果变成了幽灵还在后悔吗？这是什么人生啊。不只是生前，这是什么身后啊。”

“对。正因如此，对于你们凡人我决不推荐这么做。因为我是经过长期特别训练的专家，才能这样生存下来。这样死存下来。我是为了不成佛而在一直充分锻炼的。”

“说得好像无论面对何种拷问都不会屈服的军人一样。确实，全灭的军队的幽灵这种东西，几乎没听说过呢……‘你们凡人’这种话，能不能别再说了？不只是我，和我相关的人都被大规模波及了。”

“但是，毕竟您的确只和凡人玩吧？”

“既然你这家伙自称被选中的人……噢，对啊！除了被选中的你以外的玩耍对象，我可都是精心挑选的啊！”

“嘛，作为死存者的我来说的话，能干的家伙和笨拙的家伙中间，是笨拙的家伙更容易变成幽灵吧。就算对现世不满，或者有着憎恶的对象，会成佛的家伙一下子就成佛了。”

“嗯——这样的话，话题就变成‘能干的家伙真的存在吗’了。至少我是一次都没见过啊。这不是比幽灵还少见吗？”

作为成为了笨拙的吸血鬼的我，没什么能说的。

² 「重ね着」：形容穿着很多层衣服的状态。

因为没什么能说的，所以什么都能说。

首先，很难确定界限在哪——如果必须腰缠万贯、亲友环绕、头脑明晰、事业有成，临终时还得毫无痛苦才能避免成为幽灵的话……那么大多数人类都会成为幽灵吧。

还是说，只是我看不见，其实世界上已经充满幽灵了？把这个世界塞得满到快要爆炸，每条路³上都是幽灵了吗？

“幽灵是可穿透的，所以就算再怎么堆叠也不会有问题的吧。就算摸你这家伙的胸——看吧，就像这样——”

“根本不是可穿透的啊！？请别继续尝试了，没法穿透的！不管是肢体还是视线都不可能穿透的！”

“真是难以捉摸啊。结果，想不到，总之，只能认为，‘能成为幽灵的家伙’和‘不能成为幽灵的家伙’是碰巧存在而已……既然听说过几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的，绝对不会感冒的家伙、绝对不会得蛀牙的家伙这种都市传说，考虑到基因的多样性的话，结果其实和意志毫无关系，只是存在容易变成幽灵的家伙和难以变成幽灵的家伙，这样也并不奇怪。”

完全想象不到八九寺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正因为本来就是容易变成幽灵的家伙，才会变成蜗牛——然后在抵达母亲家里之后，再一次地，变成了幽灵。

幽灵的幽灵化。

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吧。

与生俱来的才能——但是，如果不能随自己的心意控制的话，果然应该说是幸运吧。

不……不是幸运，而是不幸吗。

不是想要成为幽灵就能成为的——同时，即使不想成为幽灵，也没法成功避免。这样想的话，能与幽灵成为朋友这种事情，也不能简单地一味感到高兴。

专家也没法解释的连升两级。

因为是朋友，所以必须在某一天帮她找到合理的解释——然而，

KAMONEGI

“怎么了，鸭葱⁴先生？摆出一副不适合您的严肃表情。做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想什么变态的点子吧。让我不由得进入警戒状态了。”

KASANEGI

“终于是从重^ね着派生出来，而我阿良良木的残留思念⁵已经不剩什么了啊。也搞不清楚是不是口误了，我只知道你这家伙是把我当成锅具了。”

“那种理解有点不对吧？只有锅具，是我一直想口误的呢。”

“我需要找的看来不是解释而是决断吗……真是的，像这样不管交谈多少次，

³ 日语中「満ち」与「道」同音，均为“MICHU”。

⁴ 鸭葱：日本谚语「鴨が葱を背負って来る」的略语。直译为“鸭子背着葱来了”。鸭肉加上葱，立即就能做出鸭肉火锅。比喻事物的发展符合期望。

⁵ 残留思念：死者在某处留下的强烈感情或思想。

都没法习惯⁶幽灵啊。”

即使不习惯，也不会丢下。

和熟练⁷的幽灵一起，飘飘然地玩乐吧。

⁶ 日语中「慣れる」（习惯）和「なれる」（能够成为）同音，均为“NARERU”。

⁷ 原文的动词为「熟なれる」（KONARERU），而前文的“丢下”，原文中的动词为「離れる」（HANARERU）。

骏河・速度¹

“话说，阿良良木学长。对于我发自内心地尊崇的憧憬的对象，比钻石更耀眼的阿良良木学长，我有一件事想要询问。”

“什么啊，神原学妹。要是有什么事想要问比煤炭更灰暗的我，那就问吧。”

“阿良良木学长跑得快吗？”

嗯……又被问起来，就感觉最近几乎没考虑过这种话题——结束了地狱般的春假，目前的状况是要作为前吸血鬼度过余生。不管是体育课的时候还是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我阿良良木历比疾走更需要留意的是避免暴走。

不对，也不能全怪在吸血鬼特性上。

入学直江津高中、逐渐沉沦、失去干劲过后，面对日常生活中“快跑”这种命令，我就基本上不怎么理会了——开始骑自行车上学也是主要的原因。

自行车可真是优秀的交通工具啊。

以制造和贩卖自行车为业的莱特兄弟，到底是为什么发明了飞机呢。真是不可思议——我这辈子都会是自行车派吧。

引擎什么的太重了。

“不过，说起小学时期的话，脚力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吧……因为那时候似乎是按照跑步的速度决定上下阶级的呢。”

另外，对于神原来说，毫无疑问是关乎生死的问题……对我来说又是怎样呢……

老实说，印象中我并不是健步如飞的那种人。

“嗯。就是说步履迟钝吧。”

“别对憧憬的对象如此口出恶言啊。完全变成攻击的对象了。”

“但是，铅²一样的腿脚对于格斗家来说是褒奖的话啊。”

“对于格斗家？不是迟钝而是铅吗？步履迟钝说的不就是近期缺乏运动的家伙吗。虽然不知道以前怎么样，不过现在的神原学妹，可是跑得像斑羚一样快呢。”

顺便一提，“像斑羚一样快”的惯用语其实是误用的结果。本来的说法好像是“像羚羊一样快”——说起来，斑羚也不会让人产生跑得快的印象吧。

“羚羊什么的，不就是被捕食者吗。试想一下，‘像狮子一样快’或者‘像猎豹一样快’才是对于‘跑得快’最高级的赞扬吧？”

“那感觉也很微妙啊。说起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就能感觉到压倒性的力量差距，但是在实际的狩猎中，意外 5730，羚羊好像经常能逃掉。”

¹ 此处的“速度”原文为英文“speed”的片假名转写「スピード」。英文中日常使用时也不区分“速度”和“速率”，但在需要区分的情况下，“speed”对应“速率”。

² 日语中「鉛」与「鈍り」同音，均为“NAMARI”。

“欸？是这样吗？”

“毕竟逃跑的一方关乎性命。换个角度来说，从肉食动物看来，狩猎只要十次有一次，几天里有一次能成功就好。”

动力不同呢，神原感叹道。

发出一千封广告邮件，只要有一封收到回复就是了不得的大收获——就像这种事情吗？

为了狩猎一只羚羊就拼尽全力，导致四肢受伤然后饿死这种事情，嘛，果然不怎么合理——不过，这再怎么说也只是关于自然界，或者说动物的讨论。

“就算是人类，道理也是一样的哟，阿良良木师父。”

“别叫我师父。我什么也没教过你。没法为你这家伙的不祥之事负责。好了，快踩我的影子³。”

“虽然不该抽手⁴——不对，虽然不该抽脚⁵，不过，就算是在篮球比赛中，‘什么时候使出全力’也是一道难题呢。不在本应休息的时候放慢脚步的话，在万一需要的时候可就跳不起来了。扣篮会扣到地板上的。”

“原来如此。这是运动员的感想呢。”

“比赛过后在更衣室里用运动饮料庆祝的时候，要是大家都累得动弹不得，那是最扫兴的吧？”

“这是派对爱好者的感想吧。”

虽然是优秀的队伍，也别为了庆祝保留体力吧。

好像是跑轰型的队伍（我也只知道这一个篮球术语）。

“回到正题，跑得快还是慢是相对的吧？和自行车比起来——”

不对，如果是神原的话，应该能跑得比自行车快得多，不过就算是运动明星，应该也没法比飞机还快吧。

“狮子或者猎豹的确给人一种迅捷的印象，不过有传闻说要是长跑的话，河马会更快。”

神原的速度基本上是瞬间爆发性的，所以这家伙才没去田径社，而是去了篮球社。

“是的。不过，不管再怎么备齐条件和规则，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全程马拉松的距离虽然规定好是 42.195 千米，但是依举办的城市不同，坡度和气候总是有所不同的。就像存在利于跑步的鞋一样，也存在利于跑步的地面。”

“啊。如果拿游泳来说的话，要追求泳装的技术到何等程度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呢。为了减小阻力，逐渐变成了覆盖全身的形态——”

“田径运动则相反，服装的露出度正在迅猛上升。听说也有因为对那方面的抗拒而放弃参加社团活动的女生。明明是为了减小阻力，却引起了阻抗呢。”

³ 化用自俗语「三尺去って師の影を踏まず」。直译为“跟随师父的时候要离开师父三尺远以避免踩到师父的影子”，用来表达对师父的尊重之意。

⁴ 原文为「手を抜く」，字面含义即为抽手，形容省略必要的步骤，马虎对待工作。

⁵ 原文为「足を抜く」，字面含义即为抽脚，形容远离对自己不利的环境或关系。

“文字游戏玩得不错啊，神原 Ω ”

“我的话反而更有干劲了。每当我想起初中时代拒绝了战场原学姐的邀请，没加入田径社，就会为失去了穿田径运动服的机会而叹息。”

“给我为拒绝战场原学姐的邀请叹息啊。”

“即使是短跑，内道和外道的位置也是会造成不同的。或者说，根据竞争对手会有所不同。”

“根据竞争对手不同吗。懂了。我也是因为和海滩男孩⁶同世代，才放弃了音乐这条路啊。”

“阿良良木学长和海滩男孩不是同世代吧。”

原来就算是憧憬我的学妹，也不会对我的一切都给予肯定啊。

“无论阿良良木学长是多么适合三角泳裤的海滩男孩，也不会和他们是同一世代。”

“谁是适合三角泳裤的海滩男孩啊。”

当然，也有无数艺人是因为和海滩男孩的竞争才能持续在音乐家的道路上一路奔跑的。所以竞争也不是坏事。

基本上是应当存在的。

只不过，那种绝佳的关系也导致了“有好对手的人”和“没有好对手的人”之间的等级差吧——如果存在与绝对音乐⁷相匹敌的，为了速度的速度，或者说绝对速度的话，那只能是光速了。

“这样的话，超越了高速的光速是你这家伙作为运动员的理想吗，神原学妹？每天毫不松懈的训练，不是为了像明星一样闪光，而是为了成为光的苦修吗？”

“的确，苦修正是我的喜悦所在。”

“只截取那部分不就好像是单纯的受虐狂吗……”

不过，到底会怎样呢。

以光速移动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思维实验。尽管听到过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我在从前就是只会觉得以那种速度移动很危险的家伙。

比疾走更优先的是避免暴走。

思考着那样灰暗的事情的煤炭，只想守住自己的限速——为了守护自己。

“如果超过了本来所求的速度，就算跑过了自己设定的目标，说不定也会注意不到而继续狂奔。跑得越快，越看不见目标，甚至连脚下也开始看不到，那绊倒时受的伤害也就越严重。如果作为学长，或者作为长者要给你一点指教的话，这就是我唯一能说的吧。”

⁶ 海滩男孩：美国摇滚乐队，成立于 1961 年。全球唱片销量超过一亿张，是美国最成功的乐队之一。

⁷ 绝对音乐：指没有明确的标题，只说明乐曲的形式与体裁，内容都由欣赏者自己理解的音乐。与之相对的是标题音乐，这种音乐来源于外界的思潮和影像。日本作曲家池边晋一郎曾以“为了音乐的音乐”来形容。

“不愧是阿良良木师父。”

像铅一样重的指教。

神原就这样接受了我的话。对于以光速疾奔的她，我这种人的话语又能传达到何种程度呢——即使勉强传达到了，这样的铅块又真的能成为她的配重吗。

抛开别的不谈，这么说的话，我应该也从这种漫无目的的对话中学到了什么吧——那就是，竞争这种概念，是因为不公平才成立的绅士协定。

为了逃走，为了追上。

从而提高速度。

羚羊和猎豹，即使真的在完全相同的条件、完全相同的规则下，在完全相同的地点齐聚，然而一宣布开始，这种比赛就不可能成为竞争了。甚至还没起跑，在鸣枪之前，以利齿撕咬猎物的目标便完成了。

即使是猴或者人，也没什么区别。

不论如何进化，也无法向前迈出一大步。

VELOCITY
骏河・速度¹

“因为标题是 velocity，我本来推断这次的特典内容有不小的概率是色情小说的。可惜并不是那样。”

一如既往地，我可爱的学妹，直江津高中引以为傲的运动明星，女子篮球社的前王牌，神原骏河又说出了意义不明的话语——要是她说出意义明了的话语，我反倒会大吃一惊。尽管她的行为本身并未让我惊慌失措，但是，velocity？

“即使如此，说起我初次接触色情小说时所受到的冲击，那真是震撼人心啊。应该说是文字的力量吗，大人们都翻来覆去地告诉我要多读书多读书的理由，在那个时刻我终于理解了。”

“欸，稍等下，是要就这样继续色情小说的话题吗？”

要在这种地方感受文字的力量吗——大人们也会无语的。不过也的确很有神原的风格……色情小说的话，不是我熟悉的类型啊。

“差不多该说明下了吧，velocity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是色情都市²的意思。”

“别说得像电脑都市³一样。搞什么惊奇感⁴啊。不许面不改色地撒谎。”

似乎在物理课之类的地方学到过。

对了，velocity 好像是速度的意思……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从神原口中说出这种单词，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说起速度就让人想到神原骏河。

“嗯？总之，虽然抬出来 velocity 这种略有难度的专有名词，结果不就是 speed 的意思吗？”

SPEED
《骏河・速度》第二季吗？

不对，等等啊，根据战场原在考前突击时强行塞进我脑子里的知识，velocity 和 speed 似乎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是有什么区别的？确实，就像“重量”和“质量”有所不同一样……

“但是，对我来说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为情的记忆呢。要说为什么的话，我第一次购买色情小说的时候，见机行事把色情小说混在猎奇向奇幻小说里以掩人耳目，结果以此为契机，开始沉溺于猎奇向奇幻小说了。人生，还真是不知道什么

¹ 原文为「ベロシティ」，“速度”的英文“velocity”的片假名转写。日语中“速度”通常为汉字词「速度」，一般不用外来语词汇表示。

² 「ベロシティ」的发音为“BEROSHITI”，音近“ero-city”，即“色情都市”。另外「べろ」(BERO)在日语中意为舌头。

³ 电脑都市：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科幻小说及动画作品「电脑都市 OEDO808」，中文常译作“机动刑事 808”，故事背景设定于未来都市“OEDO”，为典型的上世纪末日式赛博朋克风格。

⁴ 惊奇感：原文为“sense of wonder”的片假名转写，常用于科幻小说领域的术语，形容在认知被大幅扩展时，智力和情感层面感受到的强烈震惊。中文又译作“称奇感”。

东西会成为契机呢。”

“你这家伙的自说自话姑且不论，”

那算是见机行事吗？

不过，嘛，想到神原骏河居然也会有那种尝试掩饰的时候，不由得让人露出微笑——虽然感觉猎奇向奇幻小说也没法作为掩饰，不过因为这种理由购入的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参考书，或者名人传记也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吧。

说起这种事的话，漫画的读者并不是全都以成为漫画家为目标的——当然也有人以运动员为目标。被剧画化⁵的历史人物深深吸引，然后将其作为榜样选择升学目标，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反面，也可以说是“所有道路联通着所有的地点”。

无论如何，被责令多读书多读书的运动少女，经历了那样的分支路线，成长为了能从“bero”这样的词语中感受到无尽情欲的女高中生；一想到有这种事，就感觉完全无法预料人生的转折点究竟会在何处出现啊。

人类的方向性——方向性？

啊，对，就是方向性。

“芳香性？你觉得体育馆中汗液的芳香怎么样，阿良良木学长？”

“芳香性先不论，汗液这种词我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啊。不许捏造我没说过的关键词。你这家伙就是以如此下流的心态领导女子篮球社的吗？所以说，和 speed 不同，velocity 是具有方向性的啊。”

用更现代化的说法的话是定位信息吗？

还是应该说角度信息——矢量吗。

Speed 只是速率，而要描述 velocity 则需要询问到底是向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 x 轴 y 轴 z 轴，哪个方向运动的速率。

“我懂了。即使跑步速度能达到一百千米每秒，如果跑向了反方向的话，无论多久都没法抵达目的地呢——反过来说，不管脚步多么迟缓，只要没搞错方向，即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总能到达终点。Velocity 就是这样的物理量。”

方向不一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既然如此，实际上不只是对神原，对我而言这也是十分沉重的话语——打算全力疾奔，结果却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直线前进这种事情，不只是让我回想起地狱般的春假和噩梦般的黄金周的记忆，还让我想起悲惨的日常生活。

以及这次的“猴掌”。

我或许比作为持有者的神原更加偏离方向——就像是在直接朝着地面狂奔。

“说起愿望……就是说有着明确的目标，但是，遵循通向目标的正确道路也很困难啊。”

要说定位信息的话，虽然是存在足以让人美梦成真的导航系统，但是即使如

⁵ 剧画：日本漫画家辰巳嘉裕所创的名词，指绘画风格比主流漫画更写实、符号化程度较低的作品。

此也能迷失道路的路痴，绝对不只我一个。

没办法遵从标识——就连背离常识也办不到。

即使没有遇到蜗牛，人也很容易迷失道路。

甚至可能失去道路。

“针对你这家伙的‘猴掌’来说的话，就好像蒙着眼睛开始奔跑一样吧。虽然蕴含着难以估计的能量，但基本上都朝着四面八方散发掉了。”

“不是的，最终大概也是能找到目的地的——能找到目标物。”

神原一边举起自己缠着绷带的左臂，一边喃喃自语……虽然和聊色情小说的时候相比，语气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现在矢量的方向好像不一样了。

目标物——target。

我，以及战场原。

然后还有什么吗？

尽管不太想考虑这种事……假设神原骏河现在还有第三个愿望的话，那会是什么呢？

那个许愿系统已经被搁置了也是事实。

听到“能为你实现一切愿望”的时候，被测试的就不是方向性而是人性了——许愿将愿望增加到一百个的人，嘛，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

不需要许愿的无欲无求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猴子可以轻巧地越过障碍物到处乱跑，偶尔还会大肆破坏，即使如此也能沿着道路前往终点吧。决不是说，沿着最短路径就能最快到达终点。决不是说，最短路径就是正确的道路。如果说妈妈有什么想通过‘左手’传达给我的，应该就是这些吧？”

“即使抄近路，即使绕远路……即使迷路，也没关系是吗？”

如果说纵使缓慢步行也总有一天能到达终点的话，就算是朝着反方向奔跑，果然也总有一天能到达终点吧——在享受了环球一周的旅行过后。

所有道路都联通着所有的地点。

“即使抵达不了终点也没关系。”

即使愿望无法实现，即使梦想破灭。

即使思念无法传达——都没关系。

只要开始奔跑就好。

抚子・绳索

“历……历哥哥觉得，朋友这种存在，到底是什么呢？”

千石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抚子被学校里的朋友诅咒了，但是一般来说，朋友的话是不会这样做的吧？”

“嗯……”

面对这样的疑问，以“做出那种事情的家伙本来就不是朋友”作答的确是轻而易举，不过千石现在应该也不想听到这种令人反感的正论吧。

还真是天真可爱啊。

但是，既然如此，询问我的确是合适的选择。

阿良良木历也是，在初二的时候，频频思考朋友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是高一的时候思考的，而且也不是频频而是苦苦¹思考，不过这种程度的误差还在无需修正的范围内。

我不需要朋友。

因为交朋友的话，人类强度会下降。

那时提倡着那样高雅的哲学的我，已经被班长中的班长，羽川翼抹杀到无影无踪了。然而，要说现在的我是不是变节成了友情至上主义者的话，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

一度扭曲的精神，不会就这样轻易复原。

“也许正因为是朋友，才会对其施下诅咒啊。毕竟，如果没有朋友的话，也就没办法诅咒朋友吧？”

“……嗯？啊，什么？”

千石震惊地歪着头。

我刚才会不会太装腔作势了。

虽然如此，我也并不是高高在上地以恶作剧的心态玩弄逻辑……现实中，因为对方是朋友才发生的问题是很多的。

人类的关系——用单个汉字表示的话是“绊”。这样说的家伙并不见得只有积极的一面。

有时，绊也会成为束缚关系的绳索。

将人引入歧途的，不一定是恶魔，不一定是敌人，意外地也可能是关系亲密的朋友。

“比如……要是千石和那个施加诅咒的孩子并不是朋友……就是说，只是普通同学这种感觉的关系的话，就算意中人向千石告白了，那孩子也不至于会做出

¹ 原文中“频频”和“苦苦”的副词分别为「よくよく」(YOKUYOKU)和「くよくよ」(YUKOKUYO)。

诅咒的行为吧？”

正是因为交往密切——正是因为关系深厚。

才会产生更为深刻的遭叛的心情，更为深刻的嫉妒的心情，更为深刻的受伤的心情吧……不是因为不觉得是朋友才诅咒；而是因为觉得是朋友所以才会诅咒。

“还是说，因为是不怎么在意的朋友，才能毫无顾虑地掷出诅咒的话语呢——怎么感觉也有道理。因为是想说的话全都能说出来的朋友，说了也没关系之类的。”

“这……这样不好吧，抚子觉得。”

嗯。我也觉得不好。

被单方面地这样认为的话就是地狱了——战场原施加于我的宛如利刃的恶毒谩骂，如同让我沐浴在枪林弹雨之中；这种事情是只对我敞开心扉的表现，天真地如此认为并感到喜悦是不行的。

家庭暴力之类的，不就是这种原因引起的吗？

即使说“能让我表现出真正的自己的人只有你啊”，有时那个真正的自己也可能毫无价值。

“虐待孩子的家长说出‘我是为你好啊’这种话的时候，本人也许真的是这么相信的吧……不过那是否还属于亲子之间的爱就有待商榷了。”

战场原的母亲，的确认为自己是為了女儿好——虽然那感情应该也不是单方面的，但双方的感情也未能交会。

甚至连友情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偏差。

……说起来，作为男生的我所考虑的友情，和作为女生的千石所考虑的友情的感觉，或许也没能交会吧。

男性朋友之间和女性朋友之间有着不同的相处模式也是可能的——男女之间的友情真的能成立吗？一牵扯到恋爱之情，事情就变得益加复杂了——感觉我是刻意把事情往复杂的方向思考了呢。

归根结底，在学校交朋友的理由只是“为了能度过充实的课余时间”……结果因为盲目地追求更高的意义，视情况可以说成是追求理想，反而陷入诅咒和被诅咒的困境中的话？

“？总之，历咒哥哥²想说不需要朋友吗？”

“谁是历咒哥哥啊。啊，不对，不是的。”

不行不行。

这样的话就要回到原点了。

当然，对交朋友不屑一顾，只朝着学习和社团活动迈进的话，将来功成名就的可能性会相应提高吧——但是那是否真的能说成充实的人生，稍微有些令人怀疑。

更别说人类强度什么的了。

² 原文为「曆お呪いちゃん」，而千石对阿良良木的正常称呼为「曆お兄ちゃん」。“咒”在日语中的字形「呪」比中文更加接近「兄」。

而且，比起让人生更充实，让休息时间更充实会感觉更充实。这是卑劣的我的错觉吧？

先不管人类强度是下降还是上升，要是没有朋友的话，学校生活会变得困难也是事实。

但是实际上，作为确实的证据，比起统率着军团的初中生时期，战场原在没有交朋友的高中时代的成绩据说是提高了——那时和母亲的关系已然破裂，明明可以说提高成绩早就失去了意义。真是讽刺啊。

还有……羽川曾经说出过“如果无法为那个人而死的话，我不会称其为朋友”之类的极端言论……在现代追求如此严格的友情定义，大约是那家伙的专利；不过可以说想要定义友情这种事情本身就已经大错特错了吧。

虽然并不能作为证据，不过因为深深的慈爱之情拯救了我的羽川，绝不是朋友多的那类人。

神原……是如何呢？

虽然完全不觉得她作为性格开朗的好人，会为缺少朋友而困扰，但是被仰慕，被称赞的明星肯定也有作为明星的烦恼吧……明星的友情感，还真是。

那家伙是否存在能平等对话的真正的朋友呢。什么啊，这种担心。多余的关心也要适可而止吧。

这么说的话，真正的朋友之类的说法本身就相当可疑……开始怀疑对方是否是真正的朋友的话，那就算不上真正的朋友了。即使如此，也不是只要不怀疑，就算得上真正的朋友。

“千石，你呢？”

“欸？”

“无论如何，诅咒你的那个孩子，的确是诅咒了你吧——那样的朋友，你怎么想呢？愤怒、怨恨、厌恶……要诅咒回去这种事，完全没想过吗？”

“唔……”

一如既往地低下头，露出一副稍为困扰的样子。

就好像曾被绳索紧缚一样，一度被蛇缠身的少女，尽管低着头，还是这样回答了：

“不知道。因为抚子几乎没认真考虑过那孩子的事情。因、因为，身体很痛啊。”

“……”

是这样的吗，千石抚子这个人。

极端的爱会孕育出百倍的恨——关于朋友是什么这种问题，比起被诅咒的千石，更加认真地想要寻求解答的，说不定是施加诅咒的那个孩子。

比起被意中人冷遇，她最诅咒的应该是自己被迫向朋友施加诅咒这件事吧。

这样的话，宛如魔术一般解开缠绕的绳索，而且不诅咒回去的行为本身，似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朋友最凶恶的诅咒返还吧——在考虑朋友是什么之前，先

考虑一下朋友的事情啊。

露出可爱的表情什么都不考虑，还真是残酷啊。

她是和你毫无关系吗？

这样附着剧毒的诅咒。

抚子・求爱

“话说，千石，关于事情的开端，那个向你告白的男生，我这边也想要在这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不过你觉得呢？”

问出这个问题的我后来收到了神原骏河“我所崇拜的学长是无感情的化身吗”的评价——能提出“无”的化身这种哲学性的概念，不愧是我所崇拜的学妹。不过不管是缺乏感情还是缺乏民主¹，对我来说这都是不得不询问的问题啊。

被蛇之诅咒缠绕的本次事件，到底是从何处开始的或许尚有争议……不过，我个人无法忽视的关键还是那个男生。

“那、那个，就算突然这么被问到……稍等下，历哥哥。现、现在抚子要想想那孩子的名字……”

既不思考朋友的事情，也不思考那个男生的事情吗——这个小丫头的人类强度还真是值得夸耀。

真是无未来的化身啊。

“抚、抚牛子的话，”

“抚牛子？”

“不、不是的，刚刚的抚牛子是弘前市的地名。”

自己的名字都不思考吗？

了不起啊。

“抚子的话，关于那个男生的事情，是真的不知道……也不是因为毫无兴趣……应该说几乎是第一次见到吗……或许可以说是最开始就不知道名字的程度……”

“不，那种事情也——不对。”

有可能。

作为同级生的千石无论如何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吧，抱着这样的想法而没有报上名字，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然而——从像千石这样可爱的女生的角度，或许就只是被“没见过也不认识”的男生告白了。

“是啊。如果是你这家伙的话，被告白也不是第一次了吧？不过这次变成这么残酷的状况——”

“每次都会变成残酷的状况，”

所以就故意不去思考了——千石以认真的表情说出了这样的话。

原来能露出认真的表情啊。

就算是作为无感情的化身的我，也感觉到气氛变得难以进一步深挖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正是那个。

¹ 原文中“感情”和“民主”分别为“delicacy”（纤细的感情）和“democracy”（民主）的片假名转写「デリカシー」和「デモクラシー」，二者发音有相似之处。

被告白是什么感觉。

当然，我知道各位想说什么——“你这家伙不是刚被名为战场原的女生告白了吗”，对吧？

但是，反过来看的话，我确实没有告白过——就算追溯到小学时代，我也是无告白的化身。不过，考虑到如果我面对的是千石抚子这名女生的话会强烈地想要告白这一点，事实上我也应当会作为典型的男性，不由自主地步那个男生的后尘吧。

“无论如何，被说‘喜欢’应该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吧？”

“会、会的哟？感觉不舒服。”

“原来会吗……”

因为被告白的经历也仅有战场原那一次，我只有认真听千石老师教导的份——不过也确实，被不认识的人或者讨厌的人告白的话，比起喜悦更多的是恐怖吧……而且，想必也会产生“拒绝不太好”这样的感觉。

“因为，之后人际关系会彻底崩坏……”

的确彻底崩坏了啊。

但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尽管我接受了战场原的告白，和她开始了交往，然而，假如是别的谁向我告白的话，我到底会怎么答复呢？

像千石一样拒绝吗？但是我和千石不同，并没有喜欢的人——绝无可能。我是无的化身。只是，因为被说了“喜欢”便决定交往，这样缺乏主体性的人有些靠不住吧……不由得想问这样没问题吗。被说了“喜欢”，也没有感到不舒服，那就成为恋人吧……？那么，不就成了不管说出“喜欢”的女性是谁都好这种状况了吗？先不论会这样说的女性是否存在。

面对表现得畏畏缩缩，实际上也有气无力的——低着头，像小动物一样胆怯，却仍然说出“喜欢”的男生，即使到和朋友决裂这种地步，也要坚决彻底拒绝的千石抚子其人。这样的话还真是和我完全不一样。

“你看，不是经常有这种说法吗。比起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长相厮守更幸福。”

“但、但是那样的话，自己能获得幸福，不过作为代价，对方不就变得不幸了吗……？”

嗯……啊，会变成这样啊。

自己是和爱自己的人在一起的话，对方就变成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了——爱就是如此自私的感情啊。

“历哥哥，那大概就是告白和求爱的不同吧，抚牛子觉得。”

“弘前市还能……”

“是牛子觉得。”

“反而是牛剩下了啊……告白和求爱的不同？”

“是自白并宣告，还是寻求爱吗。是啊，”

的确……说起来的话，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呢。战场原的那个行为，毫无疑问，与其说是告白不如说是求爱——由于迟钝的我当初未能察觉，那家伙用自己的方式，为了让我宣告，使尽了各种计策。

哪怕说告白并宣告就是告白的话，也只不过是独白罢了。

战场原是在寻求被爱。

然后——我也是。

“虽然记不太清了，不过向抚子告白的那个男生，只是在传达自己的心情而已呢——嗯，肯定是不论对谁，都能说出那样的话哟。被告白只会感觉被捉弄了。”

孩提时代以来便被那种盲目的爱造成种种不好的记忆，千石令人意外的达观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就这样笃定也是在乱来吧。

嘛，为了捉弄害羞的女生，于是随意地表达爱慕之情，这种情况感觉也很有可能……但也可能并非如此。

明明鼓足勇气诚实地告白了。

明明从一直藏身的阴影中，认真地寻求爱了。

却和到那时为止的其他男生一样被随便打发，被毫不在意地一视同仁地冷落了——这样的话，寻求的或许就不再是爱了。

极端的爱会孕育出百倍的恨。不——是百倍的丑陋。

“已经知道自己会变得不幸，但为了让对方幸福，选择去爱而非被爱——也许这才能说是真正的爱吗。”

还有真正的诅咒——即使知道对方会变得不幸，也不由自主地求爱。以蛇足穿着红舞鞋²，跳着令人目不忍睹的求爱之舞。

² 《红舞鞋》：安徒生所著童话。童话中，作为主角的女孩过于放纵和自大，致使其所穿的红舞鞋变得无法脱下，并带着女孩无法停歇地自动跳舞，只有砍下双脚才能停下舞蹈。

黑仪·犀牛

“我觉得是时候加入铜管乐队社了；阿良良木君，你知道能提高乐器演奏能力的料理吗？”

“啊嘞？战场原，你不会以为我是山冈士郎¹吧？”

“我倒想问，为什么阿良良木君觉得自己不是山冈士郎呢？”

“因为我不是山冈士郎啊。因为我是阿良良木历啊。”

铜管乐队社？“是时候”这种说法，就好像之前有慎重地建立过计划一样……这家伙又在突兀地……首先，在作为升学高中的直江津高中，按照惯例，高二时就得退出社团活动了；而对于作为高三考生的才女战场原，就更显得突兀了。

“那是因为这名才女，基本上已经确定推荐升学了呢。所以最近都没太拼命学习，而是闯入各个社团的活动中露个脸。哼，阿良良木君在和女初中生再续前缘的时候，我可不只是在玩乐而已哟。”

“只是玩乐不是更好吗？既然之后还需要拼命学习。不是在自吹自擂吧，那段话。在我持续被蛇杀害的这段时间里，你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啊。”

“你看，我可是宽宏大量地跟神原和解了啊？”

“关于那件事的话，宽宏大量的是神原吧……早早从社团引退的神原……”

顺带一提，那时候我也在持续被杀。为什么我还能一直活到现在啊？虽然通常是用“因为我类似于不死之身的吸血鬼”来解释的，但我不由得感觉我所置身的环境过于严酷，即使是完全的吸血鬼也难以生还。

“跟神原和解了，然后为什么又扯上铜管乐队？”

“是铜管乐队怎样都无所谓的意思吗？”

“不是。”

“以此为契机，我想去拜访和跟神原一样在直江津高中上学的，我初中时代的后辈。我已经去了美术社、书法社、料理研究社，下一个就是铜管乐队社。”

“哈……”

当年的学姐明明还未毕业，却跑来参观如今的社团活动，这种事情应该只会带来困扰吧……不对，如果是此前作为深闺大小姐，一直在教室里独自闭锁于壳中的战场原的话，可以说是巨大的进步吧。

“不先去面对同班同学，而是首先从过去尊敬自己的后辈，并且还是自己擅长的文化类社团的后辈开始拜访，确实是你这家伙的作风呢。”

“休得多嘴。”

“休得多嘴？明明都是令和时代了啊？”

“一直拜访的是文化类社团只是偶然罢了，直到被你指责我才注意到。门外

¹ 山冈士郎：日本漫画《美味大挑战》的主角，其料理具有医治不治之症等等的超现实能力。

汉总是注意这种地方。另外，铜管乐队社之后我计划前往的就是电竞社了。”

“嗯……算运动类社团吗？电竞社这种。”

而且真的存在吗。

直江津高中电竞社。

“所以，明明要闯入大厅，却一种乐器都不会可不行啊。就没有什么合适的料理吗？”

“既没有料理也没有大厅。”

拘泥于料理之类的，总之好像是由于此前“闯入”了料理研究社，所以一直放不下料理这东西……明明绝不算得上擅长料理，但那直闯敌阵的意气，让我不由得想要作出回应了。可是我也从来没碰过乐器，尽管很遗憾，但的确没办法给出建议。

“哎呀。明明都碰过金发少女，却说没碰过乐器？阿良良木君说过‘我会演奏的只有妹妹们的肉体而已’吧？”

“一次次地捏造我的发言啊。寻常地去见面就好了吧？”

“以前憧憬的学姐在落魄之后来面前逞威风，我可不想被这么认为。”

“产生这种想法已经显得落魄了……”

“在料理研究社就被那么认为了。”

“已经被那么认为了啊……那可能也只是你那么认为吧。”

“都被当成危险的研究对象了。只能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作为学姐最不能被看见的不就是背影吗。更别说还是连滚带爬的背影。”

嘛，不过，就算连滚带爬地逃跑了，但即使如此也没被挫败，仍然继续前往下一个社团的身姿，果然很帅气。听闻高中生活的落魄，就不落人后，不对，已经落于人后的我而言，的确想要将这样的对话进行下去。

“被共情过头了也很困扰呢。阿良良木君初中的时候就没有朋友吧？不存在光辉的时代吧？这么说的话，阿良良木君并没有落魄哟。就算有跌落也没有丢失魂魄呢。”

“休得多嘴。另外要召集曾经的后辈开会的话，需要的是某种引人注意的乐器吧？小号、或者长笛……这些乐器的话，新手要想吹响甚至都不容易吧，那么木琴或者铁琴之类的打击乐器怎么样？你应该不会想说出中提琴吧。”

NASHORN

“和我相配的乐器应该是犀牛²。”

“……………”

本校把如此的才女推荐给大学了？

教职工开会的时候是除了成绩单什么都不看吗？

² 原文为德语的“犀牛”，“nashorn”的片假名转写「ナースホルン」。「ナース」音同“护士”，“nurse”的片假名转写；「ホルン」音同“角；号角”，“horn”的片假名转写。

“你看，因为我之前长期与病魔战斗，受到了护士们各种如同亲人般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她们无比憧憬。到了衣柜里常备着护士服的程度。”

“尽管作为男友我对那衣柜很有兴趣，不过首先应该更正你的用词³。战场原，NASHORN犀牛并不是乐器。”

“啊啦。”

“Nashorn 是犀牛。”

“这样吗⁴。”

哪怕被说了落下⁵一般的台词……不对，语气已经有点软弱了。让我们继续战斗吧，战场原小姐。以犀牛之角⁶。

“好啊。就让战争开始吧⁷。”

“那是必败之战的台词。”

“明明又是护士又是号角的，却说不是乐器而是犀牛，完全不能接受啊。这次还请你好好说明一下。”

“这发言也很软弱啊。所以说，nashorn 是德语啊。”

“哎呀呀，说起德国不是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吗。也持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呢。”

“这是认真想要获胜的论调吗？你这家伙再怎么努力，就算挺起肩膀虚张声势⁸犀牛也不会变成乐器的。既不会变成也不会鸣响⁹。”

“那种台词作为落下合适吗？”

“太弱了太弱了太弱了，真是最弱的落下。因为是犀牛。”

“那么让我们再开一轮吧，因为是犀牛¹⁰。”

“真是最低水平¹¹的落下啊。连小菜一碟都称不上。啊，不过，虽然并不是乐器，犀牛和你相配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呢。因为，犀牛也被用作了战车的名字¹²。”

“战车原黑仪呢。不过既然如此，犀牛就更应该是乐器了。”

³ 原文为“word”的片假名转写「ワード」，而前文“衣柜”的原文为“wardrobe”的片假名转写「ワードローブ」。

⁴ 原文为「さいですか」，社会主流观点认为是「そうですか」的关西方言。其中「さい」(SAI)与「犀」同音，故此句还可理解为“是犀牛吗”。

⁵ 落语表演中，每段演出最后的包袱称为落下。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结尾处以“情理之中”的形式戛然而止，就如同“落下”一般。该词亦可用来指代一般对话中标志性的结句。

⁶ 原文为「犀の角」，而日语中「犀角」与「才覚」，即“才智”同音，均为“SAIKAKU”。

⁷ 原文「戦争をしましょう」(开战吧)是战场原与阿良良木初遇并采取敌对态势时的经典台词。

⁸ 日语中「頑張る」(努力)和「肩肘張る」(虚张声势)均以「張る」(BARU)结尾。

⁹ 日语中「なる」(变成)和「鳴る」(鸣响)同音，均为“NARU”。

¹⁰ 日语中「最」、「犀」和「再」同音。

¹¹ 日语中「再開」(再开)和「最下位」(最低水平)同音，均为“SAIKAI”。

¹² 二战期间德军的一款坦克歼击车被命名为 nashorn。

“唯心论啊。”

“因为铜管乐队是起源于军乐的。说起护士就让人想到南丁格尔誓言，而南丁格尔的故事原点就是随军护士，这一事实我们可不能忘记啊。”

为什么明明都熟知铜管乐队的起源和克里米亚战争，却不知道 nashorn 是犀牛啊……这就是只学习教科书的人的末路吗。“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知道我知道的”这句台词，相比于羽川，由战场原来说应该更合适吧？

NASHORN

“这样的话，我谋划的穿着护士服，吹着犀牛向后辈炫耀的计划不就化为泡影了吗？”

“化为泡影可太好了啊。化为泡影太好了的物语。在我差点吃下泡沫¹³的时候。因为是螃蟹所以这么说。”

NASHORN

“哦，这样吗。但是，假如我说护士服的‘服’和吹犀牛的‘吹’¹⁴谐音上了呢？”

“后辈会装作不认识你的吧。不对，后辈会真的不认识你的。患病¹⁵的不是言语而是你这家伙本身吧。”

NASHORN

“明白了。但是假设退一百步，犀牛是乐器的话……”

NASHORN

真是顽固。假设的不是犀牛是乐器而是退一百步。

MATTERHORN

“马特洪峰¹⁶是什么乐器？因为是要炫耀¹⁷。”

“没时间等待了哟。即使带上一座山峰，要炫耀的话，答案，你知道的吧？”

“这样吗¹⁸。”

“所以说这落下很弱啊。”

“不不，战车的话很强的吧。”

¹³ 日语中「泡を食う」（吃下泡沫）用来形容惊慌失措的样子。

¹⁴ 日语中「吹く」和「服」同音，均为“FUKU”。

¹⁵ 日语中「罹る」，“患病”与前文的「かかる」，“谐音”（本意为“相关”，此处引申为“谐音”）同音，均为“KAKARU”。

¹⁶ 原文为马特洪峰，“Matterhorn”的片假名转写「マッターホルン」，「マッター」音近「待った」，“等待”；「ホルン」音同“角；号角”，“horn”的片假名转写。

¹⁷ 原文为“mounting”（炫耀）的片假名转写「マウンティング」，与“mountain”的片假名转写「マウンテン」相近。

¹⁸ 同脚注⁴。

真宵・法国蜗牛¹

“话说八九寺，我的祖国有一道传统菜肴是烧蜗牛，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突然装作巴黎人呢，巴黎黎木²先生？”

“哎呀，不好。我作为时尚引导者，在巴黎度过了少年时光的事情暴露了。这种事情由自己亲口说出来的话会让人不快，不克制一下可不行啊。”

“与其说令人不快不如说是令人作呕哟。虽然很遗憾，不过，若不是连续三代的话是不能自称巴黎人的。”

“那好像是江户人³的说法吧。”

“从吸血鬼体质来说的话，巴黎也是不眠之城⁴呢。”

真宵说着只属于她的，没用的俏皮话。

不过，从和巴黎的夜晚相配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阿良良木历确实是不眠之人啊。

“真是乱来的日本年轻人呢。嗯……之前说的是什么来着？传统菜肴烧蜗牛？”

“是的。嗯……法语的话是‘Cogito, ergo sum’⁵吗……”

“我思故我在吗？”

“那应该是拉丁语”，我受到了五年级小学生从语种角度的吐槽……正因如此人生才有趣啊。

C'est la vie.

“就算失去自我也没关系哟，巴黎黎木先生这种人的话。”

“不要从一开始就一直把我说得像 party 爱好者一样。像我这种角色的话，明明在你这家伙面前常常会忘记自我的。”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听起来好像不是蜗牛，而是我要被烧来吃了。”

八九寺尽管害怕了，

还是说着“是 escargot 吧”，订正了我的话——为什么能这样流利地说出法语的家伙，却不管过多久都在持续说错我的名字呢，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说起法国菜的话，明明是世界三大菜系之一，为什么偏偏要用蜗牛作为食

¹ 原文为「エスカルゴ」，法语的蜗牛，“escargot”的片假名转写。

² 原文为「ぱりり木」。

³ 江户人：生于江户长于江户的人。江户人具有豪爽，大方的正面特征，反面来看则是轻率、易怒。有“三代居于江户才是江户人”的说法。

⁴ 原文为「宵っ張り」，意为深夜也不睡觉。其发音为“YOIPPARI”，最后两个音节与「パリ」（PARI），“巴黎”同音。

⁵ “Cogito, ergo sum”的片假名转写「コギトエルゴスム」的发音与“escargot”的片假名转写「エスカルゴ」发音有相似之处。

材呢……果然，作为酿酒大国，感觉应该以鹿或者熊之类破坏田地的害兽作为当地名菜的食材吧？”

“就算不以狩猎的猎物作比，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吧。比如，像是蝾螺壶烧，酒蒸蛤蜊，还有浅蛸味噌汤，就算是日本最为流行的和式料理，也是在积极地食用贝类呢。”

啊，是啊。

尽管蜗牛几乎不会给人那种印象，但只要把蜗牛当作贝类，或许就能毫无抗拒地将其看作食材了——这样的话，这一点就不见得还算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了。

而且还存在“章鱼和生鱼片之类的难以接受”这种意见。

“之前和战场原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人气食材的帝王蟹，不是螃蟹而是寄居蟹。”

YADOKARI YADORIGI
“寄居蟹不是贝类哟，宿り木⁶先生。”

蜗牛和寄居蟹只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八九寺说。

好像有什么执念一样。是派阀之争吗。

“要说抗拒的话，我对于在法国会吃可爱的兔子先生这一点倒是有抗拒呢。另外，蜗牛之中有时寄宿着凶恶的寄生虫，阿良良木先生这样的外行要是出手的话，就算是不死之身的不眠之人也……”

在法国菜方面的造诣还真是深厚啊。

PARISIENNE
你这家伙才是巴黎人吧。

PARISIENNE
像牛角面包一样，豪迈⁷的巴黎人。

“原来如此啊。如果说在路边发现蜗牛之后，当场撒上盐吃掉的话，不论多么美味，结果都会不妙吧。”

“是发生饥荒了吗，这座城市。要是撒盐的话，在吃下去之前蜗牛就溶解了哟。”

“我了解到可以在蜗牛溶解到一半的时候，爽快地咽下并品味呢。”

“把蜗牛说的像冰淇淋一样……就算有了解也只是一知半解哟。还是应该说半生半死呢……生吃蜗牛可是像以被河豚之毒麻痹的感觉为乐一样的自杀行为呢。”

和蜗牛以及兔子一样，我也没吃过河豚。不过，到了就算有毒也想吃这种程度，还真是离谱啊。甚至连推理小说中常见的，含有河豚毒素的卵巢，都听说在石川县有一种耗费数年时间将其无毒化的处理技术……

⁶ 「宿り木」，或「宿木」，意为槲寄生。其发音为“YADORIGI”，类似于寄居蟹，「ヤドカリ」的发音“YADOKARI”。「ヤドカリ」，汉字可写作「宿借り」。

⁷ 原文为「パリパリ」(PARIPARI)，有“薄、脆”的含义，也有“豪迈大方”的含义。此外，据说牛角面包发明于维也纳，发扬于巴黎。

“但是，我听说河豚从幼年期开始就大量摄入带毒的螺类⁸，导致内脏变得有毒，还真是舍生忘死的美食家啊。也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河豚从最初就是养殖的话，肝脏就不会有毒。”

“欸。这样的话，就能安全地无证⁹食用美味的河豚了。”

“失去了毒也就失去了美味，这样认为的美食家也是有的。就像阿良良木先生的女友一样。”

“谁的女友失去了毒就失去了美味啊。把别人说的像是毒物专家一样，你这家伙。”

“虽然我之前说了像是威胁的话语，不过蜗牛也是，在管理完善的设施中精心养育的话，就算吃了也不会危及性命哟。这么说的话，不论是什么食材，一定都含有某种毒素。人类，即使是吃了马铃薯，也可能死掉呢。”

虽然不是想说战场原，不过是有吃蟹不能吃鳃¹⁰的说法，吧？和发芽的马铃薯不同，蟹腮对人体有害的说法好像是迷信，但是试着思考一下的话，会发现无需处理就能食用的食材，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吧。

世上所有的餐桌上摆放的菜品，都是以相当程度加工过的吧。作为调味料的胡椒，比起食材自不必说，比起黄金更有价值的时代也是有的。总之就是这种事情吧。

如果谁被要求把和式料理的核心，米，手工制作成精米的话，一瞬间就变成面包派了吧。

“说起面包，如果从小麦开始自己烤制的话，大概也会自暴自弃¹¹的吧。”

“即使只是从面团开始揉制牛角面包，也会受到挫折啊。”

“拉面或者乌冬面也是。如果要我们打面的话，我们这种人一下子就会碰壁¹²的吧。无论如何都会不知道该踏出哪只脚¹³。”

每句话都很有趣呢。

若是你踩过的乌冬面，再怎么难吃我都会吃下去的。

“无需处理，简简单单就能吃下的食物是香蕉这种吧？”

“香蕉如果不经品种改良的话，会全是种子，没办法吃哟。用上了肥料和农药，终于变成了能自然¹⁴吃下的食物啊。”

这是要我餐风饮露活下去吗？

不过，考虑到如今的大气污染状况，即使是风也不见得是无害的吧……要喝雨水的话，不先煮沸可不行。

⁸ 螺类又称卷贝，是一种对有着螺旋形或旋涡形外壳的软体动物的总称，主要指各种腹足纲动物，包括海螺、田螺、蜗牛等。

⁹ 在日本，饭店和厨师烹饪河豚需要许可证。

¹⁰ 日语中“蟹腮”和“蟹”分别为「ガニ」(GANI)和「蟹」(KANI)。

¹¹ 原文为「自棄」，与前文“烤面包”的动词命令形「焼け」发音相同，均为“YAKE”。

¹² 原文为「頭打ち」，也包含“打”这个动词。

¹³ 日本俗语「二の足を踏む」，直译为在迈出第一步的过程中，第二步陷入犹豫。形容不知所措的样子。

¹⁴ 日语中绿色食品称为「自然食」。

“是桑拿呢，那样的话。”

“那在发明火之前，人类是吃什么活下来的啊？”

“日照或是雨水过多的话，植物也会枯萎。关于食物的话，人类还真是退化过头了呢。总而言之，只要能吃就应该心怀感激了。不问好吃还是难吃，不管是蜗牛、兔子还是毛鸡蛋，都应该美美地享用。Bon appétit.”

ESCARGOT

“真是很有道理啊。关于 蜗 牛，我不会再谈论自己的好恶了。我食，故我在。这句话我将铭记于心。”

但是，我又轻声说出了这样的甜言蜜语。

JE T'AIME

“不过八九寺，‘我爱你’这句话，不管多少次我都会说的。”

PARISIEN

“只有在最后上 dessert 的时候才像个巴黎人呢。”

骏河・蚯蚓

“话说，我的阿良良木学长。虽说我的阿良良木学长具有不死之身的吸血鬼的再生能力，但是假如沿我的阿良良木学长的中线切成两半的话，我的阿良良木学长会像蚯蚓一样，变成‘两个’我的阿良良木学长‘们’吗？”

说了多少次“我的阿良良木学长”啊。

我可没出让过自己的所有权。

像蚯蚓一样这种说法……这么说来，和神原结成组合的，我的恋人，战场原黑仪也曾经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啊……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应该还不到物以类聚的地步，但两人应该有相似的部分吧。不过即使如此，把学长比作蚯蚓……真的有尊敬我吗，这家伙？

“不是很不错吗，蚯蚓。英文是 earthworm 呢。”

“好帅。”

“另外，不只是阿良良木学长，人类什么的，不过是寄生在地球上的虫子而已。”

真是没价值的讽刺¹。

目前为止最无法刺中人心的，像风一样吹过的讽刺。

“但是，要说的话，就算不沿中线切成两半，随便沿哪条线切开，你的阿良良木学长都会增殖的吧。就像金太郎糖²一样。”

“的确啊。蚯蚓也是，只要‘核’没有被破坏，不论从什么部位被切成两段，都能从一条变成两条，两条变成四条，四条变成八条，如此增殖。”

“不是鼠算³而是蚯蚓算啊。”

不过，“核”这种说法。

还真是令人怀念的用语。

话说蚯蚓被切断后能增加为两只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民间传说吧。

“蚯蚓算又如何呢？”

“如果能成功将阿良良木学长增加到两人，不对，八人的话，我们阿良良木后宫的成员就能无需争斗，和平共存了。这就是本人，不才的神原所拟定的计策。”

我本来以为神原的问题是出于好奇，然而，真是在思考比我想象的更恐怖的事情啊——不是出于半吊子的好奇心而想把我分成两半；计划的不是把我对半分，而是让我倍增。虽然阿良良木后宫这种说法早就有了，但是，就算假设这种可疑

¹ 日语中「諷刺」一般写作「風刺」。

² 金太郎：赖光四天王之一坂田金时的幼名，也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穿着红色的菱形肚兜、挑大斧、骑在熊背上的形象。

金太郎糖：一种日式糖果。将各种花色的糖搓成条状，经过设计，组合在一起形成筒状，然后将其拉伸成条，再横向切成粒。每个糖粒的横断面都呈现出金太郎的头像。

³ 鼠算：日本传统数学问题。正月时雌雄两只老鼠生下 12 只老鼠，二月时，亲代和子代共 14 只老鼠，七对各生下 12 只老鼠，每月如此繁殖直到 12 月，问最后共有多少只老鼠。

的组织真的存在，成员也达不到八人吧。

“就算有十六个成员也不奇怪喔。毕竟，阿良良木后宫同时也是阿良良木被害者协会呢。”

“不只是我，后宫成员似乎也开始像蚯蚓算一样增加了啊。”

不过，这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事实上，我，严格说来是我的肉体，在春假被切断的时候，“我”也没有增加——这一点和普通的蚯蚓一样。

自我存续才是吸血鬼再生能力的核心，所以，被切断的话，某一部分再生时，另一部分也就消失无踪了。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小忍增殖为两个的短短篇以前的确是发表过的吧。”

“什、什么？那种事……”

知道得还真是详细呢，神原小姐。

要是这次又聊了相同的话题，我很抱歉。

嘛，如果是作为铁血、热血、冷血的吸血鬼的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的话，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能自由自在地实现，但我只不过是她的眷属，而且如今只是吸血鬼的残渣罢了。

硬要说的话，我大概是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的“增殖”产物吧。

应该说是增殖，还是繁殖呢……

“不过，虽然我自己也不怎么明白，但不管是蚯蚓还是吸血鬼，它们是不死之身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啊。不管是蚯蚓还是雕鸮⁴。”

“有一个是鸟吧。”

“不管是雕鸮还是耳叶蝉⁵。”

“……有一个是昆虫吧？也许。”

名字相同的生物还真是很多啊。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种生物的情况也不少……生物学还真是奇奇怪怪。

“不过，阿良良木学长，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类不也很不可思议吗。在大宇宙之神看来，人类明明应该共同构成地球这一个生命体，却被国境线分割开来，增殖到了七十亿。”

原来如此。这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见地呢……等等，大宇宙之神是什么？运动员讨彩头的行为难道是属于灵异领域吗？不过，考虑到这存在妖怪的世界观，要否定灵异之物也很困难。

即使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原本组成瓦尔哈拉组合这一个“个体”的战场原和

⁴ 日语中“蚯蚓”为「ミミズ」(MIMIZU)，而“雕鸮”为「ミミズク」(MIMIZUKU)，仅多了一个音节。需要注意的是，日语中「ミミズク」是鸱鸃科中具有耳状羽毛的物种的总称，而中文的雕鸮仅指鸱鸃科雕鸮属的物种。

⁵ 日语中“耳叶蝉”也为「ミミズク」(MIMIZUKU)。耳叶蝉属于半翅目叶蝉科。静止时两翅呈屋脊状，受侵扰时会弹跳飞离。从正面看形似雕鸮。

神原，在决裂之后，一时之间变成了两个个体——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增加，不过，也可以说是减少了。

甚至可以说是减杀。

就算是蚯蚓，如果被持续切断，它的生命也迟早会消失。

不管是头还是尾，都会彻头彻尾地消失。

“不过，到底是哪一部分呢。”

“？什么？”

“之前说的是从中线切断，但是，要是将阿良良木学长的身体从横向切断的话，上半身和下半身，哪一部分会再生，哪一部分会消失呢。要说自我存续的话，哪一部分更称得上阿良良木学长的‘自我’呢。”

唔。

头发和指甲的生长，试着思考一下的话也算是再生，但是，实在无法想象头发和指甲中存在着人的自我——不过，真的不存在吗？

拿可以称为个人的证明的 DNA 测试来说，毫无疑问，以那种部位作为样本的情况也是有的。

“难道不是上半身会再生吗？因为进行思考的是大脑。”

“那是建立在阿良良木学长能够思考的假设之上的假说吧？”

对后宫之主说了如此失礼的话啊。不过更进一步考虑的话，在头被砍掉的情况下，是身体长出头，还是头长出身体，的确是道难题——全能干细胞。

不过，作为包含大脑的头部，要是上面的头发也能再生出本人的话，那与其说是克隆技术，不如说是西游记中的逸闻了。

难以预测。

“心”到底是存在于脑中，还是存在于胸中呢？

“羽川的话是存在于胸中吧。”

“这不是会思考的人能说出来的发言吧。”

“神原学妹的话是脚吗？”

“到底是如何呢。西游记——我许愿的怪异，不是吸血鬼，正是猿猴。”

神原这么说着，同时看向自己。

不是自己的脚，而是自己的手臂。左臂。

“如果在那时，用小忍的妖刀砍掉这只左臂的话——被砍掉的‘手臂’和被砍掉的‘我’。到底哪一部分才是‘我’呢？”

全能地——或者无能地再生的话。

是从哪一部分开始呢。

对于被切片、被燃烧、被磨碎、被吸干，干瘪的毫无生气的，要说的话就像被拔掉的头发一样的我而言，那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了的问题——仰慕我的学妹，以及厌恶我的学妹。

不管哪一部分，毫无疑问都是神原骏河不可分割的人格。不过，这种问题，

还是像蚯蚓一样，深深地埋入地底比较好。

抚子・视线高度

“话说千石，你那留得过长的刘海，当然我的意思是留长得很好，不过，那样不会痛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会痛哟、哟哟哟、哟哟、哟？”

面对我尖锐的疑问，我妹妹的朋友，千石表现出动摇也不是不能理解——作为动摇之情的戏剧性表现，在句首的第一个字口吃是最基本的手法，然而，在句尾口吃可以说是崭新的淡出手法呢。

这家伙，不会是 DJ 吧？

甚至像是在摆出见得¹的歌舞伎演员。

真是意想不到的和洋折衷。

“另外，并不是为了隐藏额头上的第三只眼而留长的……”

“不，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痛’²……不过，发梢戳进眼中不会刺痛吗，我有些在意。”

虽然我觉得没必要像偶尔会获得吸血鬼水平的视力的我一样，使视力飞跃性地提高，但是因为发型而导致视力下降实在是有趣不起来吧。

即使考虑到戴眼镜的千石还不错。

“没问题哟。虽然抚子确实会一根一根地将发梢弄得又细又尖。”

“这是说在打造微乱蓬松发型吗？还真是说着职人一样的发言啊。”

“为了不刺到眼睛，抚子会闭着眼走路。”

说出了不像职人，而像是达人一般的发言。

等等，闭着眼睛？

现在也是吗？在那刘海的深处？

“即使发梢不刺入眼睛，只是活着，眼球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劣化的。这样的话，抚子觉得为了在万一需要的时候使用，避免滥用视力，一般情况下都闭上眼睑保持清洁比较好。”

视力的滥用……说得像权力的滥用一样。

虽然好像听说过，运动员为了保护视力，会限制在书籍、电视、手机和游戏等方面的用眼，但是防壁一样的刘海真是……

本来，头发是为保护头部而生的，这一点算是常识。那么，说不定千石的刘海正是起着和避免阳光直射的墨镜一样的作用。遮住眼睛的帽子，也是作为遮阳板吗……

只是，感觉不使用的话，视力也会劣化……应该说是劣化，还是退化呢。

¹ 见得：歌舞伎表演在剧情发展到高潮时，演员摆出特定姿势并静止不动的表现手法，类似于电影中的定格动画，多用来展现演员形象或舞台绘画。

² 日语中「痛い」有言行举止怪异、不合群的含义。

看看生存在黑暗世界中的深海鱼吧。

“看不见呢。因为抚子闭着眼睛。”

“被摆了一道啊。”

真是开了眼界呢。要说的话，这一句已经是落下了，但是我还想试着将对话再持续一会儿。

“你这家伙，本来是会玩游戏的类型吧。”

“是关闭画面，只开声音玩的。”

超级高手，简称超级手的游玩方式啊。

如果能办到这种事情的话，手柄自不必说，就算没有游戏本体似乎也能玩——这是何等高水平的视线高度³啊。

“想想吧，因为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如果用心之眼去看的话，世上的事物就能清晰地看见了哟，历哥哥。”

心之眼……可以说比第三只眼还胡说八道，不过，这也取决于看法吗，因为是眼睛。

能直视小王子⁴的名言，我的心之眼或许是一片浑浊吧。

“是因为这污浊不堪的世界，我已看过太多了啊。”

“好帅……历哥哥。”

这是吐槽吗？

拜托别用透过刘海也能看见的，星星一样闪亮的眼睛注视我好吗？

那视线实在令人眩目。

不过试着指出问题的话，说“根据肉眼所见来对他人下判断是不对的”时，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倾向于根据自己肉眼所见来进行判断”。这一点一定得留意。否则，总有一天，会得到“不只是内在，外表也很重要”这样的教训的。

此外，在被误导或者被假动作所欺骗的时候，干脆把视线移开不看也是有效的方法。

“说起来的话，法院的正义女神，也是在戴着眼罩的情况下，拿着天秤呢。为了不被肉眼所见之物迷惑，进行公平的裁决……”

作为将来可能因某种罪而被制裁的，外表不甚美观之人，这方针真是令人感激。不过，可能的话还是希望那只是心中的注意事项，而实际上没有戴眼罩比较好。

以心眼来辨别真伪⁵还是太离谱了。

被告的外表就算了，天秤的倾斜不需要目视吗？

“眼和口一样能说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样的说法也是有的。要是让被评价‘背

³ “高水平”原文为“high level”的片假名转写「ハイレベル」；“视线高度”原文为“eye level”的片假名转写「アイレベル」。

⁴ 《小王子》一书的日译名为「星の王子さま」，意为“星星的王子”。

⁵ 日语中「心眼」与「真贋」同音，均为“SHINGAN”。

上长有眼睛⁶’的我来说的话，果然多进行眼神接触是很重要的，千石氏。不对，应该叫加贺百万石⁷氏比较好吗？”

“拿别人的名字开玩笑可不好哟，历哥哥……”

这能说是吐槽吗。我还是像正常该做的一样，接受忠告吧。

这样的话，比起向我，我更希望千石能向八九寺这么说……不过她俩好像没有接触的机会？嘛，被别人认真这么说了，特别是被千石认真这么说了，我就不得不道歉了。

拿名字开玩笑的行为，需要像对待眼球一样小心。

千石的话，姓是一般性的帅气，但是名看起来就会被拿来开玩笑呢……“为什么不读作‘NADESHIKO⁸’啊”，我感觉我在小学的时候肯定经常这么说吧。

是刺激到创伤了吗——心的伤口，也是肉眼无法看见的事物之一啊。

拿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地狱般的春假。

虽然是巨大的切口，但也很难说重要⁹。

“抱歉抱歉。包括过去的份，我都得道歉。还请见谅。”

“抚子才是。抱歉。为了保护视力而留长刘海是说谎的。”

“那当然是吧。”

“实际上是因为不擅长眼神接触。”

隐藏的不是第三只眼，而是害羞。

千石说道。

若是认定隐藏着什么，或者说存在着什么值得隐藏的东西，就会将其误解为有价值的真相，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不过，归根结底，就只是害羞而已——一旦看穿了，就感觉让人失望。

强大的老鹰所隐藏的，并不一定是利爪——或许不是利爪，而是梦想¹⁰。

或许不是梦想，而是噩梦。

“被直视眼睛的话内心就会被读取，想到这一点难道不恐怖吗？小月火却经常这么做。”

的确那家伙会毫不畏惧地直视他人的眼睛。

可以说是直火¹¹。

“会有一种在做视网膜认证的感觉。个人信息全都泄露了。所以抚子闭上了双眼。”

因为我妹妹的缘故，让这么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使用心眼的达人吗……不由得

⁶ 日语中，「背中に眼はなし」，“背上没有眼睛”这一俗语意为自己无法发现别人在背地里干坏事。

⁷ 加贺藩是日本江户时代，领有加贺国、能登国、越中国三国大半（相当于现石川县、富山县全域）作为领土的藩，也是江户时代最大的藩。加贺藩主领一百零二万五千石，是所有大名中领地石高最大的，故加贺有“加贺百万石”之誉。

⁸ 抚子的名读音为“NADEKO”，但「撫子」这个名字在日语中的一般发音为“NADESHIKO”。

⁹ 原文为「大切」，即“重要”。

¹⁰ 日语中「爪」（TSUME）与「梦」（YUME）押韵。

¹¹ 日语中「直火」意为直接用火（烧）。

感觉自己负有责任。

只是面对这个事实，我就不能闭上双眼了啊。

“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便会成为你的眼睛。就像小黑鱼¹²一样。”

“不、不用做到那种地步也行的……”

被躲开了。

甚至可以说是从远方被观察。我的心情总是被千石俯瞰。

“因为和班主任目光交汇也很辛苦，甚至到了真的想要戴着墨镜上课的程度。不过，果然这一点还是得忍耐呢。”

没有什么比自己以外的人的忍耐或者妥协，更加难以共感的了……被蛇缠绕的痛苦也是如此。

“但是但是，历哥哥，结果，抚子不想被别人看到而遮住双眼，只是因为一直注视着别人的双眼呢。因为抚子只关注着别人的目光而活，所以感觉大家也十分关注抚子的眼睛呢。”

那也是如字面意思一般的见识。

应该说眼睛所看的地方不同吗。

认为“大家应该都是这么认为的吧”的时候，基本上此时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就好像我认为同班同学都认为我落魄了的时候，我已经比谁都认为自己已经落魄了。

因为不知道是否被安装了监视摄像头而感到不安，于是安装了监视摄像头，就好像这样的自我矛盾。凝视深渊之时，深渊也凝视着你——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人最终总是凝视着深渊。

尝试思考一下的话，那个小只妹妹，并不是为了揣度对方的情绪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方。那个家伙是毫不怀疑地相信大家都十分喜欢自己的，十分喜欢自己的妹妹啊。

要说的话就是控自己的妹控。

“是这样呢。小良良只是，毫无意义地用直火炙烤自己说话的对象而已呢。”

“好可怕……我的妹妹，好可怕……”

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极为恰当的比喻——毕竟那家伙是梅之木二中的火炎姐妹的参谋担当啊。

“虽然是特别隐藏起来的设定，不过本来在《伪物语》的下卷，我那可爱的妹妹，会因为对正义绝望而化身为纵火狂，将补习班大楼的废墟点燃的。这是仅限于此的对话。”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是这仅限于此的对话也太过头了吧？”

口吃过了头，变得像鸡一样了。

¹² 《小黑鱼》：美国作家李欧·李奥尼创作的绘本。故事中小黑鱼曾让鱼群游成一只大鱼的形状，而它充当“大鱼”的眼睛。

简直像是在让我叫她鸡抚子¹³（见到我毫无反省之色，千石应该会脸色大变而发怒吧）。

“知道了那个隐藏设定，果然就会感觉，看不见的事物大概还是保持看不见的状态比较好呢……果然莲华草还是留在原野中比较好¹⁴啊。”

“哎呀。我的才华又若隐若现了吗。还真是容易暴露啊，我的智见¹⁵。”

顺便一提，那个没被使用的设定，在《猫物语（白）》当中被继承了——某种意义上，羽川也是火患，不对，应该说是灾患。

不是日之眼，而是火之眼¹⁶。

总而言之，无论是真实还是欺瞒，光还是暗，火还是水，或者是水油不融还是火上浇油，睁只眼闭只眼是最合适的。

“嗯。小月火经常说‘看着我的眼睛说话’，但抚子还是没办法变得像那样的小月火一样。不过，抚子也想过什么时候希望能将这刘海剪短呢。因为，在既不了解朋友的心情也不了解自己的心情的情况下被诅咒，实在是很难受——根本目不忍视哟。”

抚子的话，不是火之眼而是蛇之眼¹⁷吧。

这么说着，千石就像是拉下帷幕一样，埋下了头——一只以那总是视线低垂的样子来判断的话，目前看来那双目，应该说那一日是不会出现的吧。不过，哪天千石像是掷骰子一样，现出了某一目的时候，要问出来的是鬼还是蛇¹⁸的话，应该是蛇吧。

目出之时，可喜可贺¹⁹。

¹³ 原文为「チキンナデッコ」（CHIKINNADEKKO），音近「チキンナゲット」（CHIKINNAGETTO），即鸡块“chicken nugget”的片假名转写。

¹⁴ 「蓮華草」，中文名为紫云英，也称翅摇、红花草。

原文为「矢張り野に置け蓮華草」，来源于俳句「手に取るなやはり野におけ蓮華草」（大意为“果然原野中的莲华草不要摘”）。形容事物应该保持在与相适的环境中。

¹⁵ 日语中「智見」一般写作「知見」（CHIKEN），音近“chicken”。

¹⁶ 日语中「日」与「火」同音。「日の目」字面含义为“日之眼”，意为“日光”。

¹⁷ 日语中，「蛇の目」，“蛇之眼”形容蛇一般冷酷的眼神。

¹⁸ 原文为谚语「鬼が出るか蛇が出るか」，直译为“出来的是鬼还是蛇呢”，比喻前途难测。

¹⁹ 原文为「目出度し、愛でたし」。两句发音均为“MEDETASHI”，含义均为可喜可贺，后一句采用原本的汉字，而前一句所用当字本无意义，但与前文内容恰好相合。

翼・排名

“羽川，你不是考试成绩排名全年级第一吗？虽然我这种排名 9999 的是完全无法想象，不过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号令下臣，君临顶点……”

“9999 名应该不存在吧。”

没有哟，直江津高中的三年级学生并没有 9999 人——君临顶点之人，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没什么特别的——只有‘这次我是第一名啊’的感想而已。因为，要排名的话，最终必然有一个人在第一名啊。就只是这样的巧合。我也有不是第一名的时候，所以并没有那么在意。”

把考试的顺位说得像回览板¹一样。

就算彩票中了三亿元，羽川似乎也会说出同样的发言——“这次碰巧轮到我中了三亿元啊”之类的。

“但是，你这家伙真的有不是第一名的时候？印象中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第一名。”

“哎呀，真是让我高兴呢。阿良良木君对我的成绩了如指掌。”

似乎羽川才是对我的成绩了如指掌——明明我的考试成绩都不会在走廊里被张贴出来。虽然如此，但羽川即使通过某种渠道获知了我的排名也不奇怪。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如此说罢，“我并非一直都是第一名”，羽川又用平稳的语气这样强调。

“想考第三名的时候就是第三名，想考第七名的时候就是第七名。要是想比战场原同学低一分的话，就比战场原同学低一分。”

“这是能完全控制吗……”

自己的器量也能控制。

并非巧合，而是确定了排行。

左右了直江津高中排名的前列。

“经常有这种说法吧。比起满分，九十九分更有价值。所以，我有时也会陷入用喜欢的方式取得自己喜欢的分数的情况——这种时候，我的成绩就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动呢。”

“这是陷入了怎样的泥沼啊。”

另外，比起满分，九十九分更有价值这样的格言，孤陋寡闻的我并没有听说过……是只在排名靠前的人中间流传的传承吗。

“不是的，第一名或者满分什么的，刨根问底的话，应该说基本没什么意义吗……难道不是取决于计算标准吗？比如说，这次的考试中我的总分虽然是第一

¹ 日本社区会将通知文件夹在文件夹板上，依次传递告知各家各户。此文件夹板即称为“回览板”。

名，但是在日本史的考试中，因为有一个问题犯了惨不忍睹的粗心的错误，这一科没拿到满分。总之，日本史单科的排名并不是第一名。”

我想即使如此也是第二名吧……原来如此，计算标准啊。

音乐销量榜排名第一！这么说的时侯，到底是本日排名第一、本周排名第一、还是本月排名第一呢；虽然都是第一，但其内涵是不同的吧……所以，即使简单地说是满分，小学考试的满分和高中考试的满分，尽管都是满分，意义也是不同的。

“一百分的满分和二十分的满分，也是完全不同的呢……”

“那是一样的哟。”

这原来是一样的啊。

反过来，假设直江津高中真的有一万人以上的高三学生，我的排名恐怕真的有可能会处于第 9999 名，那么的确第一名或者满分什么的，只是目视其数字，如果单位不同的话，其价值，还有相关的价值观毫无疑问都会令人目不暇接地变得不同——羽川的“年级第一”，最多是直江津高中三年级的第一名，并不是全国所有高中生的第一名。就好像我在全国的高三学生中排一亿名一样，或许羽川在全国这个量级下看来，也只是“排名靠前”而已？

“是啊，就是这样哟，阿良良木君。完全不是什么大人物呢，我这种人。全国模拟考试也只拿过一次第一名而已。”

拿过一次第一啊……

不知为何，甚至能感觉到“因为已经拿过一次第一，所以这样就好了”的言外之意——就好像目标不只是金牌，还想着“全部都想集齐”，银牌和铜牌也要全部拿到手的运动员一样。虽然还不知道这种运动员是否存在。

不过，这就变成了到底是什么，怎样的全国模拟考试的第一名的问题了吧——要说运动员的话，就算不是无法在田径社，而在篮球社才能活用自身的脚力的神原骏河，仅限于某种特定的运动，也在诸多国家有着诸多的冠军。

极端地说，规则不同的话……

“在三十年前的学习指导要领²下获得的满分，与在如今的学习指导要领下获得的满分，虽然都是第一名，但在答题卡上写下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也有这样的看法吧。新发现和再发现可是层出不穷呢……法律也发生了变化。”

中心试验也变成共通考试³了。题目形式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了。

考生还真是辛苦啊。

“阿良良木君也是要接受考试的学生吧。”

² 学习指导要领：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对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内容和时间的规定。

³ “大学入试中心试验”是日本曾经的大学联合入学考试，由大学入试中心执行。于每年 1 月 13 日之后的第一个周六、日举行。1990 年首次施行，到 2020 年最后一次试验后中止。

“大学入学共通考试”于 2021 年起施行，以取代大学入试中心试验。与大学入试中心试验相比，大学入学共通考试的变化有：相比只有选择题的前者，增加了论述题目；在英语科目上不仅考查阅读和听力，还会考查口语和写作。

“哎呀，是哦。”

我的话，不是接受考试而是接受苦难吧。

“关于阿良良木君擅长的数学的话，费马大定理和 ABC 猜想都已经被解决了呢⁴。”

“没到擅长的程度啊。嘛，确实，解决那两道难题的不是别人，正是本人。”

“说谎并不擅长呢。”

之前都是将排名相对性地无效化的论证手段。

走到这一步，都有相对主义的感觉了啊……从下方仰视的话，就算是最后一名也是排名靠前的。感觉就像是在说这样的内容。

“数学上来说的话，排名或者平均数、偏差值⁵之类的统计数据，都能通过人为手段任意调整，所以基本上很难作为参考——即使如此，因为感觉第一名到底还是第一名，我始终还是没法完全释然啊。”

“这样的话阿良良木君也成为第一名不就好了吗。”

羽川爽朗地说出了天才式的发言。

总之，是要以谁都能成为某种项目的第一名作为落下吧——我这样想着。但是，果然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羽川进一步说道：

“一定能成为的哟。如果是要成为某人心目中所有项目的第一名的话。”

真是被震惊了。

那似乎是最困难的啊。

⁴ 关于 ABC 猜想是否被解决的问题，由于目前数学界普遍的观点并不认可京都大学数学家望月新一于 2012 年 8 月提出，2020 年 4 月发表的证明，故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其目前仍然还是猜想。

⁵ 偏差值：在日本用来描述考生的分数和平均分的偏离程度的统计数据。分数与平均分一致时，其值为 50。具体计算方式为将个体值与平均值的差乘以 10 并除以标准差，最后再加上 50。

姬丝秀忒・等级¹

“对了，姬丝秀忒。有件事想借此机会问一下。就一个问题，可以吧。你如今不会毫无办法地被德拉曼兹路基、艾比所特和奇洛金卡达这三个吸血鬼猎人单方面蹂躏了吧？”

“吾会将他们化为焦炭，”

“毫不留情地。”姬丝秀忒如此说道。

铁血热血冷血的吸血鬼，怪异之王，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以锐利的目光看了过来——被已完成的美如此逼视，不只是后背发冷，甚至连血液都要冻结了。

不过，焦炭？

“变回完全体的吾，即使是口吐烈焰这种事也能办到。”

“那已经不是鬼而是怪兽了吧？”

还是说类似怪兽的东西呢。

另外，要是没有被穿着夏威夷衬衫的中年男人，忍野咩咩把心脏偷走，就算被三人狩猎，她也不会被吸血鬼猎人夺走四肢毫无疑问也是事实——至少不会那样轻易地被夺走。

那个忍野能在本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夺走心脏的技术的确令人瞠目结舌，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忍野若是不攻其不备的话，并不能在以姬丝秀忒为对手的情况下，办到这种事情。

怪异之王可不是绣花枕头。

即使除去如今作为仆从对主人的偏爱这一因素，我也能这么说吧——因此想要问问看。

虽然只是出于好奇心。

“你在迄今为止五百年的人生中——或者不是人生，而是鬼生吗——战斗过的对手当中，最强的到底是怎样的家伙呢？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吸血鬼猎人。就算不是怪异也行。”

“最强的家伙——是除去吾以外的吧？”

即使是歪着头的姿态也显得十分傲慢。

嘛，是要除去姬丝秀忒本人。

即使只是轻巧地问问看，那也是波澜万丈的五百年，那么这次所陷入的险境，也不见得是五百年中最大的危机——还是说这已经是目前为止被迫杀得最为紧迫的经历了呢。

作为结束了与字面意思一般非人类的家伙的三连战的高三学生，我单纯在意

¹ 本篇标题中的“等级”以及上一篇短篇标题中的“排名”，原文中均为「ランキング」，“ranking”的片假名转写。

一个问题——存在着比那三人更强的家伙吗？

应该存在过吧。

“到底如何呢。强弱这种东西，最终不过是视基准而定的吧。”

姬丝秀忒说出了似乎很严肃的话语。

什么啊，是要阐述什么刚领悟的哲学吗？

“比如……吾之仆从啊。就汝看来，这次的三连战的对手中，谁是最强的？”

“嗯？”

“要吾说的话，就和曾经忠告汝的一样，奇洛金卡达是第一位，然后是艾比所特，再来是德拉曼兹路基。但是根据汝的感受，从上到下苦战的顺序应该是相反的吧？”

“嗯……”

被这么说了过后，感觉也许真是如此。

羽川被挟持为人质的奇洛金卡达战、以及羽川差点死掉的艾比所特战，虽然光是回想就觉得恶心，但反过来说，明明班长中的班长基本没有卷入其中，却感觉被逼到那样的极限的德拉曼兹路基战，对我来说才是与死亡最接近的一战。

原本，那个巨汉要是没有那样爽快地退走的话，我能否真正战胜他也犹未可知……感觉对面是有“和这种刚变成吸血鬼的杂鱼对手认真战斗而受伤的话并不划算”这种专业性的判断的吧。从那投降方式也能隐约看出用示弱的言语吹捧外行人，让其开心地接受投降这样的算盘。

我这边也有那一战是初战，这样的借口，不对，应该说是状况……

“是说战斗中存在相性吗？”

“吾——如今的汝也是——无法应对太阳。但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都不会把太阳光当回事吧。另一方面，也存在会因氧气而死的生物——吃了大蒜就会死的靠不住的生物，汝真的能将其定义为最强吗？”

这是在说强者也有弱点吗。

大蒜只是普通的美味之物——虽然如今的我吃了就会死吧。

那么最强的是毒蘑菇？河豚？不过，要被吃掉才能发作的毒物，实在很难认为真正满足了最强的条件——而且河豚这种东西，专门去除毒素后就能吃了。

现在，对我来说最强的家伙应该是德拉曼兹路基，但要是试着扩大视野范围的话，也可以说我过去曾与流感这一对手苦战。历经数日的超过四十度的高温。要说产生了多少次将死的感觉，吸血鬼猎人这种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另外，精神伤害的话，以妹妹为对手被痛殴的时候感觉更加令人消沉呢……”

“不论是谁在血亲面前都会变弱啊。……初代怪异杀手，吾之首个眷属的话，吾也不是因为强大才将其变为眷属的。”

在吾五百年的生涯中，原本就鲜有“战斗”一事——姬丝秀忒说道。

“这样吗？吸血鬼什么的不是给人一种好战的印象吗。”

“那是媒体创造出来的错误印象。”

“媒体创造出来的错误印象吗。”

“因为专家和吸血鬼的关系是狩猎与被狩猎。这次，汝之三连战形式，是由于夏威夷衫小子的算计吧——是游戏呢。”

原来如此，这样就能理解了。

吸血鬼猎人——总之以猎人为对手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啊。逃走并非胜利、逃走即是胜利。在被狩猎的吸血鬼一方看来，最初的立场就不对等。

正因为对方预先就拼命拟定了对策，才会被扭断四肢、挖出心脏……要是同样的对策被用在刚变成吸血鬼的我身上，毫无疑问我会被秒杀吧。可以说正因为我没有对策，还给了这边制定战略的余裕，我才有机会乘隙攻击不习惯“敌人来袭”这种状况的专家——为了今后考虑，可不能认为我是凭实力胜过那三个人的。

我的实力，原本就是姬丝秀忒的实力的一部分。若是因为强大而被狙击，因为强大而被退治，那么强大或许也就变成了弱小的同义词……被滥捕的濒危物种。

“就像是成绩和头脑聪明程度，并不见得一致一样吗。”

虽然也存在两者一致的羽川一样的家伙——先把我也是一致的说法放在一边。

“要说杀人案的犯人，是不是比被害人更强大的话，那也不是绝对的……”

这句话迫使我开始思考。

虽然我企图暗中以“只是强大并不能通行无阻”这一常见的论点作结，但无论如何气氛已经变得没这么随意了——真的应该从侧门²偷偷溜走吗。

“结果，强弱什么的，并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不，强大当然是很重要的。但重要程度也只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吧——要和胜败竞争。”

也有虽然强大却落败的事情，但是，要问虽然弱小却获胜了的一方是否感到高兴的话，作出判断也并不容易——即使落败也是强大比较好，这么想的人应该有一定数目吧。

这样的话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是生死。”

即使弱小，即使落败。

活着才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吧——不死之身的怪异如此说道。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思想，只是活着而已，和死了一样的，变回人类之前的我并不了解。

² 原文为「通用門」（TSUUYOUMON），而前文的“强大”和“通行无阻”的原文分别为「強さ」（TSUYOSA）和「通用」（TSUUYOU）。

真宵・天堂

“在文学作品中，地狱的图景具体到令人不适，但天堂的图景不知为何却十分抽象，经常有这种说法呢，阿波踊り¹先生。”

AWAODORI

“的确，这种说法即使是我这样的人都听说过，不过八九寺，不要把我的名字说错成四国的传统舞蹈。我的名字是阿良良木。”

RASERAGI

“对不起，舌头打结了，らせら木先生。”

“也不是东北的传统祭典²。”

“哎呀哎呀，那么阿良良木先生是夜来祭³派了？”

“这不是说了阿良良木先生吗。”

非要说的话我是不亦善哉⁴派。

像印度电影里一样跳起舞来吧。

“我想看呢。阿良良木先生的电臀舞⁵。”

“所以话题是什么来着？天堂和地狱？”

“嗯。因为总有一天我会被召去天堂，所以现在想要提前预习好。要说的话就是天堂的预先采景⁶。嘛，不过毫无疑问会坠入地狱的阿良良木先生，应该不会缺少参考指南吧。”

“不准把地狱绘卷当作参考指南啊。地狱绘图可不是地图。不过你这家伙的发言说不定也算是一语中的。因为战友们大概都前往了地狱，要是可能的话我也想去看那边啊。”

“虽然说了像虚无主义的反派一样的话，但是没有朋友的阿良良木先生不可能有战友的吧。看来会因为没朋友的罪名下地狱哟。”

明明有你这家伙这样的挚友还会下地狱？

话说回来，没有朋友这种事情哪里有罪了。

“不过，虽然不是安娜·卡塔拉娜，但若是听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之类的话，人们都会感叹道‘是这样啊’而被说服；

¹ 阿波踊り：阿波舞，起源于日本德岛县（令制国时代为阿波国）的一种盆舞，以三味线、太鼓、钺鼓、篠笛以二拍子节奏伴奏，搭配舞蹈者的声音及手部动作的集体舞蹈，但其并没有特别固定的模式，相当随兴。

² 青森县的“睡魔祭”（ねぶた祭り）开幕时，人们会一同高喊「ラッセラー」（RASSERAA）。

³ 夜来祭，日语为「よさこい祭り」，是高知县的夏季祭典，与德岛县的阿波舞、爱媛县的新居滨太鼓祭合称为四国三大祭。

⁴ 不亦善哉：原文为「ええじゃないか」，直译为“这样不是很好吗”，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庆应三年（1867年）8月底至12月在近畿、四国和东海地方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人们盛装打扮，成群结队地在城镇中走来走去，唱着“不亦善哉”并跳舞。

⁵ 电臀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新奥尔良嘻哈音乐兴起的一种舞蹈。表演者以一种性挑逗的方式跟着流行音乐的节拍跳舞，包括将臀部向后抛或向后推或摇晃臀部。

⁶ 预先采景：拍摄电影或者商业摄影的准备阶段时寻找合适的取景地的行为。

但就像事实上幸福的家庭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样，说不定只是我们没有读到，其实天堂也在大量的作品中具体描写过了呢？”

“说不定呢。虽然卡塔拉娜是甜点⁷。”

确实不是卡塔拉娜。

我舌头打结要怎么办呢。

“您刚刚的话是在暗示我因为卡塔拉娜的香味导致记忆复苏的文学作品吗。不过，血池、针山、阎魔大王，还有等活地狱，这些意象的确让地狱比天堂更加具象化了，这也是没法否定的吧？”

等活地狱的话，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共感的地狱……与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战斗，正是这样的经历。

就算死了又死也会复活。

如果那都称不上地狱的话，还有什么能称为地狱呢——那正是我将春假称作地狱的原因。

“地狱的图景之所以容易共享，是因为痛楚和苦恼这种东西容易共情吧。相比之下，因为天堂之中存在的是所谓的幸福感，所以人们不见得能共情。”

不限于家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什么是幸福都各不相同——被人认为“在这天堂中并不会幸福”，这对天堂一方来说应该并非本意吧。

“能让我感到幸福的天堂的图景的话，是被一亿个羽川包围的世界吧。不过要说那是否是对所有人都通用的天国概念，的确还有疑问呢。”

“对羽川小姐来说是地狱哟，那个世界。羽川小姐人口比所有人都多的世界。”

“虽然还不算是胃酸奔涌般的不快，但胃酸也在走动了。⁸”——被爱散步的少女这样说了，我也不得不撤回前言。

“顺便一提，你这家伙的具象的天堂是怎样的世界？啊，就算不认为是被一亿个我包围的世界来装傻也行。”

“就算不是被一亿人口而是被一亿枪口指着，我也不会说出那种话。”

“啊，感觉中弹了呢。”

“是呢，想要点心，或者想要金钱，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梦想，要说那是天堂倒也不尽然呢。”

八九寺似乎企图通过与点心并列来中和想要金钱的梦想带来的欲望深重之感，不过很难说这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果然，这样庸俗的孩子，真的能前往天堂吗。

不对，反过来说，只因为这种程度的庸俗就没法前往天堂的话，感觉也有些太严格了。

如果只有积累善行，收集人望，不是被一亿羽川，而是被一亿亲人和朋友所

⁷ Crema catalana: 加泰罗尼亚焦糖布丁。

⁸ 日语中「虫唾が走る」，“胃酸奔跑”形容十分不快或者恶心的感觉，故八九寺以「歩く」，“走”来形容有些恶心的感觉。

包围，度过了无悔的人生的人才能获得通往天堂的签证的话，这条件实在过于严苛，感觉不只是我，不论是谁都上不了天堂。

甚至感觉有些不讲道理。

只有以如此幸福的感觉度过今生的家伙，才能前往幸福的天堂，不感觉有些不公平吗？只有富豪才能成为大富豪，就像这样的理论。

“而且，假如即使利用某种漏洞，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潜入了天堂，安保措施如此不可靠的天堂是不是真的能让人好好享受也很成问题啊。”

“潜入天堂这种说法已经是罪孽深重了。不过然后呢？”

“不，你想想，天堂这种地方，绝对会禁止使用手机吧。‘请将手机电源关闭，寄存在入口处’，感觉会被这么要求吧。”

“啊……好像有点明白了。”

难得地得到了八九寺的赞同。

从拼上性命要把我说的话给口误的五年级小学生那里。

“虽然刚刚说了点心，不过你真的觉得在那边能吃到吗？感觉那边会说‘点心之类的，是对身体有害，使人心堕落的食物’呢。明明那么美味，但正因为美味，才会被断罪啊。”

更别说除了争斗的源头什么也不是的金钱之类离谱的东西了。感觉连数字货币都不会被引入。煽动侥幸心理的投资和投机行为也不太可能被推崇。

产生储蓄的想法就已经是一种罪了。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在初期阶段就被扼杀吧……在清贫才是美德的世界，为了使生活更便利的产品开发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说起争斗的源头的话，那可能也有禁止恋爱的规定呢。”

“天哪。说好要赐给本人的被作为偶像对待的荣誉呢。”

“这次就装作没听到吧。似乎睡回笼觉也不会被允许。若是贪图懒觉睡到下午，在睡着的期间就会被竹席包裹⁹，放逐到血池之中吧。”

果然地狱的图景更加具体——若是要描写人类抱有的幸福感的话，就容易与欲求，或者欲望直接相关，所以天堂才难以描写。即使能够描写，或许描写出来的正是地狱绘图也说不定。

“对创作者而言，暴露了自己认为这种事情是件好事也不好受呢。就像描写了一亿羽川小姐的阿良良木先生一样。”

“我没有绘画之心真是太好了呢。”

“没有下流的内心会更好吧。”

“就算是十亿人的八九寺，那也算得上天堂吧。”

“您不会觉得被说了‘算得上’我就会高呼‘太好了’吧？1羽川兑10八九寺，这是什么汇率啊。真想就用这双手将您送进地狱呢。”

⁹ 江戸時代の私刑之一是用竹席将人包裹，投入水中。

不对，对阿良良木先生而言，要送往规矩严格的天堂才是真正的活地狱之行¹⁰呢——八九寺露出思索的表情。

那种事情就算认真思考也……

不过最终，比起存在与否都不知道的天堂，或者总有一天会坠入其中的地狱，这段和五年级小学生一边进行着没营养的不着边际的对话一边步行，连到底会抵达何处都不知道的旅程，才是真正缺乏现实感的奖励时间啊。

仿佛在云中漫步。

也仿佛悬吊在蛛丝¹¹之上。

¹⁰ 日语中动词“去”和“活”的连用形「行き」和「生き」发音均为“IKI”。

¹¹ 日语中「曇」和「蜘蛛」发音相同，均为“KUMO”。另外此句还暗指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蜘蛛之丝》。

黑仪・图

ARARAGI

“啊啦啦木¹君。这可真是，即使是我很久没见过你了呢。还以为你肯定是在小巷中被刺身亡了。真是令人吃惊啊。”

“不许简称‘啊啦，阿良良木君’。要是谁的手法的话，应该是八九寺的吧，那个。”

“被八九寺小姐刺杀的？”

“没被刺杀。那家伙只不过是刺中了我的内心。我要是在小巷中被刺杀的话，犯人是你这家伙吧。在那种情况下为了留下死亡留言，我准备将你的名字用五层暗号加密。”

“那还真是麻烦。为了避免留下死亡留言，在杀死阿良良木君之前，不先把手指全部切掉可不行。”

“那就变成犯人给世人的留言了。对我来说你这家伙还没在商业志上出道才令人吃惊呢。战场原黑仪应该是非常适合低俗杂志²的人才吧。”

“请使用凹版印刷。”

“那似乎会变成猎奇写真吧。”

“不过，嘛，既然莉丝佳小姐和创贵君³都能在商业志上活跃，那我应该也不会被下禁制令吧。”

“都搬出那对组合了，那也能说明很多问题了呢。我以前也和小莉丝佳结成过组合⁴，然而却造就了一部问题作品呢。”

“那明明是阿良良木君的责任吧。”

“有罪的是我的弱小，还是小莉丝佳的可爱呢。”

“你的出生就是罪哟。是重罪哟。啊，这个重罪的说法是伏笔。”

“真是令人讨厌的预告。”

“对对，说起莉丝佳小姐，最近《别册少年 Magazine》2022 年 2 月号上刊登的第 10 话中，有她说着‘胸部变胖了’而感到苦恼的可爱模样。”

“阅读量还真大啊。”

“我也一直在节食哟。和阿良良木君不同，没办法将赘肉扯下或者切掉呢。”

“我并没有制作那种猎奇写真用的素材。”

“因为节食是和阿良良木君的战斗。”

¹ 原文为「あら々木」。

² 原文为「カストリ雑誌」，二战后，日本出版行业自由化的产物，通常采用劣质纸张，以内容色情和猎奇为特色。「カストリ」直译为劣质烈酒，只需三次饮酒便会使人喝醉，以此比喻这类杂志难以发行超过三期。

³ 西尾维新所著《新本格魔法少女莉丝佳》系列小说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⁴ 参见《混物语》收录的短篇，《莉丝佳・血》。

“不是和自己的战斗吗。”

“因为我原本并不讨厌运动，所以节食本身并没有那么痛苦。但是，像阿良良木君一样在富裕之家出生的人能漂亮地维持苗条的体型这种事情，让我感到相当的丰满，不对，相当的不满。”

“富裕之家出生的人什么的。”

“失礼了，应该是半人呢。”

“那种说法是不是更加失礼了啊。”

“那应该是废人？”

“真的，够了吧。”

“不过，我虽然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吃东西哟。就和最近在《别册少年 Magazine》2022 年 2 月号上刊登的第 10 话初次登场的系小姐⁵一样。”

“你是来剧透的吗？你这家伙不是魔法少女而是违法少女吧。”

“谁是违法少女啊。我可没有犯法哟，在各个方面都没有。”

“各个方面吗。”

“不过你看，我不是很清贫吗？”

“虽然是不错的说法，但我大概没办法吐槽。因为我是在富裕之家出生的废人。”

“在海外，也有清贫的人更容易长胖这样无可救药的统计结果哟。都让我想要掀起革命了呢。重点在于，因为节食是需要每天积累的过程，为了避免反弹，每天测量并记录体重是基本哟。怎么说呢，要做成图。”

“图啊。”

“虽然说是图，不过可不是二木小姐撰稿的《东西图刊》⁶哟？”

“企图靠数学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现役高中生真的会搞错这种东西吗。突然说起二木小姐让我完全搞不懂啊。那个二木小姐。”

“虽然海原老师的变化经常被人提及，但我对二木小姐的变化也很关注呢。对她作为栗田小姐的竞争者崭露头角的身姿的共鸣，都到了希望用统计图记录下来的程度。她黑化的魅力真是让我难以抵抗。”

“当时还不存在吧，黑化这种说法。的确，你这家伙好像是很喜欢吃东西呢。还把海原雄山自然地称作老师。”

“刚才是在说《东西图刊》的话题吗。”

“不是。是折线图的话题。是折线图吧？如果是节食过程的记录的话。”

“是的。不是在进行阿良良木君的好感度问卷调查时制作的饼图。”

“还有那种图吗。似乎不太能圆满收场呢。想看，又不想看……”

“喜欢，2%。讨厌，2%。无所谓，96%。其他，无。”

⁵ 系的魔法是在全身上长出 512 张嘴，一旦发动魔法便会产生难以抑制的食欲。

⁶ 二木小姐（二木丸子）是日本漫画《美味大挑战》中的女配角，担任东西新闻社旗下杂志《东西图刊》的记者。后文中的海原老师和栗田小姐均为该漫画的登场人物。海原老师（海原雄山）是主角的父亲，而栗田小姐（栗田优子）是主角的妻子。

“完全不想看！至少是 96%的讨厌，对于那种图！”

“是啊。虽然我也投了一票呢。”

“哪个选项？我似乎还记得你说了‘其他，无’。”

“保持适当的运动和饮食管理，当然就能变得健康，可是从某处开始，折线图就变得不会折了呢。变成了一条直线。就像心电图一样。”

“这比喻，心脏是停跳了吧。不会是饿死了吧。是停滞期⁷吗？”

“不是停滞期，是取得平衡了呢。总之，那应该就是最佳饮食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维持最佳饮食，就是节食的终点了吧。”

“但是，比如说，如果阿良良木君的最佳偏差值是 50 的话，那达到那个值就能满足了吗？”

“谁的最佳偏差值是 50 啊。别说得好像是努力帮助相爱的恋人，终于使其达到了正常人水平一样。”

“我的最佳体重是五十千克这种事情，实在无法接受啊。好像被限制了饮食一样。”

“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体重啊。”

“必须隐藏体重的性别歧视让女性苦恼到何等境地，在成了当事人之后才能注意到哟。要说的话，把作为自己的一部分的体重数值，看作‘不隐藏不行的东西’，总之就是‘不行的东西’而禁忌化，这种事情应该会大幅降低自我肯定感吧。你看，因为我的自我意识高，体重也会高吧。”

“别混合着自虐的说法啊。是混合图吗。数值升降很剧烈啊。也别给肯定感分个高下。本来你这家伙身高就比较高，那体重不也会高吗？”

“但是明确公布体重的话，不就是想被夸苗条吗。”

“还没从旧社会的束缚中完全挣脱出来啊。”

“这样的话，我不由得开始怀念被重蟹夹住，体重只有五千克的时候了。体重只有如今的十分之一的那时候。折线图不就会急遽转折了吗。”

“从横向几乎以直角转折啊。”

“想要再一次许愿呢。向螃蟹先生。”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⁸。冷静一下啊。不会让那么轻率的情节发生的吧，你这家伙的重蟹。当时真是非常沉重，虽然沉重这一表达方式有些不妥。想起来吧，因为只有五千克，为了隐藏这一体重，完全无法和同学进行任何交流，寂寞度过的两年时光。”

“那些寂寞的记忆，要是作为现在想来也弥足珍贵的记忆，献给重蟹的话，就能方便地无需节食了吗。”

“虽然由随意利用吸血鬼体质的我来说不太合适，不过别开玩笑。螃蟹也

⁷ 停滞期：又称平台期，指在减肥过程中，体重经过初期的快速下降阶段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的状态。

⁸ 原文为谚语「喉元過ぎれば見事に熱さを忘れる」，直译为“吞下去就完全忘了烫”，所以后文阿良良木才让战场原冷一冷。

会惊讶得口吐白沫地倒下哦。”

“真想变成能自由控制体重的魔法少女啊。”

“那是从缓解顾客自卑的产业中诞生的魔法少女吧。”

“阿良良木君是被忍小姐吸血而获得了不死之力，我是被螃蟹夹住而减轻了体重哟。通过螃蟹专用的夹子。”

“螃蟹专用的夹子的话，螃蟹应该是被夹的那一方吧。”

“真想要呢。重蟹的质量剥夺能力。”

“说得很帅气嘛。把体重说成质量。”

“什么啊。明明都没法说明重量和质量的差别。”

“虽然想说那种程度还是办得到的，不过要问是否能向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说明的话，果然还是有些微妙呢。似乎容易被从制高点⁹鄙视呢。”

“哈？你想说我的质量和山一样吗？你说的是堆积如山？”

“被害妄想可不好¹⁰。”

“通过重蟹的思想剥夺能力，让我忘记自己的体重如何。”

“别开始熟练使用啊。思想剥夺能力？可怕……最初登场的怪异说不定才是最强大的。我的话可没法和它战斗两年。”

“正确的说法是记忆剥夺能力吗。”

“那也很恐怖啊……不过，你这家伙就算获得了质量剥夺能力，在重蟹的事件中，虽然体重变化了，但体型也完全没变不是吗？就算剥夺了记忆，大脑也不会被剥夺吧。”

“哎呀。那的确是个盲点。确实，如果能获得羽川小姐的三围的话，无论体重会变得多重也完全没问题呢。”

“别随便把羽川的体重说得好像很重一样啊。”

“这是女子间的战斗，简称女子会¹¹。”

“所以说不要简称啊。你这家伙不会黑化了吧。要是想要改善体型的话，我听说比折线图更加一目了然的方法是每天拍摄全身的写真并对比变化。”

“原来如此。确实应该叫黑仪图呢。原来伏笔不是重罪，而是之前提到的《东西图刊》啊。”

“《东西图刊》是你这家伙因为兴趣提起的。嘛，是啊，要是羽川对自己的体型很在意的话，为了提高她的自我肯定感，不才的我就勉为其难去泳装凹版摄影班进修一下吧。”

“这样的话，就让你刊登在《黑仪图刊》上吧。”

“刊登比基尼羽川吗？”

“别说得像黑羽川一样。确定要刊登的不是被折线图的锐利部分所刺杀的阿

⁹ 原文为“mount”的片假名转写「マウント」。

¹⁰ 此处的形容词为「やばやば」(YABAYABA)，而前文“堆积如山”的原文为「やまやま」(YAMAYAMA)。

¹¹ 原文分别为「女子の戦い」和「女子会」，发音分别为“JOSHINOTATAKAI”和“JOSHIKAI”。

良良木君的小巷猎奇写真吗。要回收的不是伏笔而是尸袋。”

“让船倾覆的溢出的仪节¹²。”

“作为死亡留言的完成度还真低。”

“死后还被说这种话，比起心电图，我的心都要变成折线图¹³了啊。”

¹² 原文为「船底を背とする浸々の義」。「船底を背とする」，“船底变为背”，对应“船上为腹”，「船上が腹」，其发音“SENJOUAHARA”与「戦場ヶ原」之发音相同；而「浸々の義」发音为

“HITAHITANOI”，其中包含「ひたぎ」之发音“HITAGI”。

¹³ 原文为「心が折れ線になる」，直译为“心变成折线图”，而日语中「心が折れる」意为伤心欲绝。

骏河・篮子

“我尊敬的阿良良木学长，虽然问出这种问题对伟大的您来说或许很失礼，不过，我尊敬的阿良良木学长是否了解篮球这一运动名称的由来呢？”

某一天，我与尊敬的神原学妹，在放学后的体育馆中愉快地享受篮球 1V1 比赛时，受到了这样的询问——顺便一提，说是比赛，不过神原是被绷带缠绕的左手背在身后，只用右手控球，而相对地，我则是刚在昨晚被忍吸了血，将吸血鬼体质提高到了在还能维持人类身份的前提下的最高水平，就是这样的让分赛。无论是人还是吸血鬼，更进一步的让分都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让分赛。虽然即使是我也认为，将这称为比赛或者战斗有些可笑，但很遗憾，这的确是场不错的比赛。

“篮球的由来……好像听说过啊。是羽川教给我的吗？我大部分知识的由来都是那个班长中的班长呢。”

“羽川学姐的负担真重啊。”

“想起来了，因为以前篮球的投掷目标就是篮子吧？虽然长得跟桶一样，不过总之这项运动的起源就是向其中投入球，所以取名为篮球，basketball 吧。”

最初的时候，每次投球命中后都得把球从篮中取出，十分麻烦的样子……因此就像船幽灵的水瓢¹一样，人们将篮子的底去除，使球可以直接落下。再之后好像才演变为如今的使用篮网的形态？

“正是如此。不愧是阿良良木学长。提出船幽灵的水瓢的类比，真是博学呢。”

“嘛，以防万一我得说明这只是怪谈一类的东西。”

“已经从羽川学姐那儿毕业了。”

“可怕。竟然想让我从羽川那儿毕业。”

因为神原和羽川之间没什么接触，所以她才不了解羽川的重要性吗。

“虽然说了重要这个词，不过我可不是在说羽川的胸部的重量哦。”

“要不还是从羽川学姐那儿退学吧？”

“这样的话我会再次入学的。入学的入，可以写成牛乳的乳²。”

“通过引用有益于健康的牛乳来装作自己并没有说出多么离谱的话语一样，真是高等级的技巧啊。真想学。”

真是理解迅速的学妹。

不过被学去了也很令人困扰啊

“对了。经常有轿夫不会坐轿子³的说法呢。”

“虽然好像说了什么漂亮的话，不过不就只是毫无逻辑地，说出了想到的惯

¹ 船幽灵是日本传说中遭遇海难的死者的亡灵，会向船上的船员借水瓢。若是借给它们无底的水瓢，它们便会自行消失；若是借给了它们完整的水瓢，它们便会用该水瓢向船中舀水使其沉没。

² 日语中「入」和「乳」同音，均为“NYUU”。

³ 原文为谚语「駕籠かきに駕籠に乗らず」，比喻作为工作的技术只会为他人而不是自己使用。

用句而已吗？”

虽然我尝试表现得更令人尊重，不过还真是完全暴露了。甚至想要令人尊重的想法本身说不定都暴露了。

那么，篮球怎么了吗？既然预先就知道答案的样子，那大概从现在开始才是正题吧。

“嗯。不对，正如阿良良木学长所说，曾经是篮子，之后变成了筒子一样的东西，如今不是变成了篮框以及吊在下面的篮网吗。感觉不错呢。如果还是篮子，要是我决定现在开始扣篮的话，说不定篮箍会飞出去变得粉碎的。”

“我正在和徒手就拥有如此破坏力的女生享受 1V1 吗？”

单手就能扣篮也很令人震惊。

左手就算了，右手也……这是怎样的握力啊。

“另一方面，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现在这样难道不是已经不算篮球了吗？”
哎呀。

我还没思考到那么远。

尽管事实上我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从羽川那儿听来的，不过篮球的由来我的确和前面所说的一样是知道的——然而，我并没有进行过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的确，去除篮子的底之类的事情姑且不论，篮框和篮网的话，已经完全没有篮子的影子了吧。没有人会在看到这种东西后想到篮子。

哪里像篮球啊。不是网球⁴吗？

“虽说运动的规则会随时代变迁，但要是根本的地方都改变了的话，那似乎就关系到运动的同一性了……就像对于《咔嚓咔嚓山》⁵，会有人说‘狸猫被火烧很可怜，还是住手吧’的话一样吧。”

虽然我想再次作出像船幽灵一样精妙的比喻，但却只是举出了童话。嘛，要说的话，《咔嚓咔嚓山》也类似于怪谈吧。

狸猫和兔子都很恐怖啊。

“因为名字已经完全确定了，如今大概也没法再更改，但反过来说，在投掷目标由篮子变成网的时候，难道谁都没有感到疑惑吗，我是这么想的。”

“嗯。只不过，野球⁶的话，如今似乎也不是在‘野’上进行的了。场地都是整備好的。专业比赛还会在圆顶体育场之类的地方举行，不只地面，甚至空气都是严格控制的。虽然 soccer 叫做足球，但如今也是离不开智力和战略的竞技，是比起足来说，头脑的使用更加重要的运动。”

“头球吗？”

看来是没使用头脑的回话。

⁴ 原文为「網球」。事实上日语中不存在这个词，而是用“tennis”的片假名转写「テニス」表示中文的网球。不过，确实存在名为“netball”的运动，日语名为「ネットボール」，中文名为“篮网球”。该运动与篮球相似，同样通过将球投入对方的篮框来得分，不过篮筐背后并不存在篮板。

⁵ 《咔嚓咔嚓山》：日本民间童话，讲述狸猫杀害了老婆婆后，兔子为老爷爷报仇，杀死狸猫的故事。

⁶ 日语中的「野球」即棒球。

神原虽然脚力很强，但似乎极度缺乏足球的经验。

不过，年幼时使用头球的话，会对大脑造成负面影响，好像也有这样的研究。长期使用头球，可能会导致慢性创伤性脑病变⁷……这样的话，将足球改名为头球并不合理。

“虽说是羊羹⁸，但如今也没有使用羊肉，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吧，阿良良木学长。”

“欸？羊羹以前是羊肉做的吗？”

学妹才是博学的一方。

的确，既然写作羊的羹……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羹是什么的问题。唔，看来是在吹脍⁹啊。

“脍……是鲙鱼¹⁰的什么东西吗？”

“鲙鱼也能做出脍来¹¹。”

这个学妹不会否定学长说的话。

“说起来，比起大熊猫，好像小熊猫其实是更早被发现的。然后被发现的大熊猫影响力太强，导致如今说起熊猫的话，指的完全就是大熊猫。”

“那也是来自羽川学姐的知识吗？”

“不，这是来自八九寺的。”

对我来说像熊猫一样具有吸引力的那个五年级小学生也很博学。

“不过，根据我并非由于手癖¹²而是由于口癖的，‘不是网球吗’的吐槽而将篮球改名为 netball 的话是不是太轻率了呢。这样的话足球、冰球、手球和棍网球¹³都应该叫 netball 了。”

到棍网球的地步，连棍都带网了。

“顺便一提，在中文里网球指的是 tennis。”

“那指的到底是哪个网呢。是球拍的网，还是场地中拉的网呢。”

如果要将“篮球”改成更合适的名字的话，到底应该叫什么呢？篮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运球？传球？投篮？

“因为篮子被简化的网代替了，那么就叫简易篮球怎么样，阿良良木学长。”

“参与人数应该会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吧……从宏观角度看来，篮子在构造上也是某种植物编成的网，所以把网称为篮子或许也不算错呢。”

“请别误解了，阿良良木学长。我并不是想要主张为了篮球运动的正当性，

⁷ 慢性创伤性脑病变：头部长期频繁受到剧烈冲击并受到脑震荡等损伤，造成的脑病变，症状包括记忆力低下、强迫性行为、抑郁症等等。

⁸ 羊羹：一种日式点心，一般为红豆馅。羊羹在日本非常有名，为一般日本人品茶时常备的甜点之一。

⁹ 化用自俗语「羹に懲りて脍を吹く」。被热汤烫到后，即使是冷的脍（生鱼片）也要吹一下。比喻经历了之前的失败后，在之后的行为中作出了超出必要限度的反应。与成语“惩羹吹齏”同义。

¹⁰ 日语中「脍」和「鲙」的发音分别为“NAMASU”和“NAMAZU”。

¹¹ 为了避免寄生虫感染，脍一般是用海鱼制作的，而鲙鱼是淡水鱼。

¹² 日语中「手癖」（使用「手癖が悪い」的固定搭配时）有形容男性滥情的含义。

¹³ 棍网球：一种使用顶端具有网状袋子的长棍作为持球工具的团队球类运动，起源于北美原住民部落，现代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

应该把篮框换回篮子。”

“嗯，那样强硬且严格的主张，即使是我也会觉得困扰哦。我并没有实行这种改革的权力。”

“只是，明明本质已经改变了，却只有名字残留了下来，这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呢。这是我随意发散思维的时候想的事情。在昨天。”

昨天才想到的吗。

先自己整理得更好一些再拿来讨论啊。这种似乎很深奥的对话……要是过度思考的话，似乎也会陷入深奥中无法自拔。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这么说来，作为怪异杀手的传说中的吸血鬼，甚至连那名字都失去了。

名字即实体。

忍野的话会这么说吧。

就像将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改名为忍野忍，将变成猫的羽川翼命名为黑羽川的也是那家伙——通过名字束缚。

如同用网捕获一样五花大绑。

“不过，嘛，人类的话，并不见得会按照亲人倾注了心愿而赋予的名字所预示的样子被养大哦。虽然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但如今的历，只是忘记翻页的calendar罢了。”

“过于自虐了吧，即使是我尊敬的阿良良木学长。”

“说到这里，骏河真是个好名字啊。真希望能和我的历交换。两个都是男女都能用的名字，干脆就交换吧。阿良良木骏河和神原历。”

“不会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在向我求婚吧？本质毫无变化的话，只是替换名字也没有意义呢——即使如此，阿良良木学长要求的话，不管是名字还是身体我都会毫无保留地露出的。”

这么说着，神原不是单手扣篮，而是以后仰跳投的姿态，不过是以单手，投出了三分球——球描绘出了漂亮的抛物线，在篮框上反弹过后成功入网，让篮网摇动了起来。

……啊嘞？

说不定，只要有篮框，篮网也不是必需的？

不只是规则和本质，甚至连名字也会变迁。

无法穿透的网并不存在。即使是安全网¹⁴也一样。

¹⁴ 原文为“safety net”的片假名转写「セーフティーネット」，意为社会保障制度。

抚子・恐龙

“历哥哥。抚子的历哥哥，是无所不知的吧？那希望能告诉抚子，恐龙真的是因为陨石撞击灭绝的吗？”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啊，我只知道我知道的事情。是呢，根据我有限的全知，关于恐龙的灭绝，基本上就是这种说法吧。不过，因为我也不可能亲眼见过，所以没办法完全确定……”

这次要试着问问忍吗。

即使是那家伙也不可能从白垩纪活到现在吧。

“这样啊，不愧是历哥哥，真是博学啊。不过，那还真是不幸呢。恐龙先生们真可怜。遭遇了那样低概率的灾难……”

“嗯？”

什么啊，感觉对话没能配合上。就好像是我在歌颂春天时，落下了巨大的陨石，要说的不幸的话的确是不幸的极致了……然而言语中的含义真的没有出现偏差吗？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会思考这种事情的吧，历哥哥。从宇宙中落下的陨石，会直接砸中自己的头之类的。”

“你觉得陨石是直接砸中了恐龙的头吗，千石小姐！？ ”

“也可能是心脏。……恐龙也是有的吧，心脏？”

恐龙学的研究也是日新月异，好像恐龙也变得可能长有羽毛、或是能弓起背部了，不过心脏的存在性应该一直以来都没有变化吧……但是，那心脏被宇宙中飞来的陨石贯穿之类的学说，还真是空前绝后。

“从天文学上讲概率也过低了吧。无数的陨石，同时直接命中地球上所有的恐龙，从而使其灭亡什么的。机枪扫射吗？”

“嗯。所以说很不幸啊。”

“不幸都不足以解释吧。”

“嗯……”

难道刚才的发言不是落下吗？

那可是绝对不能发生的状况，那我就再努力点，扩展下话题……鹰，或者是雕，把捕获的乌龟从空中扔下，直接击中了诗人的天灵盖并致其死亡¹，这个故事是从羽川那儿听来的……先不管白垩纪，即使是现代，大部分的陨石都会被大气层燃烧殆尽，不过既然陨石在持续朝着地球坠落，就算不是恐龙而是人类，被陨石直接击中而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可是，历哥哥。要是陨石没有直接击中恐龙的话，为什么恐龙会灭亡呢？”

¹ 关于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传说。

“那个，因为是极为巨大的陨石，撞击时激起了大量的粉尘，覆盖了大气层，遮蔽了阳光，导致了冰河期²的降临……？”

虽然并非无所不知的历哥哥的知识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应该的确就是这样的说法。

“爬行动物由于不耐寒而衰退，之后就迎来了哺乳动物的时代，是这样吧？”

“那些哺乳动物如今正在为全球变暖而苦恼，还真是不安定呢。如果再次有巨大陨石撞击过来的话，全球变暖就能解决了吧？”

那时人类也会灭亡。

真冷啊。

“那到底哪边比较好呢。”

“什么？全球变暖？变冷？”

“不是的。陨石落下的时候，是落在遥远的某处比较好，还是直接命中自己的头部比较好。”

“那应该是落在遥远的某处比较好吧。啊，不，我并不是说落在不知道的地方或者命中不认识的人就无所谓，而是指落在荒无人烟的野外或者海上比较好。”

“但是，即使只是落在那种所有生命都已消逝的地方，最终人类还是会灭亡不是吗。”

“是啊。如果是巨大陨石的话就会如此。”

先不管现实中是否存在所有生命都已消逝的地方，最终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会变成那样。如同大片里拍摄的一样，不只是人类，所有的生命都会灭绝。根据巨大陨石的大小，甚至可以想象地球变为无数月亮的可能性。

“所以说，极小陨石直接命中自己头部与人类灭绝不是相同的吗？”

“嗯……”

要说相同的确是相同的样子，就算说相同好像也不太一样……自己一个人遭遇不幸而死去，与人类全体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完全不同的，但想表达的含意确实传达出来了。

自己若是死去了，对世界的观察，对周围的认识都变得不可能了，既然如此对个人而言，这与世界毁灭也没多大区别。当然这完全是对个人而言……但正因为如此，巨大陨石坠落在远处，与极小陨石直接命中天灵盖，对当事人来说才是等价的。

“只是，现实中，巨大陨石坠落在远处的概率更高呢。”

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天大的好事”或是“了不得的坏事”在不知道的某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话，传播到我所在之处的，只是余波一样的东西。

冲击波、飞扬的粉尘，然后日光被遮蔽……南极冰川融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海底板块间的挤压导致的大地震。

² 原文如此，但一般而言冰河期并不包括恐龙灭绝的时代。

不限于自然现象，在某处由某人制订的规则，或是在某处由某人打破的规则，也会轻易威胁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非是特意要使我的生活破灭，只是由于像陨石撞击之类的历史事件……世界在不知道的地方开始毁灭。陨石直接命中头部这样历史性的、天文学的毁灭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是呢。抚子被蛇缠身的事情，要说余波的话的确是余波呢。大规模诈骗事件的余波。”

“唔。对我来说，不管是地狱般的春假，还是噩梦般的黄金周，都很难说是直接命中我的天灵盖的物语。”

在遥远的过去开始。

在遥远的过去终结。

在远方眺望的阿良良木历，除了眺望以外什么都办不到，然后只能切实地灭绝。

“是这样吗？历哥哥不也好好活到了现在吗。托历哥哥的福，抚子也像这样，避免灭绝活了下来。”

“唔。变成了这样的情况吗？嘛，事实上恐龙也没有灭绝，而是变成鸟残存了下来呢。”

生命是很顽强的。

如蛇一般。如吸血鬼一般。

如人类一般。

“等等，历哥哥。鸟，是恐龙的子孙吗？”

“类似哦。是从空中把乌龟扔下的一方。因为是恐龙为了在冰河期生存下来，反复进化的结果，所以并不是简单的直系血亲的关系吧。”

“这样啊。总之就是姻亲呢。”

“不是。完全不对哦。”

“不，因为是恐龙所以是 dinosaur³哟。”

³ 上文“完全不对”的原文为「台無し」，本意为“（变得）完全派不上用场”，假如将其视作动词连用形「だいなし」，意志形便是「だいなそう」，即抚子在原文中的用词，“dinosaur”的片假名转写「ダイナソー」。

翼・架子

“阿良良木君，我们两人都十八岁了¹，已经是成人的年龄了吧。”

“欸……？”

是这样吗？成人？喂喂，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人的，我们？明明还感觉是高中三年级的小屁孩、纯真的少男少女……

“羽川，以防万一我有个问题。希望你完全把这当作是假设，不过，诱拐小学五年级的迷路小孩，对成人来说是犯罪吗？”

“即使是对未成年人来说也是犯罪哟。重罪哟。”

“是吗……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知道我知道的。”

请阿良良木君知耻。

被这么说了。

要求真严格啊。

嘛，我和羽川同年却有着云泥之别，从这一点就能比洞若观火还明显地看出，年龄什么的不过是基准而已。不，甚至无法成为基准。说起来，要问五百岁的忍是否勤勤恳恳地积累了五百年的智慧的话，答案是完全没那回事。如今那家伙只是幼女。

积累下来的不是智慧，而是耻辱之类的吧。

“就是那里哟，阿良良木君。”

“？那里，是哪里？对我的好感度吗？”

“不是。对阿良良木君的好感度还没探底呢。”

“我为什么还没去死²啊。”

“有意思……就算不及刃下心小姐的五百岁，我们也活了十八年了，不也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东西了吗。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无论是不是耻辱。先不管是不是大人，或者是不是成人，只要一直活着，无论是好是坏，是充满奇遇还是碌碌一生，都会形成名为自我的存在吧？”

还问我“会形成吧”，就算征求我的同意……要是真的形成了自我的存在这样夸张的概念，我也不会成为吸血鬼了吧。

正是由于缺乏自我，我才创造了如今的自我。

原本羽川所说的自我到底是什么？

班长中的班长，吗？一丝不苟的优等生吗，年级第一的才女吗，还是被猫魅惑的少女，黑羽川——吗。

¹ 2022年4月1日起，日本的成人年龄由20岁下调为18岁。本文发表于2022年11月17日。

² 本段的原文为「死に損ねる」，其中「損ねる」的发音为“SOKONERU”；前文“底”的原文为「底値」（SOKONE），而“那里”则是「そこ」（SOKO）。

“嗯。嗯嗯。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大人不会理解的’、‘大人真狡猾’之类的意见，果然只有‘孩子’才能表达，——自我在积累了年龄和经验，变成‘大人’后，这样的批判精神，就算作为自我批评也没法成立了，也有这样的侧面吧？”

“是因为很容易预见到‘你这家伙不也是这样吗’，‘你这家伙不就是这样吗’，以及‘你这家伙不准说’、‘唯独不想被你这家伙说’之类的，让人完全无法反驳的驳斥吗。即使还处于自我形成的中途的，不成熟的‘孩子’，只是想要对已完成的‘大人’表达不平和不满足——”

电影评论家正是因为不拍电影才有评论电影的资格，就是这样的道理。在体育界，要是不懂这项运动就不许在观众席上加油或者喝倒彩的话，果然设置的门槛还是太高了吧。

进一步解释的话，对于电影评论家所收到的“先拍了电影再来评论吧”这样的言论，正是由于留言者不是电影评论家，才能这样说。而对被这样说的一方而言，反而是意料之中。

“是的是的。虽然我并不是在说孩子是纯洁无瑕的，但尽管如此，和大人比起来，他们积累的失误和失败，绝对数量上肯定要更少。正因如此，才能对经历了漫长的，充满耻辱的人生大人们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有这样的论断。”

充满耻辱的人生。

应该说作为人类的失格吗，还是作为鬼或者怪异呢——不，最终这还是人类的话题。

人类的物语。

然而对孩子们以“太年轻了，总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之类的话进行教育，感觉也有什么不对……决定性的不对。虽然我是大人，但也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

“稍早之前的话，还能够毫无畏惧毫不动摇地，凭感觉就语出惊人引起世间的注意，然而一旦将成熟后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相对照，便会由于羞耻感而变得无法做到。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这么说的资格而踌躇不前。活得越久，积累的人生经验越多——积累的耻辱越多，这样的倾向就越强。这么说的话，不趁着年轻时虚张声势，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之后应该会后悔吧。”

“虽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

不对，羽川所说的话，我明白的大概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吧。只不过是模仿并汲取了表面的易于接受的部分，就好像仅仅舀起了杯中清澈的上层液体，凭借如此肤浅的理解，来应和这高深的论题而已——然而，这不就是羽川期望的“由于纯洁无瑕而产生的批判精神”吗。

由于纯白而产生的。

原本，羽川就不会说着“因为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并接以暧昧的沉默，而是以“我这种人都能办到，那么大家当然都能办到”这种话，对周围的人明确提出无理的要求。她就是这样缺乏自觉的天才。任命落魄的我为副班长，阻

止我自暴自弃的自杀行为——我这样的人都能活下去，所以阿良良木君也一定能活下去，春假的时候，羽川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吧？

能严厉批评那样的天才性，毫无疑问是因为我并非天才而是愚者……然而，即使如此，要是天才对我保持沉默，我也会困扰。非常困扰。

“唯有积累了耻辱的大人才能发表的意见，果然也是有的。正因如此，公民只有在达到一定的年龄后，不管是二十岁还是十八岁，才被赋予选举权吧……但并不是‘因为大人比较聪明’或者‘因为这时候人的三观差不多定型了’而被赋予选举权，而是‘差不多已经明白，不管是世界还是大人，还有自我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概念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被问了这样的问题吧？”

正因为我曾经是吸血鬼。

才能对被猫魅惑的羽川说些什么。

对被螃蟹夹住的少女。对被蜗牛迷惑的少女。

对向猿猴许愿的少女。对被蛇缠身的少女。

对化为幼女的吸血鬼。

有能说的话，有想说的话。

“唔。那也是呢。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话就没办法讨论战争的经历。但是不会被人怒斥‘明明把自己的事情搁置不管³，说什么装模作样的话’吗？”

“的确，我这样的少女诱拐狂魔要讨论诱拐未成年人的犯罪的话，就好像战犯在讨论战争的经历一样，感觉不太合适。”

“这不是承认了自己是少女诱拐狂魔吗。”

“但是，我觉得把自己的事情束之高阁再加入讨论，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正因为不是帅气的大人，即使不能成为教师，也能成为反面教材。”

从失败中学习的前辈的回忆录果然有些沉重，不过，老婆婆的智慧袋也是这样缝制出来的。如果不说“你也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而是说“你可别变成这样啊”的话，也是没问题的。

对最近的年轻人。

“别束之高阁。要是预定总有一天会清算⁴的话，那或许也是可以的呢。即使喜欢没用的男生，也不是不能提醒别的喜欢那种男生的女生。”

对羽川来说还真是奇妙的通俗比喻。

对于那样的女生，无论需要暂时搁置什么事情，都应该提醒她而不能搁置不管⁵——不对，没用的男生什么的，纯洁无瑕的我本来就不会轻易放过呢。

纯洁无瑕的我，并未像此时的羽川一样，将那些供奉起来束之高阁。为了注意到被收纳在谁也看不见的架子深处的某物，我还保持着孩子的模样。

³ 原文为「棚上げ」，本意为放在架子上，引申为把未解决的问题一时放着不管。下文的“束之高阁”原文亦为此表达。

⁴ 原文为「棚卸し」，本意为从架子上卸货清点，引申为——数落其他事物的缺点。

⁵ 原文为「棚晒し」，本意为架子上的货物一直卖不掉，引申为把未解决的问题永远搁置。

忍・名字

“忍，话说你的名字，忍野忍，是忍野那家伙取的呢。”

“唔。那个夏威夷衫小子，似乎是为了封印我这样强大而伟大的，即使在败北后也对人类造成威胁的存在，英勇地使出了这一招呢。咔咔。”

金发少女不知为何装模作样地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如果那是真的，明明强大而伟大的力量，都被彻底替换成贫弱和孱弱了……从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到忍野忍……

“顺带一提，备选的名字好像还有忍野^{OSHINO}お志乃。”

“你这家伙的名字是靠谐音梗决定的吗？”

是在酒席上决定的？

虽然不知道忍野喝不喝酒。

“不。是专家为了拯救世界，使尽浑身解数，绞尽脑汁的成果。吾意外地中意，汝要是侮辱这个名字的话，吾会咬断汝大腿上的动脉，吾之主人。”

嘴上说着吾之主人，同时又想要杀掉我……装作瞄准腿部的样子，其实是切实地瞄准我的性命……嘛，不可拿对方的名字开玩笑，的确是与人相处时基本中的基本啊。

即使对方是怪异，是吸血鬼的残渣也一样——然而。

“简而言之你这家伙就是忍野的养女吧？”

“完全不对。不许把曾经在南极生活过的吾说得像南岛的哈梅哈梅哈大王¹的孩子一样。”

“我没把你说得像南岛的哈梅哈梅哈大王的孩子一样啊。”

相反，我在小时候曾经憧憬过呢……哈梅哈梅哈大王的孩子的校园生活。

“憧憬什么啊，汝大体上过的就是那样的生活吧。被猫袭击了就会迟到，被蛇咬了就会缺席²。”

“猫先不论，被蛇咬了的话就算不是我也会缺席哦。这么说来，那个大王治下的南岛，上面的居民名字全都是哈梅哈梅哈吧？”

“要生存了漫长时间的吾来说的话，像如今一样，充满个性的名字充满了世界的时代才罕见呢。曾经，名字这种东西都是相当随意地决定的。而且，通过名字将其存在封印的事情，也不仅限于怪异。”

嗯？

一瞬间不太明白这是在说什么，不对，的确，就算不能与将并非南岛之大王

¹ 《南岛的哈梅哈梅哈大王》：日语原名为「南の島のハメハメハ大王」，是1976年由伊藤皓作词，森田工一作曲的童谣。

² 在《南岛的哈梅哈梅哈大王》关于哈梅哈梅哈大王的孩子的描写中，有一句是“刮风了就会迟到，下雨了就会缺席”。

的怪异之王以忍野这个姓氏束缚并无力化这件事相提并论，我也是被束缚着的。

被爷爷取的历这一名，以及双亲处继承的阿良良木这一姓氏。

“嘛，关于这个不祥的姓氏，若是和八九寺结婚的话，马上就能改掉。明年我就是八九寺历了。”

“为什么在高中毕业的同时想要和五年级小学生结婚啊。也等对方毕业啊。另外，要是和那个迷路姑娘结婚的话，还不如和吾结婚。”

“不要。那不就变成忍野历了吗。”

“舍弃阿良良木的姓氏，是毫不动摇地确定了吗。”

“因为非常不祥啊。要是还得一直使用阿良良木这个姓氏的话，继承忍野的姓氏也不是不行。”

这么说来八九寺原本的名字也是不同的吧？双亲离婚的时候，从纲手真宵变成了八九寺真宵，好像是这样的……我注意到一件事。

因为相遇的时候——遭逢³的时候就是八九寺，就算说纲手也没什么感触，但是就当事人的感觉而言，哪一个才是作为身份的轴心呢？至少在生前理应是叫做纲手的时间更长……

“试着回忆一下的话，和妹妹们吵架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名叫历的缘故，害她们被取了火怜和月火这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名字。”

“吾认为这是很合理的抱怨。”

因为哥哥叫一郎，所以弟弟不得不叫次郎，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吗？

然而，我那两个妹妹现在正作为柊之木二中的火炎姐妹四处活动。作为正义的伙伴守护城镇的和平，姑且认为这样没问题，但是，这个组合的名字，显然来源于两人的名字中包含的“火”字不是吗。

应该不是特意选定然后贴标签造成的效果吧……但明显受到了命名的影响。

“想到这里，忍野随便给你取名字这件事，真是难以原谅的暴行啊。可以说是对养女的虐待。”

“不是养女。也不是随便取的名字。真是够了吧。”

让幼女生气了。

我明明是为了你好才说的……

“就像我想要舍弃阿良良木的姓氏到每晚都辗转反侧痛苦不堪一样，你也想摆脱忍野的姓氏吧？”

“并没有。名字什么的，只不过是记号而已。”

“虽然你这么说，但事实上受伤很深吧？被迫冠上退治了自己的专家的名字，为这份屈辱每天都苦不堪言吧？”

“胡乱推测吾的心情……该说是主人的温柔，还是多余的关心呢。”

“我明白的。因为我也是每次被称呼为阿良良木君的时候，啊，就痛感自己

³ “相遇”和“遭逢”在日语中分别为「会う」和「遭う」，均源自动词「合う」，发音均为“AU”，前者即指相遇，后者则指遭遇到不好的事物。

的人生处于双亲的支配之下呢。”

“别抱着比怪异还深重的黑暗啊。每次被女主角们称呼名字的时候，都会尝到如此的痛苦吗。”

“被称呼那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着‘把你们的名字送给我吧’。”

“可怕。”

“不是很好吗。羽川历。这名字让人感觉头脑很好吧？就像天才的神赐之子⁴一样。阿良良木历？连知性的碎片都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知性的碎片，是因为汝总是迟到缺席的学习态度的问题吧……”

“神原历。甚至能感觉到格调啊。仿佛要刷新世界纪录。千石历。不会让人想到作品大卖到引起社会现象的漫画家吗？”

“作品大卖到引起社会现象的漫画家？那个刘海姑娘的名字也比较奇怪吧。”

“嗯……其他看起来能改变我不祥的名字的人还有……”

“之前吾虽然气势十足地那么说了，不过，实在不想和为了改变名字而结婚的家伙结婚……感觉完全就像是为了逃离某个黑名单。”

“你也是这样吧。为了获得专家集团的无害认定，卧薪尝胆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忍野忍之名。”

“吾说了吾很中意这个名字。而且也说了这不过是个记号。另外汝忘记了重要的女主角。”

“是妹妹们吗？那我虽然也考虑了，不过就算和妹妹们结婚，名字也没法改变啊。”

“考虑这种事情本身就很可怕。”

“在印度好像有兄妹节这种，姐妹赠送礼物给兄弟的节日哦。为什么日本没有啊？”

“是因为有汝这种国民吧。真的忘了吗？”

“唔。并没有。是最为本命的战场原历吧？但是这名字有些太严肃了，无意中就留到了末尾⁵。这样的话我也想把名换成平假名来取得平衡。就像战场原こよみ。”

“换成平假名过后就像笔名一样了。汝的话，感觉不会大卖。”

“销量会突破百万部哦，战场原こよみ老师。不过正好，和我不同，战场原以父亲为豪。报上名字的时候甚至会说，我是战场原的女儿，战场原黑仪。”

“闻所未闻啊。”

重视父亲的姓氏的战场原，与认为父母的姓氏不祥的我。想想的话难道不是最佳伴侣吗。不只本命，甚至让人不禁感受到命运。

“汝是要从什么地方感受命运啊。”

“什么，不用担心，忍啊。我没有忘记你的事情。我变成战场原こよみの早

⁴ 原文为「申し子」，指祈求神灵后降生的孩子。

⁵ 原文为「トリ」，指日本传统演出中最后出场的人。

晨，就会把你的名字也改掉。”

“装作是温柔的主人，实际上却完全不尊重奴隶的意志啊。”

“战场原忍。怎么样。”

“就算问吾怎么样……这不就是重婚吗。不是说不和吾结婚吗。吾也不想和汝结婚。”

“所以说是养女哦。把你收为养女。我和战场原的养女。”

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忍一下子沉默了——我本来是想吐露心声，然而不会说了什么令人不开心的话吧？

“哇哇。那应该就是眷属吧。”

最终，忍望着远方，似乎感慨很深地，笑着如此说道——被夺走了名字，以名字封印的吸血鬼，要是认为与我在一起就能稍稍对这世界感到一丝留恋的话……很可惜，我并没有那样的名誉。

火怜·暴力

“哥哥，不想被殴打的话就给我回答。正义是什么呢？”

阿良良木火怜，我的大只妹妹，好听的说法是率直，难听的说法是单纯；更好听的说法是感性的天才，更难听的说法是善良的蠢货。

因此，这个问题，包括前半段“不想被殴打的话”在内，完全符合她的个性，然而另一方面，走到今天的她——作为梅之木二中的火炎姐妹的实战担当，还抱有这样的疑问，违和感实在是太强了。甚至比“感到违和”这一描述更加令人感到违和。

正义是什么？

作为正义的伙伴，这是决不能发出的疑问。相比之下“为什么不能杀人呢？”这个问题都要更加健全。

“怎么了，火怜妹妹。你终于也变成大人了吗。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买个生日蛋糕吧。六支蜡烛可以吧。”

“谁是六岁小孩啊。”

能理解这样迂回的讽刺这件事本身，也能认为是火怜长大成人的证明了——不过对我来说，比起正义是什么，“你这家伙是发生了什么吗”这个问题更值得在意啊。

“嗯。你看，不是有百人组手¹吗。”

“有吗？”

“自我上初中以来，每周都进行一次，如今终于达成了梦寐以求的全胜。”

全胜？就是百战百胜？

虽然我知道你这家伙是空手道达人，但是每周都进行这种修炼？

说不定，其实，要是那个地狱般的春假，发现四肢被强行夺走的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然后变成吸血鬼的不是我阿良良木历，而是这个大只妹妹的话，三名吸血鬼猎人之类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揍飞吧——甚至，即使要和怪异之王进行最终决战，或许都能有来有回吧。

我痛感让自己这样的杂鱼成为眷属，对姬丝秀忒来说还真是灾难。只能说可怜的吸血鬼真是缺乏识人的眼光。

虽然不是再说某个组合，不过要是火怜的话，至少能让地狱般的春假变成瓦尔哈拉般的春假吧——然而，我的愚妹此刻在说的似乎正是这样的事情。

“是的。胜过师傅以外的全员，我当初就是怎么想的哦。对我来说，想这种行为也是当时初次进行。”

“不只是思考，连想这种行为都没有过？”

¹ 百人组手：极真空手道的严酷修行之一，修行者需要独自连续对战一百名空手道家。通常百场对战花费的时间共为三至四小时。

“这样的强大，真的存在吗？想的是这个。”

目光如此笔直，却能问出这种问题……

把强大说得跟盲肠一样。

不过，或许就是这样。有钱人由于有钱，才能最终说出“金钱并不是一切”。就好像在优越的门第中出生的人，首次说出了“门第并不是一切。”……就好像获得高学历后终于对学历社会产生了疑问一样。

正因为成功战胜了百人，才能作出这种发言。

强大没有任何意义。

“不不，我也没说强大没有任何意义哟。是有意义的，一定。不过，我原本是讨厌被哥哥欺负才练就了数种奥义。明明只要变得比哥哥更加强大就好了。”

“还有这种契机吗……”

产生了难以遏制的罪恶感。

不过，嘛，不管契机是什么，由于那力量如今是为了正义而使用，可以说结果是好的……并没有产生暴力的连锁。

暴力唤起暴力的连锁。

胜者虽然自称正义，事实上却没有胜者的负的连锁。

要是火怜因为这种事情，向小只妹妹月火举起暴力之刃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

“真希望你能向那个飞扬跋扈的月火妹妹，使出两三发贯手啊。”

“Domestic Violence Punch!”

作为哥哥吃了一发贯手。

最近，对这种亲人间争斗的详细描写似乎也变得违反条例了。所以只能贯彻纯文学了。作为目标原本是直木赏²的年轻人还真是遗憾。

“总之就是这样。”

“总之就是怎样？”

“我为了阻止暴力而行使暴力。但结果不就只是暴力的连锁吗？”

“唔。”

原来如此。

用推理小说来说就是缺失的一环³。

“我原本以为变得越强，越能抑制恶，但事实上，恶的一方为了打倒我，又费尽心思反复修行。努力再努力，变得更加邪恶。明明之前还是不那么强大的小规模不良集团，却组成同盟，相互抱团，获取凶器，潜入地下，如今变成了危害波及其他城镇的一大势力……明明是为了打倒邪恶，不知怎么却感觉像是在锻造日本刀一样。越是敲打，越是变得危险。”

² 直木赏：《文艺春秋》的创办人菊池宽为纪念友人直木三十五，于1935年设立。其以已出版的通俗小说为颁奖对象，是日本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³ 缺失的一环：英文为“missing link”，源于进化论。原本指物种进化中尚未发现的过渡物种，后在推理小说中用来指代连续杀人案中，看似无关的被害人（或者说事件）之间尚未被发现的联系。

就像是妖刀一样啊。

火炎姐妹的火炎，变成了用于锻造的火炎，和之前的蜡烛数量不同，还真是直接的讽刺。不过，反过来看也很讽刺。火怜也是，作为正义的伙伴持续战斗，被恶所锻造。

是竞争催生发展这样的事情吗。

或者是战争。

“不要说那么难的话。”

“欸？不是这样吗？”

“我想说的是，要是没有我这样的正义的伙伴的话，恶的程度也还在可预知的范围内。既然如此，我所做的到底是什么？若是催生邪恶，使其成长的话，那种东西就不能称为正义了吧。”

“.....”

“回答我啊，哥哥。要是不想被殴打的话。哥哥是什么都知道的吧。”

我的妹妹，对我抱有和我对羽川相同级别的信赖……虽然感觉这一点正是愚妹身为愚妹的原因，不过对妹妹的依赖感到不快的兄长是不存在的。

“好啊，火怜妹妹。所谓正义便是真实。”

“要是说什么正义只由人数决定的话，我会把哥哥揍飞到宇宙尽头，把哥哥分量的正义从这世界上消去。”

“可怕。”

回答错误就会被杀的问题的话……不过，嘛，虽然不是因果关系，但可以说暴力是正义的附带产物，或者说正义与暴力是一体两面。

是正义与正解的差异吗。

要是为了正义而练成的技术变成了与恶相差不大的东西，这个单纯开朗的妹妹会产生迷惘也不是不能理解……老实说，我希望火怜能在更早的时候——战胜了五十人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能自己注意到已经很不错了。我都想赐予赞扬了。

“反对暴力这样的言辞，要是居高临下也是没错的。不管是审判还是刑罚，从别的观点来看，也可能是暴力的。既然具有强制力，那么也可以说是由暴力支撑的。既然如此，正义也能看作是持有力量者的傲慢。不过火怜妹妹，”

“怎么了，哥哥。”

“你这家伙的话可以更简单地考虑。正义就是保护弱者，再无其他。”

为了让弱小的人能在弱小的状态下存续下去。

这是只有强者能做到的事情。

“考虑正义，思索正义，陷入哲学当中时，发生弱者被欺侮的情况就令人困扰了。比起打倒百人，以守护百人为目标更好。比起打倒恶人，还是以帮助弱者自立为目标吧。”

这还是宏大的诡辩，或者说是基于弱者中不存在恶人这个大胆的假设，但是，

对于现在的火怜来说，这种面向中级者的正义更加合适。

我高一的时候，因为这个理论而受到挫折，经受了惨痛的失败，不过，要是火怜的前方也有这样的难关在等候的话，到时我还会出言相助的。

各种各样的人像那样给予了我帮助。

对暴力以谏言相助。

如果暴力会连锁，那么正义也会连锁。

就像负的连锁存在一样，正的连锁也一定存在。

月火・无尽

“话说，哥哥，漫画版《化物语》也像这样漂亮地堂堂完结了，物语系列到底会无限地持续完结到什么时候，在这关头让我们好好论证一下吧？”

“别说无限地持续完结。不对，什么都别说。”

我可爱的妹妹，美丽的化身，阿良良木月火，站在比 neta 更高一层的高度如此发言，让我从心底感到受够了——“可爱”和“美丽”什么的，我都不得不拼命对自己施加暗示才能说得出来。话说，像这样在漫画特装版 22 卷中附赠的短篇的盛大结尾中出场的不是战场原、羽川或者忍，而是你这家伙实在是过于令人意外了。

“哼哼。因为我是为了让物语完结而诞生的角色呢。”

“那是小扇。”

“我可不是完全在胡说八道哟。你看你看，毕竟，在原作小说《伪物语》的下卷《月火・凤凰》曾经也是可以让系列完结的。”

这么说来确实是这样。

原来如此，一不小心就忘了……这样的话的确，论证的余地说不定还是有的。采纳这个妹妹的提案虽然十分让人不爽，不过要是不留下记录的话，或许也就没法将判断的依据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了。

要留下什么呢？

“那个，原本甚至连物语系列这个名字都没有哦。《黑仪・螃蟹》是在《小说现代》的增刊《梅菲斯特》上，于 2005 年发表的，那时还不存在系列名……是连是否系列化都没有确定的短篇小说。”

“姑且是有所预见的吧？我和火怜姐姐的名字，也都是最初就出现了的。”

“那时的设定是双胞胎。”

“初期设定的残留吗。”

“本来的计划是先写战场原的故事，然后是黄金周羽川的故事，再之后是春假的忍故事，依次向过去回溯的故事结构，可是，实际上如读者所知的一样，之后的短篇其实是按照时间顺序进展的，八九寺和神原的故事。总之变成了《真宵・蜗牛》和《骏河・猴子》。到这里是一个节点。”

“《化物语》的上卷吗？为什么呢？”

“这时，连载的杂志《梅菲斯特》休刊了一期。这是外部的原因，内部的话，是因为战场原的恢复描写完了吧。”

顺便一提，小说杂志《梅菲斯特》在这之后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如今是作为《MRC（梅菲斯特读者俱乐部¹）》的会员专属杂志继续发行。

¹ 英文全称为《Mephisto Readers Club》。

不愧是我的出身地。还真是 不死之身 啊。

“之后单行本化时，下卷是一次性写就的。刚才说的忍和羽川的故事，果然并未向过去追溯。如果不是这样，作为新篇章写下的《翼・猫》姑且不论，《抚子・蛇》大概是不会存在了。”

“真是吓得够呛呢。我的挚友小抚子不存在的未来。”

被当作挚友，抚子那方好像才是吓得够呛……不过那暂且不论。

“《化物语》（上）（下）套装，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节点吧。接下来写成的 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刚刚所说的过去篇《伤物语》。这时候的说法是 物语 两部曲。”

“还真是没什么意义的说法呢。不过的确有叫做 第二季（Second Season）的二期作²刊行。”

“那时候还不是二期作。感觉土地会失去肥力……不过，在那第二季之前，是之前说过的《伪物语》的上下卷。嘛，这部也给人《化物语》和《伤物语》的后日谈的印象。是为了配合动画化发表而发行的。”

系列的完结之感，最早可能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从随后的《猫物语》开始，就能发现系列内容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我以外的角色担任叙述者的情况开始多了起来。

“在推理小说的狂热粉丝看来，叙述者和视角频繁变化的模糊叙事方式也有难以接受的一面呢。”

“那是针对日式推理小说的，而且是上古传说吧？”

“不许说是上古传说，月火粉丝³。”

嘛，的确，外国推理小说对于“视角”意外地宽容。是第三人称视角和全知视角的差异吗——无论如何，在过去篇的黄金周篇章《猫物语（黑）》，以及之后发表的《猫物语（白）》中，首次由羽川翼担任了叙述者。第二季是由女主角自己来讲述故事——本应是这样。

“《化物语》、《伤物语》到《伪物语》为止，都有标题首字是单人旁的限制，所以也被称为 单人旁 系列。”

“没被这么称呼过吧？”

“《猫物语》变成反犬旁，是因为这是人化为野兽的物语。顺便一提，这时候——在动画《化物语》的公式书中，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短短篇。”

“噢噢，这还真是革命性的事件呢。”

希望有一天能集结成单行本出版，不过毕竟是短短篇，不太能达到一册的量——所以在这漫画特装版中又进一步写下了 22 篇。

“虽然在《猫物语（黑）》中，有当初设想的过去篇终于写完了的印象，不

² 二期作：农业术语，指在同一年中种植同一作物两轮。

³ “月火粉丝”的原文为「月火たん」（TSUKIHITAN），把正常的亲昵之接尾词“CHAN”改成了“TAN”。而前文“狂热粉丝”的原文为「強火担」（TSUYOBITAN）。

过《猫物语（白）》还是和之前一样，继续对女主角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挖掘。所谓面向未来的物语，《倾物语》、《花物语》和《囿物语》，标题里都包含‘化’字，属于第二季。而第二季的完结作就是《恋物语》。”

“没有‘化’呢。”

“那个规定到这里就取消了。”

要说恋物语的叙述者，既不是我也不是女主角们，不论是名还是实，都变得百无禁忌了。

“不过，因为标题是《黑仪·结局》，那时是有最终回之感的呢。”

“不，不是比预想中更快地直接突入最终季（Final Season）了吗。”

又是结局又是最终，能感受到想要完结的气魄；不过，也能感觉到无论如何都不会完结的生命力呢……”

“毕竟最终季的最后一部是《终物语》。不对，是《续·终物语》吗。”

“生命力过强了。”

你这家伙这么说还真是让人搞不懂。

《凭物语》、《历物语》，然后是《终物语》（上）（中）（下）以及《续·终物语》组成了最终季——然后展开的是外传季（Off Season）。

“外传季的话，是没法完结的吧。肯定。”

“外传季包括《愚物语》、《业物语》、《抚物语》，直到《结物语》。以《结物语》完结。”

“只有最终卷之感绝对能感受到……可是，那之后还有吧？”

“有哦。怪物季（Monster Season）。”

原本，因为怪异是正体不明的存在，所以尽管女主角成了叙述者，然而只有怪异不能作为叙述者的限制还存在。但是，在外传季，人和怪异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在这方面也能进一步挖掘了。

《宵物语》、《忍物语》⁴、《余物语》和《扇物语》。

还有《死物语》（上）（下）。

“因为无论是‘终’还是‘结’都没能完结，终于，连‘死’字都用上了呢……啊，不过，这肯定是完结作了吧，哥哥。就算是不死之身的吸血鬼，或者是不死鸟也……”

“在这漫画版《化物语》的最终卷发行的同时，最新作《战物语》也发表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系列本身都已经变成妖怪了……先不管活了 600 年的姬丝秀忒·雅赛劳拉莉昂·刃下心，就和持续了 18 年的小说杂志《梅菲斯特》一样，几乎像是不死之身了。

“这样的话，接下来只能是《杀物语》了呢。”

“标题这么危险的书，真的能出版吗。而且我也没想要完结到愿意被杀的程

⁴ 原文如此。实际出版顺序《忍物语》在《宵物语》之前。

度哦。”

“至少还有《完物语》……以及《亡物语》、《丧物语》、《老物语》、《逐物语》、《无物语》、《失物语》？”

“别把标题都给毁了。是有这种特性的呢，你这家伙。”

就算不会毁灭标题，说了过后也可能会变成剧透，所以担心还是有必要的……事实上，第二季和怪物季的开始，也有这样的因素。

“不过，《老物语》，的确希望什么时候能写呢。这是由于个人原因。但是，各方面都是，正因为有动画版和漫画版，系列才能不断持续下来，是一边存活一边收获的系列呢。真是令人感激。”

“感激不尽呢。只有《尽物语》可不能写。”

“像是你这家伙作为主人公的故事啊⁵，那个……反过来说，现在，漫画版像这样堂堂完结了，这次，或许物语系列终于结束了历史使命，是时候陷入沉眠了。《眠物语》。”

“不行哟哥哥，说出这种话。直到短篇集出版为止，我们不一直活着可不行。”

的确，得一直活着啊。

物语系列下一作《短物语》。

敬请期待。

⁵ 原文中此处的「尽」发音为“TSUKI”，即「月火」，“TSUKIHI”的前两个音节。

翼・狮子

物语系列是——？

拥有吸血鬼体质的高中生，阿良良木历
为了帮助为“怪异”所苦恼的少女们四处奔走，
西尾维新的青春小说系列。
由监督・新房昭之、制作会社・SHAFT，
于 2009 年起动画化。

三月的狮子是——？

桐山零，17 岁的职业将棋棋手，
幼时因事故失去了家人，内心抱持着深深的孤独。
在东京下町独自居住的他，
与明里、日向、桃三姐妹相遇后，
冰封的心开始慢慢融化……
漫画家羽海野千花描绘的，
如河川流淌一般温柔展开的爱情故事。

月物语 第交话 翼・狮子是——？

三月的狮子的主人公，桐山零
于高中二年级的冬天，在将棋会馆前，
与物语系列的女主角之一，
成绩位居年级之首，品行方正，公明正大的
“班长中的班长”
羽川翼，相会后开始的故事。
西尾维新创作文字，
羽海野千花绘制插画的
联动作品

于见惯的风景中寻得的不相识的少女，她带给零的是……

001

“桐山君认为，所谓天才，究竟指的是怎样的怪物呢？”

黑发与白发漂亮地混杂在一起的女生，一边在黑色的沥青上用白色的粉笔大面积涂写，一边轻巧地向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浅笑着，她又继续说道：

“我曾经就是‘那种’存在——不过因为太过麻烦，最终放弃了。所以，我对于不感到厌倦，或者即使厌倦了，也能继续保持‘那种’状态的人，打心底感到尊敬。”

说着尊敬，同时却使用“那种”这样好像要撇清关系一样的词汇。在这期间，她也没有停下在路面上涂鸦的手。双手所持的粉笔，同时在地面上技巧高超地不断描绘出图画。

不对，那不是图画。

“要我换个问题吗？桐山君。”

面对没有回答，保持沉默的我，她又问道。

自称羽川翼的她，爽快地退让一步，又笑着向我问出了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完全相同的问题。

“桐山君认为，所谓天才，究竟指¹的是怎样的将棋呢？”

002

将棋中存在着定式。

那是战略、构型，或者说先人耗费了漫长到不可思议的岁月筑起的路标。“路标？搞错了吧，是墓标²才对吧？”也有棋手会以嘲讽的态度这样说。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认为——然而越是翻来覆去地研究，越是让人迷失方向的那些定式，就这样将其作为指示着王道的指路牌的话，的确让人感觉有差距。

硬要说的话就像是兽道。

被众多棋手走过，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道路。尽管并不知晓前方的景色到底为何，然而，若是不走上这样的道路，什么都无法开始。即使兽道的前方存在着野兽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将那样的定式直接无视，毫无顾忌地直接闯入算不上道路的道路的棋手当然也是有的。大声斥责“定式什么的，不过是囿于礼节的家伙的社交辞令之类的东西罢了”，冷静地下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反常规的一手——不得不说，这

¹ 日语中，「指す」，“指”这个动词亦可用于表示“下（将棋）”。

² 日语中「墓標」即“墓碑”。

样的一手棋，并没有那么强。若是勘破定式后下出的破天荒的奇招就算了，只是无视定式下出了荒唐的坏招的话，除了让对手大吃一惊以外也不能指望有别的什么效果了。所以说并没有那么强。

但很可怕。尽管不强，但很可怕。

那无视长年积累的厚重历史，贯彻自我的拔群的自负，虽然绝不能认为是值得羡慕，然而，如果说我没有产生任何憧憬的话，那也是谎言吧。

不过，虽然听说曾经有很多那样的棋手，但果然那已经是过去的故事了——现代棋手从幼年时期就被大量灌输了“礼节”，不对，应该是基础。正因如此，遇到打破定式的棋手时，更会大吃一惊。要问震惊到何种程度的话，就好像……

就好像在将棋会馆前目击到裹着报纸安睡的女高中生时一样震惊。

“……欸！？欸欸！？什么啊，好可怕！”

未经修饰的心声，在下意识中就脱口而出了。

那女高中生的睡姿，不止定式，甚至跳脱于常识之外——女高中生，是的吧？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总之好像穿着制服……

只是，发型相当前卫——黑发和白发正好各半，混杂在一起，从远处看来就好像是均匀的灰色。虽然很难认为是天生的发色，不过要想染成那样，不论对多么优秀的美发师来说都极为困难吧——可疑的女生把那头发编成了短短的三股辫。应该是绑着头发就睡下了，不过这种事情如今怎样都无所谓了。尽管睡在将棋会馆前，但不会有错，她应该不是组织的相关人士。

不过，要问她是否只是偶然将睡觉场所选为将棋会馆的话，似乎也并非如此。尽管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包裹着她娇小身躯的报纸，不是别的，正是将棋报。

真是超现实。

正着——正确的下法一步也没有。

“……那个，”

我也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将棋会馆来的。即使只是为了避免麻烦，也应该在此时“装作完全没有注意到明显的可疑人士直接通过”。这一点在作为棋手的定式之前，首先是人类的定式这种事情，我已经深深地了解了——然而。

“没事吧？”“和你一起的人呢？”

“把你放在这儿就不管了吗？”

……我曾在类似的倒地不起的状况下，受到了他人的帮助，所以没办法无视毫无防备地睡在地上的女高中生——明里小姐的定式，我没办法无视。

“没事吧？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在等待温柔的人。”

在我惊慌失措地呼叫时，她回以了冷静的回答——就好像装睡的狸猫³一样。

然而，她睁开的双眼，此刻似乎还是半睡半醒，朦朦胧胧的状态；那带笑的

³ 狸猫在受惊的时候会装死。

口型，与其说像狸猫，更像是明里小姐家里养的猫一样。

“最好是温柔的职业棋手。真是完全命中呢——桐山君。桐山五段。”

003

她，羽川小姐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这一谜题，立刻就得到了解答——羽川小姐用来裹住身体的将棋报上，碰巧刊载了我的对局。同时还附有我的照片。

简而言之就只是偶然而已，不过，虽然遇见我是偶然，但她会遇见棋手这件事并非偶然。为了与棋手碰面，她才在将棋会馆前午睡——完全不像是女高中生的行为。

最坏的情况下，我想甚至会死掉，所以从心底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毫无意义地为横卧在作为棋手的职场，同时也是战场的将棋会馆前的可疑人士担心也是事实。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果然并非完全不会令人感到不快。

“哎呀——不过真是太好了呢。搭话的是同辈的桐山君。刚才有一个像死神一样的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睡脸，又什么都没说就朝某个地方走掉了，还真是让人害怕。”

她一边说着，一边挠着黑白各半的，睡乱了的头发（由于是绑着三股辫睡觉，发型或许比本人预想的更加糟糕）。见到她认真抚摸胸口的样子，我对她毫无顾虑的性格与其说是生气不是说是惊呆了。还拜托我说“麻烦对战场原同学保密呢”（先不管战场原同学之类的到底是谁），我不由得感觉向这样处于险境的女生搭话的人是自己实在是太好了。

死神可能是滑川先生吧。

什么都没说就朝某个方向走掉了的话，大概是回父母家了吧。

“那么，要说我为什么在等待温柔的棋手的话呢，桐山君。”

已经是非常亲密的口吻了。

她比我高一级，不过在知道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后，她拉近距离的手段相当夸张。

即使是同班同学，我也没有在这样的距离感下交谈过——不对，那也与我在学校的立场有关。

“因为我有事情想要请教——呢。桐山君认为，所谓天才，究竟指的是怎样的怪物呢？”

说着，羽川小姐从由于直接躺在地上而变得比褶裥还要皱巴巴的制服裙子的兜里，掏出了两支不知为何直接放在其中的，像是用来在教室黑板上写字的白色粉笔。

“要我换个问题吗？桐山君认为，所谓天才，究竟指的是怎样的将棋呢？”

这么说着，羽川小姐画出的是一——这样的局面（图1）。

金	歩	銀		金	歩	と		龍
								歩
歩		と		玉		香	歩	桂
歩	王		歩		歩			
		歩		角		歩	歩	歩
歩		歩						歩
歩		と		歩		銀		と
		歩		歩	歩	と		
歩	と			と		香		桂

图 1

不可能！什么啊这是！要我吗！？

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不过就算冷静下来细看，感想也没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局面。

看来“天才”之类的说法似乎只是为了引出话题，“想要请教的事情”应该是关于这个局面的吧——拿这种东西请教专家的看法，专家也会感到困扰的。

完全不想阐述自己的见解。

极端来说，将棋子随机撒在棋盘上形成的排列或许也比这更加现实吧——并不是在说之前关于无视定式的话题。

我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先手和后手齐心协力，互相交流以达成这种状态的话，这局面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

“这样啊——唔。”

羽川小姐对我的反应似乎有点失望，不过我并没有说谎。不，即使我要说谎，对于如何说谎也是毫无头绪——羽川小姐到底期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答？

“那个，羽川小姐……这，到底是什么？”

在不知道这么问是否合适的情况下（同时也在不知道这边也采用亲密的口吻是否合适的情况下），我问出了这个问题。

直言不讳的话，被要求看了如此令人不适的局面，我没办法就这样弃之不顾——否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会和对倒地不起的女高中生弃之不顾一样，事后会产生糟糕的感觉。

“嗯。我也是因为搞不懂这是什么，才来到这里的呢。想着，如果是职业棋手的话，应该会知道什么的吧。”

还真是相当随便地被依赖了。

不过，要是把我当作职业棋手的代表的话，我也会感到困扰的。

怪物般的棋手，在将棋会馆中可是多如牛毛——问题在于，越是高段位的棋手，肯定越是明白这局面的不可能。

不过，考虑到由于我的责任导致全体职业棋手被看扁了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如果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况的话，说不定我也能给出意见哟？”我这样说着，迂回地将话题推回给了羽川小姐。

“是吗？那我还真是受宠呢。”

露出开心的表情，羽川小姐再次拿起粉笔，在沥青上快速作画——动作就好像这才是正确的姿势一样，不过，以四肢着地的姿势在地面上画画这种事情，从最开始就不是女高中生该干的啊？即使是小桃，这也只是勉强能够允许的，令人忍俊不禁的行为。

“唔！”

然而，这种担忧被羽川小姐流畅画出的画作带来的冲击，吹到九霄云外了——那是，所谓的漫画像。

似乎是现实人物的漫画像。仅凭这画像，就让人感觉精准捕捉到了人物的特征——是女生的漫画像。双马尾。如果只看发型的话，和小日向一样。

不过目光极为锐利。苦涩。且充满恶意。仿佛带有“我是个被人讨厌的家伙，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可完全没感到受伤哟？”的对话气泡一样——从画像中发出的强烈气场，硬要说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继姊。

“这个女孩是我引以为傲的朋友，老仓同学。”

能将引以为傲的朋友的特征捕捉并描绘到如此程度，羽川小姐还真是厉害。虽然羽川小姐看起来笑呵呵的，但考虑到她的观察力，或许她并不是表面所见那样的人。

也可能正和表面所见的一样，半黑半白吗。

无论如何，发挥着二海堂一般的谜之画技，羽川小姐果然是想要向我传达什么吧——不过应该不是友人的可怕。

“这个局面，是老仓同学初中的时候，从 pen pal 那儿收到的哟。”

Pen pal？Pen pal 的话，到底是……

004

—⁴“关于老仓同学是怎样的女生，在这里就大胆地省略吧。因为那个女孩的情况非常复杂，而且也有隐私的问题。”

—“啊哈哈，你说都画出这样的画像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吧？嘛嘛，这样的话只能间接猜测吧。”

—“那个，由于那些‘复杂的情况’中的一件事，老仓同学在初中的时候转学了。初中 A 到初中 B，地区 A 到地区 B。总之因为某种理由突然转学，抛下

⁴ 原文中本节的对话仅采用左引号，以表示本节中所有的话均为羽川所说；翻译采用在段前加一字线的形式。

了许多东西——不过，要抛下拥有的一切，果然很困难。”

—“地缘关系尤其难以斩断。”

—“具体来说，有一个朋友作为笔友保留了下来——啊，刚才桐山君看起来没法理解的‘pen pal’这个词就是笔友的意思呢。”

—“不不。”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知道我知道的。”

—“在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基本已经是死语了呢——即使是对于当时还是初中生的老仓同学而言，信件什么的，当然也是老派的交流方式哟。”

—“不过也是若非如此就无法持续的交流方式。你看，正如同这幅画表现的一样，她就是这样麻烦至极的角色。”

—“要说大家都在使用的普及化通信手段的话，她大概是没法用来和朋友联络的——对了，至于这些信件，它们也并不普通。”

—“你知道信件象棋吗？”

—“嗯，就是那个。”

—“就是那样，每封信一手棋，双方交互写下下一手，与计时器完全无缘的，很花时间的，非常灵活的象棋对局——不过初中时的老仓同学，在转学后的学校，与转学前的前同学用这种方式下的是将棋。”

—“嗯？不是的，好像是因为对面的兴趣是将棋。老仓同学的兴趣是数学。不过，数学狂人的逻辑思维，应该也适合将棋这样的完全信息博弈呢。”

—“对公式之美的感受力，与对定式之美的感受力，绝不是毫无关系的。”

—“信件这样老派的交流方式，与对故乡的思念相混合，导致这交流方式持续得意料之外的长久，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要是对本人的话，立马就会引起极度的反感吧。不过，要是信件中是认真书写的文章的话，恐怕三次往复都达不到吧。”

—“信件将棋的话，我觉得老仓同学是更希望以这种方式持续的一方吧。”

—“然而终结还是到来了。”

—“结束了不知道第几局的将棋，在开始新对局的时间点，从笔友那儿收到的不是棋步。”

—“而是这不知所谓的，彻底藐视定式的局面。”

005

“然后，老仓同学就把这不知所谓的局面，当作了旧友的诀别宣言，把信纸嘶啦嘶啦地撕得粉碎。听说她从此以后就和对面绝交了。”

“不是，羽川小姐，虽然你尝试通过若无其事的语气进行中和，不过她这歇

斯底里的性格还是太过头了吧。”

就算富有节奏地说出“嘶啦嘶啦⁵”也没用。

只是，作为棋手，我也不能完全否定老仓小姐的心情。我自己也被惊得大跌眼镜——这局面就是如此离谱。如果有人下出“2六步”或者“5八飞”，我还会有些兴奋；但若是突然面对这样玩笑一般的盘面，产生被愚弄的感觉也并非不可思议。

不过这样就绝交也够激烈的。

“嗯，因为老仓同学就是这么极端呢。虽然这么说，不过并没有通过某种形式作出绝交宣言，而是没有回信，对方也没有再进行过接触，似乎是这样。所以，以老仓同学式的理解，作出绝交宣言的是对方，好像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羽川小姐一边“哎呀哎呀”地感叹着，一边耸着肩。

“从那时又过了一段时间，成为高中生后，老仓同学也发生了变化。”

“变化啊。变得稳重了？”

“完全相反，变得更加极端了。”

结果，高中也转学了。

听到这里，尽管是陌生人的事情，我都想要双手抱头了。什么啊，这个人。为什么我不得不听这种需要小心轻放的人的事情啊。

要不是和将棋有关，这时候我就应该落跑了。

“然后，我最近在旅行目的地遇到了转学的老仓同学呢。偶然地。”

“旅行目的地，偶然？还有这种事？”

“嗯。嘛，我一直很在意老仓同学的事哟。那之后老仓同学到底怎么样了，偶然地，一直很在意。所以，在偶然经过她附近的时候，试着造访了她。然后，要说老仓同学怎么样了的话，虽然决不能说过得很好，不过，嗯，和之前我了解的时候相比，变得坚强了呢。”

那个女孩变得坚强是否是件好事，实在是难以判断——既坚强又情绪激烈，会变成在我能想象的范围内最糟糕的事态，也有这种感觉。然后，羽川小姐在“偶然再会”之时，听说了初中时代的这起事件，似乎是这样的发展。

“我曾经解开过困扰老仓同学多年的一道谜题——说是‘解开’，不过其实是‘查明真相⁶’。因为有这种往事，所以老仓同学和我说‘就像那时一样，再帮我解明一幅图怎么样？’”

“.....”

“是用极为嘲讽的语气说的。”

呵呵，羽川漏出了含蓄的笑声。

这是她生气的表现吗？

⁵ 日语中，形容纸张撕裂的拟声词为「びりびり」(BIRIBIRI)；而羽川说的是「びりりびり」(BIRRIBIRI)，增加了一个促音。

⁶ 原文中“解开”和“查明真相”分别为「解く」为「紐解く」，后者本意为“解开绳子”。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吧？就和我妈妈的事件那时一样，或许我又产生了巨大的误解哟——得意洋洋地试着纠正我怎么样？优等生小姐’，她是这么说的。”

“那个人，或许并不认为羽川小姐是朋友哦？到令人恐惧的程度。”

“既然被那么说了，作为朋友我可没法默不作声。”

这个人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自我呢。

这个组合甚至可以说是意外地相配。

“可是，我完全不懂将棋。甚至连棋子的走法都忘了。金将和银将都不太分得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应该寻求专家的意见。”

羽川小姐如此说道。不知为何在“专家”这个词上加上了奇妙的重音。既然明白这个局面很奇怪，还说自己完全不懂应该是谦虚吧。不过，就算听到这里，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帮助。要说这番解释完全不能成为线索是太过分了，但就算听了关于这位老仓小姐的介绍，我也没法鼓起干劲，说出“好！就让我试试吧！”之类的话。不如说我更加明确地感觉到，不太想为了老仓小姐而做什么……

“差不多也该告诉我了吧，羽川小姐为什么非要为了那个‘引以为傲的朋友’做到这个地步不可？我很难理解。”

“这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地步？”

“裹着将棋报，在将棋会馆前埋伏的地步。羽川小姐的兴趣，不会是帮助他人吧？”

“与其说是兴趣不如说是道乐⁷。虽然不觉得是乐趣，但是是我选择的道路。道路。

那还真是相当程度的兽道啊。

墓标就罢了，路标什么的完全指望不上——好。

就让我试试吧。

006

“假设这一局面带有某种信息的话，也就是假设作为通信对象的那孩子是要传达绝交宣言以外的什么的话。”

我仿佛是要向自己证明自己对这件事全心投入一般，当场蹲了下来，面向着粉笔画出的谜之局面。

尽管并不是刻意的，但我的确坐在了先手一方。仿佛是为了配合一般，羽川小姐也开始移动，在我的对面，总之就是后手一方正坐了下来。在沥青上正坐什么的。

尽管称不上棋局，不过还真是奇妙的画面。

要是被其他人看见这场面的话，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呢。尽管这让我有些不安，

⁷ 日语中「道楽」的含义就是兴趣。羽川只是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但别说将棋会馆的周边，就算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也完全不见人影。

“虽说是要解读，不过我认为专业知识并不是必需的……虽然这么说对远道而来求助职业棋手的羽川小姐来说有些残酷，不过这毕竟只是初中生出给初中生的‘问题’。”

“但是，桐山君是在初中就成为职业棋手了吧？”

“不，那样的初中生……”

在历史上就只有五人而已哦，我在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停下了——要是被当作自夸的话就和我的本意相反了。在这种场合，要是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对面的期待值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我集中精神，进入沉思。

只是，很遗憾，由于我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愚蠢的盘面，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深入解读的状态——居然认真面对这样的盘面，我说不定会为我们的滑稽笑出声来。

是方法错了吗。

也许这是更需要灵机一动的解密？

这样的话，我不得不先接受这愚蠢的，不对，完全看不出存在的可能性的盘面。

“灵机一动吗……我几乎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呢。即使如此，我们没能发现任何信息性也是确实的。如果说将棋是对话的话，下出这个盘面的先手和后手，到底在说什么呢。”

对话？

作为门外汉的羽川小姐，似乎只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过的确，将棋这一运动也常常被比作棋手间的对话。我自己也有那样的经历——感受到与对战对手间“对话成立”的瞬间，那心情真是难以言喻。

“老仓小姐和通信对象间交流的内容，仅仅是将棋的一手而已对吧？”

“是的。我听说的是这样哟。连附文都没有。老仓同学应该是觉得这样比较帅气吧。”

“听你说‘觉得这样比较帅气吧’过后，感觉一下子就不怎么帅气了……然后……在开始新的一局的时候，寄来的就是这个局面……这样的话，认为先手就是通信对象那方没问题吧？”

“嗯。嗯嗯。老仓同学虽然没有明说，但经过逻辑思考的话就是这样呢。”

“这样、的话，”

我将目光转回棋盘。

“通信对象要传递的信息，仅包含在先手方的棋子中，可以这样解释……也许、吧。”

因为说话时没什么自信，无论如何，反正句尾变得暧昧不清了——实际上也是牵强的推理。是如果有别的线索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的臆测。

然而这推理似乎正中羽川小姐的内心。“原来如此!”她在膝盖上用力一拍——由于是正坐在沥青地面上，她敲打大腿时似乎伤到了骨头，一时疼得说不出话来（到底在干嘛啊），不过她立即又坐直了，说着“那么，只保留先手棋子的盘面，我马上画出来!”第三次挥动粉笔。

无论如何，因为是画在地面上，没办法像在黑板上一样擦除后重画——将棋会馆前逐渐化为了现代艺术的展示区。这样，会挨骂的是我吧？

“好，完成了。这样就空旷了。（图2）”

金		銀		金		と		龍
歩		と		玉		香		桂
		歩		角		歩		歩
				歩		銀		と
				と		香		桂

图 2

……棋子少了一半，局面会变得稍微清晰一些吧，我如此期待着。然而空旷是空旷了，但局面并没有变得更清晰。视野是变好了，但混沌可以说是增加了。

“只是，桐山君。先不管信息性，这样规律性不是变得明显了吗？”

说着，羽川小姐在新画出的盘面上进一步修改——将粉笔横过来，把盘面的一部分，不对，是大部分，像是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划线一样，涂覆掉了。结果就出现了下面的盘面，不，画面。

“把将棋的格子视作进一步划分网格的线条……然后新的格子里填入棋子？（图3）”

就像所见的一样，我说出了一看就能理解的事情——因为没有其他能说的，除此之外我也无话可说。

要推测这其中的含义，我就无能为力了。

的确如同羽川小姐所说，规律性比观火还要清晰——不需要借助涂覆来使其更容易理解，在那之前我就注意到了——但是，问题是“所以呢？”

在空格中填入棋子又怎样。

而且，所有的空格都填满的话就算了，左下角还是空着的——剩下的五个空格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那是因为棋子的数量是一方二十枚，所以盘面上的二十五处空格不可能全部填满。这样解释不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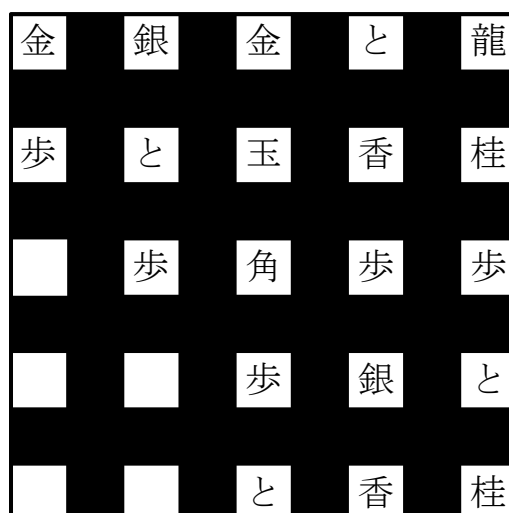


图 3

提出这样的疑问，羽川小姐不懂将棋（“只知道我知道的”）的说法，意外地或许并非谦虚。

“将棋能将吃掉的对方棋子作为己方棋子使用，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再拿五枚作为己方棋子也是可以的。”

本来如果先手和后手不互相吃子的话，那种局面就不可能成立（香车的位置明显很奇怪）。

“欸。那在这里放一枚步兵可以吧。”

“不行……那就变成二步了。”

虽然不是关心这种细节问题的局面，但这里由于职业病，我还是解释了。“唔。这样的话，就换成成步吧”羽川小姐以恍惚的神态说道——为什么会知道换成成步之后就不会二步犯规了呢，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似乎是通过观察判断出来的。

由于未知导致的求知欲比我想象中更强。

应该说好奇心旺盛吗……不然的话，如果只是为了帮助他人，是不会跑到将棋会馆来的吧。

“无论如何，老仓同学的笔友在这五个空格中并未填上棋子……好像有规律，又好像没有规律……好像很整齐，又好像很混乱……”

羽川小姐一边说着，一边思考。

与我不同，似乎是一边说话一边思考的类型。

不过这种情况下，烦恼的根源应该和我差不多吧。

直到刚才为止，都是完全意义不明的令人不快的盘面。如今将推定为干扰项的后手棋子剔除后隐约可见的规律，以及规律的例外，让盘面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这样不上不下的状态，甚至连后手的棋子是否是干扰项这一点都不能完全确定。

“嗯……不过这幅图，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呢……”

尽管羽川小姐这样说，但被涂成格子花纹状后，对我来说甚至连将棋棋盘都不像了——什么啊这幅图。

要是有人看见我和女生在道路上画画会怎么想呢，虽然我为此感到不安，但在这种状况下，我也想要试试咨询一下路过的其他棋手的意见了——然而，还是和之前一样，周围连人影也看不见。

甚至到了让人感觉不自然的程度。

“啊哈哈。没有行人是我这边的世界观的问题吗。”

羽川小姐说出了莫名其妙的话语。

或许她也思维混乱了吧。

“把桐山君拦下来真是抱歉呢。你还有事吧？”

事到如今就算说出这种话，也只会由于说得晚过头了而令人困扰。不过的确，我并不是到将棋会馆来玩的。

“嗯，今天有狮子王战的预选赛——所以，很奇怪啊。这时候其他棋手也该来了。”

“狮子王战？”

“啊，那是将棋的比赛……我的话是在十六人中有一人能进入正赛的小组……”

虽然我明白羽川小姐并不是想要了解将棋比赛的详细情况，但结果还是变得喋喋不休了——对我来说，这也是重要的对局。虽说还只是预选赛，不过我也想问，在这重要的对局之前，自己到底在搞什么。

“十六进一——是因为叫狮子王战⁸吗？”

被以真诚的语气如此询问，我懵逼了。

嗯？

“不，不是的！不是这样哦！？决不是因为 $4 \times 4 = 16$ 这种理由才组出十六人的小组哦！？也有五十二人和三十一人的小组——”

要问我为什么震惊的话，那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过将棋界会被认为是用文字游戏确定分组的。虽然我慌忙进行了订正，但羽川小姐那时正盯着看的，并不是涂成格子花纹状的，而是最初所画的盘面。

未被涂抹的。

9×9 的盘面。

“桐山君，是在哪看见的，我想起来了哟——是教室的墙壁上哟。”

“教、教室的墙壁？”

“九九表，这个（图4）。 ”

⁸ 日语「狮子」一词中，两字的发音均与「四」的音读“SHI”相同。

	1	2	3	4	5	6	7	8	9
1	1	2	3	4	5	6	7	8	9
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3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4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5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6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7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8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9	9	18	27	36	45	54	63	72	81

图 4

007

把将棋棋盘看作九九表，对棋手而言与其说是盲点，不如说完全是预料之外的想法。不过我并没有对此感到过于意外。嘛，即使没发生从狮子想到“ $4 \times 4 = 16$ ”这回事，盘面用“ $9 \times 9 = 81$ ”来形容本身也是很常见的。而且羽川小姐之前说的话当中也的确埋下了伏笔——老仓小姐的兴趣不是将棋，而是数学。

顺带一提，数学也是我擅长的科目。

“这样。不愧是有零之名的人。”

“不，并不是因为名字而擅长数学哦？”

“那么桐山君，说不定你和老仓同学会合得来呢。”

“啊？羽川小姐，为什么突然开始讲怪谈了？”

而且，九九表也不是数学，而是小学二年级的算数。

要说教室的墙壁的话，应该是小学二年级时的墙壁吧。

那时的确贴着这样的表——怎么。

现在又要说“所以呢”吗？

应该当作门外汉的牵强附会舍弃掉吗——感觉不应该。

果然，虽然还没到清爽的程度，但的确觉得舒适了一些。好像又被岛田先生指出错误了一样，就是这样感性的描述……感觉思考方式终于走上正途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

就让我继续向下深挖。伸长手臂。紧紧攥住。

对了。

因为，如果认为这是九九表的话，棋子放置的位置简直绝妙啊。

“绝妙？什么意思？”

“你看，羽川小姐。棋子全都位于九九表的奇数格哦。”

最开始是解释为“将棋子填入空格”，但像这样和新画的九九表并列，然后试着相叠的话，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总之就是这样。

我从羽川小姐那儿借来粉笔，在地上的九九表中进一步涂画。（图 5）

	1	2	3	4	5	6	7	8	9
1	1	2	3	4	5	6	7	8	9
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3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4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5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6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7	7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8	8	16	24	32	40	48	56	64	72
9	9	18	27	36	45	54	63	72	81

图 5

我总算也开始认真参与路面上的艺术活动了。虽然只是在数字上画叉，不过为了消解害臊的心情，我开始说明：

“我认为棋子的种类大概没有关系。对方只是想用二十枚棋子对应二十个奇数而已。”

如果只是为了这种目的来安排棋子，然后为了让局面更加难以理解，又在棋盘上随意放置了二十枚后手的棋子，那么盘面变成这副混乱的模样也不是不能理解了——若非如此就太奇怪了。

不如说是为了让人注意到这一点，干脆冒犯性地，乃至侮辱性地，设计出棋子的不可能的排布。甚至能得出这样的看法。

但是还有疑问。

老仓小姐的通信对象为什么要寄来这暗示“奇数”的局面，这其中的意图还是谜。先不论意图，即使假设之前的推理切中了要害，果然还是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缺漏。

没有对应全部的奇数这一点存在缺漏。

数学上说的话，缺乏美感。

如果想要对应奇数，想要表示奇数的话，为什么没有把九九表中出现的二十五个奇数全部对应上？

“九九表中的奇数有 1, 3, 3, 5, 5, 7, 7, 9, 9, 9, 15, 15, 21, 21, 25, 27, 27, 35, 35, 45, 45, 49, 63, 63, 81，一共十四种二十五个。然后在这盘面上，先手的棋子没有对应的是 5, 7, 9, 21, 27，五种五个奇数——看样子也不是特别的数列呢。”

一如既往出声确认的羽川小姐。

似乎心情良好，甚至开始哼歌了——5，7，9，21，27。

没有公约数。也并非全为质数。连等差数列都不是。5，7和9加起来是21，但是与27还是无法形成关联。

果然只能认为这些数字的共同点是位于“盘面的左下角”吗——“盘面的左下角”，也是“九九表的左下角”。

“可是，这么一看，说是‘角’的话，‘ 5×1 ’的格子就显得多余了呢——或者把‘ 9×5 ’的格子里的棋子拿掉的话，感觉整体的平衡性就好多了。”

虽然羽川小姐这番话完全是凭感觉，但我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感觉空格多了一个，或者少了一个。

那么反过来思考一下。

为了使这片空白有“正好”的感觉，应该找出什么样的法则？

等等啊。“ 5×1 ”的格子……“ 9×5 ”的格子。

虽然刚才说和羽川小姐意见相同，但这描述本身略微给人一种违和感。违和感的话，果然还是感觉上的东西——

“……羽川小姐。能再随便说点什么吗？什么都行。”

“嗯。嗯嗯。什么啊。真是强人所难的要求呢。”

虽然这么说，羽川小姐也没问“为什么”就将对话进行了下去。

“反过来说，缺失的是‘ 5×1 ’的格子中的‘5’，而不是‘ 1×5 ’的格子中的‘5’，这是为什么呢？明明都是‘5’，‘ 5×1 ’和‘ 1×5 ’，对笔友来说含义是不同的吗？”

根本就和独白一样。

很可惜，含义是否不同，对于羽川小姐念念有词的疑问，我的脑中并没有闪过答案——作为替代，闪过的是别的东西。

是这样啊。

我明白违和感的正体是什么了。切实地。

“羽川小姐！”

“啊，是，怎么了么？”

我猛地探出身子的话，她还是会拉开距离的——看来并不是毫无警戒心。

没有在意这一点，我将自己脑中闪过的灵感传达给了她。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说着‘ 5×1 ’，‘ 9×5 ’什么的……羽川小姐是以行的编号为基准来描述九九表的吧？是先说行的编号，再说列的编号吧？”

“嗯。嗯嗯。因为九九表就是这样的吧？‘第1行’，‘第2行’这样……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大概是个怪人的，不过这一点的话大家不都是这样认为的吗？”

“九九表的确是这样。大家都是，我也是。不过羽川小姐，将棋是不一样的哦——将棋的话不是先说纵向书写的‘行’的编号，而是先说横向书写的‘列’

的编号。比如‘2 六步’和‘5 八飞’。”

“不只如此，”我又说。

使用借来的粉笔，我这次在最先画出来的盘面上补写——嘎吱嘎吱地补写出纵向的数列和横向的数列。

“将棋棋盘和九九表，横向书写的数字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哦。（图 6）”

9	8	7	6	5	4	3	2	1	
金	歩	銀		金	歩	と		龍	一
								歩	二
歩		と		玉		香	歩	桂	三
歩	王		歩		歩				四
		歩		角		歩	歩	歩	五
歩		歩						歩	六
歩		と		歩		銀		と	七
		歩		歩	歩	と			八
歩	と			と		香		桂	九

图 6

将棋棋盘是从右往左的“1~9”。

九九表是从左往右的“1~9”。

乍一看是细微的差异，事实上是巨大的不同。

手绘的局面一般情况下是省略这些数列的，所以对将棋并不熟悉的羽川小姐没注意到也是当然的，但是对棋手而言，这些极其紧要的数字是绝不容许搞错的——通信对象既然如此热爱将棋，那么是不会在这种地方犯错的吧。

那么会如何呢？这样的话会如何呢？

“所以呢？”

“所以——反过来了呢。”

羽川小姐的双眼烂烂发光。不是灿灿，而是烂烂⁹。

这时我要是发挥自己的功力，作出不读空气的发言的话，可以说这还真是不妙的眼睛——完全不是为了引以为傲的朋友，乐于助人的人物的眼神。

和那闪着妖异光芒的眼神相比，老仓小姐的，大约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像的眼神都显得可爱了。

虽然有变了眼色¹⁰这样的惯用句，但不知为何，此时羽川小姐的眼中甚至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像猫一样——不。

像鬼一样。

⁹ 日语中「爛爛」常用于形容人眼闪闪发光的样子，「燦燦」则更常用于形容太阳。

¹⁰ 原文为「目の色を変える」，形容心情或态度大变。

反过来了？

“所以九九表也是，不反转过来考虑可不行哦——因为这毕竟是将棋的局面。无论是有对应的奇数的数值还是没有对应的奇数的数值都发生了变化——像这样。”

宛如被附身了一般，羽川小姐趴在地面上，开始绘制新的盘面。因为原本的两支粉笔中有一支被借给了我，这次是只用右手的绘画——画得比之前还快。

这样反而画得比之前还快？

“就是这样！”

羽川小姐快速绘制完成后，转向我这边。

“先手的棋子对应的奇数是‘ $1 \times 1 = 1$ ’，‘ $1 \times 3 = 3$ ’，‘ $3 \times 1 = 3$ ’，‘ $1 \times 5 = 5$ ’，‘ $5 \times 1 = 5$ ’，‘ $1 \times 7 = 7$ ’，‘ $7 \times 1 = 7$ ’，‘ $1 \times 9 = 9$ ’，‘ $9 \times 1 = 9$ ’，‘ $3 \times 3 = 9$ ’，‘ $3 \times 5 = 15$ ’，‘ $5 \times 3 = 15$ ’，‘ $3 \times 7 = 21$ ’，‘ $7 \times 3 = 21$ ’，‘ $5 \times 5 = 25$ ’，‘ $3 \times 9 = 27$ ’，‘ $9 \times 3 = 27$ ’，‘ $5 \times 7 = 35$ ’，‘ $7 \times 5 = 35$ ’，‘ $5 \times 9 = 45$ ’这二十个，没有填上棋子的奇数是‘ $9 \times 5 = 45$ ’，‘ $7 \times 7 = 49$ ’，‘ $7 \times 9 = 63$ ’，‘ $9 \times 7 = 63$ ’，‘ $9 \times 9 = 81$ ’这五个！（图7）”

9	8	7	6	5	4	3	2	1	
9	8	7	6	5	4	3	2	1	一
18	16	14	12	10	8	6	4	2	二
27	24	21	18	15	12	9	6	3	三
36	32	28	24	20	16	12	8	4	四
45	40	36	30	24	20	15	10	6	五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六
63	56	49	42	36	28	21	14	7	七
72	64	56	48	40	32	24	16	8	八
81	72	63	54	45	36	27	18	9	九

图 7

就算气势十足滔滔不绝地读出来，也只是一连串意义不明的话语罢了。不过一看画面就一目了然了——但是这样也只不过是没填上棋子的奇数发生了变化而已吧？

不。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有对应的奇数，以及没有对应的奇数，明显产生了区别——界线出现了。

没有对应的五个奇数，“45”，“49”，“63”，“63”和“81”，在反转后的九九表的奇数当中，是从小到大排列后，最末尾的五个。

存在着规律。

刚才羽川小姐在考虑一般的九九表时，抱有“ $1 \times 5 = 5$ ”的“5”和“ $5 \times 1 = 5$ ”的“5”，有对应和没有对应的一方到底有什么差别的疑问。疑问的答案，与

这一规律相对照，就是显然的了。

最新的表里是“45”，也就是“ $5 \times 9 = 45$ ”的“45”和“ $9 \times 5 = 45$ ”的“45”；为何前者有对应而后者没有，换成这个问题——单纯只是由于比起“第5行”，“第9行”的顺序更加靠后。因为即使不是将棋的“行”，也应该先说横向书写的数字……

“整理一下，就是先手的棋子在反转的九九表里的二十五个奇数中，对应了前五分之四，而剩下的五分之一则没有对应。”

奇数的五分之四。

这就是传递给老仓同学的信息——羽川小姐说罢，仿佛用尽了力气一样，蜷起身子，大口喘着气。

眼中那绚丽夺目的光辉，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

仿佛附身之物离去了一般。

不对，人类的眼睛不可能突然闪耀金光，关于那个，肯定是光线造成的什么现象吧——嗯？

不对，看这架势要是放着不管的话，羽川小姐说不定会在当场躺成大字睡着，但就算她说得好像已经完全解决了一样……现在解谜还在进行中啊？

“不，托桐山君的福，已经全部解决了哟——能陪我一起验算吗？”

不管是要陪你还是要做别的，若是到了这里却戛然而止什么的，消化不良也要有个限度吧。

“现在开始就既不是将棋也不是数学了哟——是桐山君说过的，灵机一动呢。或者说是文字游戏。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我们？

“‘奇数的五分之四’。这就是笔友传递给老仓同学的信息。可能的话三分之二会更加漂亮，不过因为25没法被3除尽，只能选择次优的办法，就是五分之四呢。”

明明说数学的话题已经结束了，羽川小姐却又继续说出新的分数——虽然三分之二更优，但没办法只能选择五分之四？三分之二和五分之四无论如何都没法相等啊，在数学上。

那么，不是数学上？国语？

羽川小姐（们？）的专业领域是国语吗？

不对，说的不是国语——是文字。

文字游戏。

这么说来，羽川小姐注意到盘面和九九表的相似性，也是由于从狮子王战的狮子联想到 $4 \times 4 = 16$ 。

“……………”

想到这里，我一瞬间就理解了提示的含义——先不说文字游戏，如果只是解读的话，就属于棋手的领域（先不管不会读空气这一点）。

奇数。

这个二字词，要用三个字符标记的话，就是平假名的“きすう”——那么要用五个字符标记的话？

确定了。

是罗马音的“KISUU”。

这样的话，三分之二和五分之四就相等了。

三个字符的前两个。

五个字符的前四个。

那就是——

“欸，啊嘞？キス¹¹？”

“嗯。虽然这个词很有魅力和刺激性，但作为女生来说的话，希望能再花一点工夫，施加一道工序呢。说是一点工夫，其实是改变一点意趣呢。”

羽川小姐面对为导出的不合时宜的答案，只能感到困惑不已的我，在最后，再次向我展示了最初的盘面。

“将棋有先手和后手——这种情况下，在后手的老仓同学看来，作为先手的笔友的棋子，都是反过来的呢。就像将棋棋盘和九九表一样，是相反的——所以桐山君不觉得把导出的答案反转一下的话感觉会更好吗？”

把キス反转一下。

反转——好き¹²？

008

突然收到的谜之局面，是通信对象给老仓小姐的情书。无论如何，看来这就是真相了。

在原本连通信对象是男生这一点都不知道的我看来，这是完全意料之外的结论，并不能立马接受。

“隐瞒笔友的性别一是出于个人隐私考虑，二是不希望让桐山君不恰当地联想到男女关系方面，不过这是我的判断失误呢。抱歉。现在来看，撕得粉碎的信件内容，老仓同学还记得一清二楚，从这一点我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违和感的。”

这么说的话，连语言描述的局面都能记下来的羽川小姐的记忆力也让人感觉非常违和。但要是继续挖掘的话，迄今为止的推理也许会出现破绽，所以我努力遏制住了追问的冲动。

“为了确保‘すき’不被理解成‘隙’或者‘鋤’¹³，而是‘好き’，先导出的是‘キス’，这也是思考过的暗号呢。”

¹¹ 「きす」即“kiss”的片假名转写“KISU”。

¹² 「好き」（すき，SUKI）即“喜欢”。

¹³ 日语中「隙」和「鋤」的发音均为“SUKI”。

虽然羽川小姐这么说，但我感觉这是思考过头了；即使不是，也有待考量——说得直白一些的话，是对面思考过头了。

“如果是和一般的信件同样的交流方式，在远比实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吧。羽川小姐是这么想的吧？正因为是信件将棋，才以这种不完全的方式长期持续了下来——这样的话，作为通信对象的男生，只能通过将棋的盘面告白吧？所以才送出了这样精巧的，迂回的，实际上是被迫在棋盘的周围绕圈的暗号——”

这我能够理解。

超越了“通过将棋对话”，选择“通过将棋告白”的男生的行为本身，仔细思考的话，并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即使完全没能传达，甚至反过来引起激烈的怒火——对他来说，这也是不得不做的事。不是只考虑自己，将暗号题材完全限于将棋，而是混入了数学内容，能解读出他在细微之处的考量——是由于他的成绩所限吗，混合的数学局限于算数的范围内，可以说是挺可爱的。

然而，时机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他会突然毫无征兆地下定决心，寄来这样的局面呢？至少，要是有所预兆的话，老仓小姐应该也不会把这封信当作绝交宣言了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

“嗯——关于那种问题我完全没什么可说的呢。我也不知道多少次豪迈地搞错了告白的时机。”

豪迈地，然而不知道搞错了多少次。

和这个人相比，说不定那个素未谋面的男生，热爱将棋的男初中生那一方的心情我更容易理解。

先不论老仓小姐的认知，对他来说，这长时间的通信将棋，就像是以纤细的丝线相连的远程恋爱一样吧——如果变得只是如此仍无法满足的话，那理由会是什么呢？

或者不是理由，是契机吗？

变得无法满足的契机，变得无法忍耐的契机。

令人想要告白的契机。

继续思考，我想起了明年开始就要去四国的高中上学的，小日向的同级生的事情——想起了与那个棒球少年，初次对话时的事情。我明白了。

传达到了。

感受到时的喜悦。

催人泪下的那份喜悦。

如果他也感受到了——

“……所以，是这个时机啊。”

“欸？什么？”

羽川小姐对我的领悟产生了反应。

那样的“喜悦”，不是感觉而是感情，要向不懂将棋的羽川小姐好好说明的

话，我没有那样的自信，但是为了回应前来咨询职业棋手的她的期待，真正应该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局面寄给老仓小姐的时候，是要开始新的一局的时间点呢。换句话说，就是前一局刚结束的时候。”

“嗯。是呢。然后呢？”

“就是说，作为通信对象的男生明明是将棋老手，却作为先手开始了对局——”

基本上将棋是有利于先手的。所以，双方有实力差距的话，在不让子的对局中，强的一方常常会让弱的一方先行——或者在连续对弈多局的时候，前一局的败者会获得先手，这样……

这样的话，在新的一局中，作为通信对象的男生是先手就意味着——前一局的胜者是老仓小姐。只对数学感兴趣，毫无疑问对将棋并无感兴趣的老仓小姐，以爱好将棋的男性友人为对手，漂亮地将胜利收入囊中——那时候，他到底会想什么呢。

一定会感到悔恨。

一定是痛彻心扉的悔恨。

但一定不仅仅是如此。

隔着遥远的距离，耗费漫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直拼命学习的对手，即使只是碰巧胜过了自己，他也会感到“传达到了”吧——传达了，感受到了喜悦。

想要传达更多。

想要感受更多传达到了的心情不是吗。

所以——就是这个时机。

“……是这回事啊。这样啊。是思想没能整理好——思考过头了。”

不知道是否接受了我的解释，羽川小姐露出了不像是她的为难的表情，然后点了点头——不对，对于刚见面的她，我没道理说什么“不像她”。

思考一下的话，隐藏在局面中的信息被解读出来的时候也是，她也毫不兴奋——在暗号解读的最终关头喜笑颜开，满面红光地挑战，然而在解出答案时，只有消耗过度的模样。

然后现在也是，仿佛叹息一般，

“哈——”

极度疲惫地垂下头。

“在老仓同学看来，笔友的行为除了输掉后的报复以外别无他想吧——物理上的掀翻棋盘，只有这种感受吧。所以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收到过回信，笔友是感觉自己被拒绝了吧——没能传达，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嗯，事实上的确没能传达到呢。把信息弄得如此难解，即使万一他的心情传达到了，老仓同学或许也会觉得将那份心情带入胜负之中的他动机不纯，从而拒绝吧——因为那孩子是把他人的好意化为无的怪物。真是不像话啊，不管谁都是。”

都好好说话啊。

尽管难以判断是像她还是不像她，不过羽川小姐的这番自言自语与其说是暴躁，不如说是即兴发挥的打抱不平，完全不像是游戏。

009

就这样，非法占领了将棋会馆前方的可疑人士离开了。离开时好好地把被大面积涂鸦的道路清理干净了，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可疑人士了吧——那高效的清扫技术，不知为何像是班长一样。老仓同学也称她为优等生……本来就是三股辫，要是把我的眼镜借给她的话，说不定真的看起来就和班长一样。不对，班长不会裹着报纸睡着马路上吧。

“啊嘞？说起来羽川小姐，不用上学吗？今天是工作日啊。”

“啊哈哈。这么说的话桐山君也是吧。”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将棋——羽川小姐帮助他人只是道乐吧？”

“嗯。嗯嗯。事实上老仓同学的事情只是顺带呢——我的主业不是助人而是寻人。”

“只是顺带就能付出这么多的劳力啊……哈……果然很奇怪呢，羽川小姐比自己察觉到的更加奇怪吧。欸，寻人？”

“嗯，是的。我为了寻人，现在正在休学中。是叫忍野先生——为了找到那个人，在全国各地旅行。在这途中，和老仓同学在她的转学地重逢了……听说忍野先生在学生时代擅长将棋，所以也抱着万一这里有线索的淡淡的期待，不过看来是没指望了。无论如何，假动作差不多也暴露了，也该试着前往海外了……嘛，在那之前也得回去严厉地批评一下老仓同学才行。呐，桐山君，这附近有什么能推荐的，性格恶劣的孩子也会喜欢的伴手礼吗？”

“欸？那，美味的良心日式点心怎么样……那个，羽川小姐，寻人也是道乐吗？”

“怎么会，这是我的使命。性命攸关，需要拼上性命。”

虽然说得理所当然的样子，但这决心当中的意义，我是无法理解的——无法传达。大概是不可能向我传达的话语吧。

世界观不同。

无论多么想要传达，无论如何传达，都无法传达到的话语也是有的吧。无论通讯手段多么发达，或者说，越是发达，无法传达的话语就越多，越多，多到随处可见。

所以不多开口是不行的。

羽川小姐或许就是想传达给我这一点吧——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目送她的背影离去。这时，进入将棋会馆的人们开始一个个地现身了。远远望过去，不知为何滑川先生和樱井先生在一块，朝这边返回。那两个人到底在聊什么呢……

不对，现在不是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的时候。现在开始就是狮子王战的预选赛了——我是来工作，来战斗的。

无论这条道路最终连接着何处，无论道路的前方有怎样的人，现在对我来说，都有着无数想要获胜的理由。

隔着棋盘，藉由棋子，绘出图像，开始决胜。

一步步香气高腾地，如快马一般分开金波银波，飞来飞去时以角冲突，被批评玉有瑕疵也毫不在意，不顾先后而碰壁，即使如此也会正襟危坐以眼神施压，攻破仓库一般坚固的围玉，作出可称为天真的预判，进行反击，防守与进攻都是为了更靠近将死，即使遭受让人想要躲进洞穴中的损失，也不会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对弈，封印投降的想法，如同永不停止闪耀的群星一般，为了成就声名多年如一日地练习，一定会像鸟留下足迹一样，将感想逐渐¹⁴合乎道理地指示出来。

即使无法传达，也要指示出来。

那么，今天要说什么呢。



¹⁴ 原文为「段々」，后文的道理原文为「筋」。「段」和「筋」分别为日语中的行和列。

历·词典

羽川翼是无所不知的班长。

“虽然人们说，纸质辞典的话，能够知道想查的词汇以外的词的含义；不过阿良良木君，那也正是网络能办到的事情呢。而且，要是电子词典查到的东西没法掌握的话，纸质词典不也一样吗？”

“但是，纸质词典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也说‘要是想探究词汇的含义话，那样的缩略版是不行的，不可不读的不是词典，而是书’吧？”

“那么那么，书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说的是什么呢？”

“那个，嘛……”

我略作思考后如此回答：

文字什么的就算读了也没法掌握——不是为了见到书，而是为了见到真物¹。

“说的是‘应当去展览会’不是吗？”

¹ “书”和“真物”在日语中分别为「本」和「本物」。

扇・反射

“虽然人会面对镜子整理仪容，但事实上，作为参考的那虚像，其实只是过去的自己呢，阿良良木学长——因为光反射的时候，需要在自己和镜子之间往返，只是如此，就必然导致时间的延迟。”

听小扇这么说，我不由得感叹原来如此——光的速度，虽然是光速吧，但只要存在某一速度，就算只是数十厘米的距离，也不可能不花费时间移动。因此，镜中映出的是零点零零零零零零……毫秒前的自己。

“看镜子这一行为，就是在看过去——还真是消极¹的行为啊，基本上是这样。利用镜子反复整理发型这种事情，只是在仔细美化记忆而已。当然不是在说这样不好啦，不过，那种姿态，还真是离面向未来很遥远呢。”

“是在说为了积极²地生活，我们应该背向镜子吗，小扇？将镜子里看不见的后背朝向镜子。但是，这么说的话，眼里映出的所有物体，都是光的反射吧？总而言之，我们大家似乎都被囚禁在过去的世界中啊。”

“这样的话，不看光的反射，看光源就好了哟。照射到物体之前的光。”

“照射到物体之前的光……？是在说要我仰视天空中耀眼的太阳吗？那不是向前——”

“是向上呢。不觉得未来志愿应该是上升志愿吗？从这所直江津高中毕业的阿良良木学长，不会一直被囚禁在过去之中的。像我一样的过去。”

“……………”

“嘛，事实上，现在抬头的话仰视的不是太阳，而是卫生间的顶灯呢。”

您还真是长于仰视呢——小扇耸肩微笑着说道。宛如实像一般。

¹ 原文为「後ろ向き」，本意为“向后”，引申义为“消极”。

² 原文为「前向き」，本意为“向前”，引申义为“积极”。

育・镜子

我讨厌镜子。一见到镜子便想毫不留情地用锤子敲个粉碎。从三面镜、折叠镜、全身镜，到镜子屋、内窥镜，我都处心积虑想要将它们粉碎。我想把单反相机拆解开，将其中的镜片全都敲碎，改造成无反相机¹。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没办法一直随身携带锤子（嘛，我仿佛是随身携带的），而是因为即使将镜子敲个粉碎，也只不过是让镜子的数目增加到和碎片的数目一致而已。就如同憎恨一样。事实上，有一次我为了试验自己能多么厌恶镜子，以亲手打碎的镜子为材料，做了一个万花筒。窥视了一眼就感觉极度糟糕。感到极度的憎恶。碎掉的镜子组合起来便是无间地狱、无限地狱²。所以，如果想要破坏镜子，不应该将其打碎，而必须将其反射面剥除。必须从内侧刮削。嗞喇、嗞喇嗞喇、嗞喇嗞喇嗞喇嗞喇嗞喇嗞喇。这样一来，镜子就能让人舒畅地变成漂亮的透明状。重点是内侧，让人极为讨厌的是内侧。我讨厌镜子。我讨厌内侧。

但是我作为少年天才的数学家必须给出证明：为什么我痛恨镜子直到深入骨髓？这当然是一目了然的。镜子里映出了我。因为我看见了我。因为我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眼睛。我望进的万花筒的深处，无数的我也望了过来。毫不留情地盯着我的伤口。啊，一瞬间，我奇迹般地感觉这个角度有点可爱；这个瞬间的我，我也不会看漏。越看，精神就越从内侧被磨削。嗞喇、嗞喇嗞喇。尽管人们常常认为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还不错，但反过来说，从镜子里向外看到的我就更加可厌。看起来就好像必须退治的丑恶怪物。所以我不得不在被干掉之前干掉对方。如果不在被粉碎前粉碎对方，就会从镜中被杀死。从镜子的内侧被杀死。被剥下怪物的表皮。证明完毕。所以我讨厌镜子。

所以我讨厌自己。

不过即使如此，相比阿良良木，我还是更爱自己。

¹ 原文为“mirrorless camera”中“mirrorless”的片假名转写「ミラーレス」。

² 日语中「無間」和「無限」发音均为“MUGEN”。

育·姐妹关系

“早啊，育姐姐！你精神上的妹妹，可爱的小月火，为了让育姐姐的家里蹲生活变得丰饶，运送了救援物资来哟，吓到了吗¹？”

在紧急状态宣言下的居家期间，我为不习惯的远程授课苦恼不已，正在认真地考虑休学。对我来说唯一的救赎是住在我的公寓隔壁的，尾行的阿良犬（不是野良犬²）回到了自己家。然而，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那个天敌的亲妹妹便又毫无预兆地袭来了。由于传来激烈的敲门声，我全力装作不在家。坚持了一个小时后，敲门声总算停下来了。我刚松了一口气，木制的门便如字面所述的一样，发出了化为齏粉³的声音。

“啊——什么啊，果然在的不是吗，育姐姐！我早就知道的呢——因为姐妹的羁绊！”

“因为碎片很危险就不脱鞋了，抱歉呢——”说着，她，阿良良木月火一手提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塑料袋，一手握着大概是作为攻城锤破坏了玄关的石头（石头？），毫无顾忌地，或者说口无遮拦地⁴踏入了我的家——毫不犹豫地破坏别人家的玄关，到底经历了什么精神创伤啊，这孩子。

然后，姐妹什么的。明明就算仅仅是羁绊这种可疑的说法，我也很讨厌。更何况明明还有别的说法，却偏要说姐妹的羁绊这种。

“又害羞了啊。真是不坦率呢——育姐姐。你看，我们不是就像姐妹一样吗？我们不是幼时就曾共同生活过的伙伴吗？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书面的证据哟。”

的确，我小学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真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在阿良良木家被保护着。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吧——至少不会好到能原谅 SWAT⁵式的破门而入。

“虽然家里蹲也很重要，不过也需要唤起换气呢。让我把凝滞的空气一扫而空吧。”

就算一边呼呼地旋转挥舞石头一边这么说也……一般情况下这已经是刑事案件了吧。蒙面的可疑人士手持凶器非法侵入。面对“Day to Day”⁶当中不可能登场的那一类登场人物的登场，就算是我也不由得战栗不已。感觉乙烯基手套也是，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感染，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留下指纹。

¹ 此处原文为「参ったか」，直译为认输了吗；而前文的“来”为「参りました」。

² 日语中「野良犬」指没有饲主，靠在人家附近乞食生存的狗。

³ 原文为「木っ端微塵に碎ける」，字面意思为“粉碎为木屑”。

⁴ “毫无顾忌地”和“口无遮拦”的原文分别为「ずかずか」，“ZUKAZUKA”和「ずけずけ」，“ZUKEZUKE”。

⁵ SWAT：全称为“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是美国创立的特种警察部队，主要负责高风险任务，如执行对武装嫌犯的逮捕、人质救援、反恐作战及处理重大武装危机等。

⁶ Day to Day：讲谈社在新冠疫情期间，从2020年4月1日开始的连载企划。企划邀请了一百位日本知名作家，以每日一篇小说或随笔的形式，讲述紧急状态宣言期间的生活和感受。西尾维新为其中4月2日的作家。

“育姐姐不会在这忧郁的时局中死掉了吧，我实在是非常挂怀。就算是做出不法行为，也比听到讣报⁷强。这是紧急状态宣言时的紧急避险行为。没关系的，因为我是女高中生，所以不会被问罪的。”

不管哪国的高中生都没有那种免罪的特权吧。不过月火妹妹面对我的指摘一点也不介意，又说着“厨房我就借用了呢——冰箱里面的东西，我就随使用喽——”，向房间的深处大肆扩张领地。每次没得到许可就反复提出申请，真是让人火大。塑料袋里面大部分都是食材的样子，看来带来了救援物资的说法并不是为了非法侵入而撒下的谎言。透过袋子还能看见厕纸和口罩。不过……要说女高中生的话，高中好像已经开始上课了吧？

“我今天翘课了。当然是育姐姐这边更重要。”

真是自由。

“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我很高兴”、“我了解到了能正常上学的可贵”，之类的话都没说……同侪压力在这孩子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啊。和我这种即使平时表现得像那样不偏不倚，直到近乎无赖的程度，然而一旦被疫情隔离成一个人，精神状态就变得岌岌可危的人大相径庭。不只是新的生活方式，这孩子连一般的法律也没办法遵守吧——总是打破规则到这种程度，真想问她哪里算正义的伙伴了。

“我就是正义本身哟，育姐姐。我不是在打破规则，只是在做比‘遵守规则’更高层次的事情而已。”

哈？什么东西？

“就我带来的这个塑料袋来说，它由于微塑料问题而遭到非难，从今年七月起就要开始收费了不是吗。”

是呢。在统计学意义上，就算费尽心机处理了在微塑料问题的构成中占比连百分之几都不到的塑料袋，问题也完全算不上得到了解决，是想说这个吗？

“从微小的事物开始努力积累也是很重要的哟，因为是微塑料的问题。不过呢，在这让塑料袋退役，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时刻我要说句不好听的话。环保购物袋里面塞着的，装在套着标签的 PET 瓶子里的饮料和被聚乙烯包裹的副食品，要是认为这些全都不能使用塑料的话，那就有大问题了。”

……原来如此。真是令人不快的发言。

没法写进名言集里。

我也不是会深入考虑环保问题的那类人，不过要说同样的，零售相关的问题的话，无论顾客要不要都会自动打印出来的发票，逐渐积累的话，感觉也会对环境造成负担吧。

“一个月就能分解的低成本塑料能开发出来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呢。感谢关键工作者⁸和医务工作者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还希望做不止于感谢的事情的话，就只能成为关键工作者或者医务工作者了呢。事实上，我也是怀着这种期望，将

⁷ 日语中「不法」与「訃報」同音，均为“FUHOU”。

⁸ 关键工作者：英文为“essential worker”，指对人们的基本生活维持不可或缺的职业的从业者。

升学目标改成医学院了。希望未来能从事疫苗的开发工作呢。”

可怕……明明翘课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还说什么医学院……真希望她能早点改变主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即使我现在是在家养病，这孩子也同样会赶来吧。

“我思考了我有什么当下能做到的，然后就去申请了作为递出塑料袋的一方，或者说便利店收银的兼职，但在面试的时候被刷掉了。育姐姐的另一个精神上的妹妹，火怜姐姐，活用她与生俱来的体力，开始进行配送员的兼职了呢。一天能送一百件哟。”

这样的话我希望配送救援物资的是火怜妹妹——不对，那孩子也是，可能会破坏玄关的门，更别提窗玻璃了。说不定会把墙壁都打穿。

“我是决定到二十五岁⁹就出马参加竞选，不过那时候果然紧急状态宣言应该也结束了吧。”

成为制定规则的那一方，的确是比“遵守规则”更高层次的事情——也是比“破坏规则”更高层次的事情吧。无论如何，便利店的面试官的眼睛不是摆设真是太好了。

不过，真是厉害啊。这孩子完全不会为自己的存在或者自己的人生是否无关紧要这种问题烦恼——在这人们逐渐受到重重束缚，办得到的事情逐渐消失的时代，甚至还能让办得到的事情增加。嘛，虽然月火妹妹看起来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这种人在这世上也绝对不会少吧。这样的话，现在也不是抑郁的时候了。而且也不是只为了从隔壁跟踪狂的魔爪下获得的一时的解放而欢喜的时候。

一定有的。我也有能办到的事情。

“自省当然不必说，不过自尊也很重要呢。所以，没办法，我这段时间在照料住在我家附近的，双亲都在工作的小学生，并以此为乐。不过，小学也再次开始上课了，我也变得悠闲了，所以这会儿才想着来照料育姐姐。”

“明明是这种时期，小抚子却去了首都，所以我现在母性过剩哟。”月火妹妹如此说道——为了打发时间而运送救援物资过来也……母性。不是我喜欢的词汇啊。不过我是听说抚子妹妹去东京了——唔。

不是被阿良良木差使而来的呢。

“哥哥好像正在进行比我所做的还要大规模的活动哟。”

这样啊。不管是哥哥还是妹妹，都得了不照料某人就会死的病呢——如果是这种病，希望务必能流行开来。

我一边用胶带把飞散的门的碎片打扫干净（虽然不太想说，不过我很擅长这类工作，多亏了我尊敬的父母），一边考虑着要不要上哪儿去买一扇防爆门；在这期间，月火妹妹利用冰箱里剩下的，以及带来的塑料袋里的食材，做出了看起来很诱人的饭菜——在做出这样的料理的同时，还能分心照料我，真是八面玲珑。

⁹ 日本公民到 25 岁时获得被选举权。

可是，啊嘞？这量也太多了吧？把剩下的食材用光也——这样的话暂时不去买便当也没问题了，是有这种环保上的考量吗？

“不是的，因为这是四人份。”

四人份？我和月火妹妹两人的份——还有两人份是？

“哥哥的份和火怜姐姐的份。也包括我的份在内，我就带走了。虽然一起吃饭目前还难以办到，但吃同一锅做出来的饭也很有意义。”

哥哥的份是阴膳¹⁰。月火说道——作为比较新潮的人却使用了古风的词汇。这么说她好像是喜欢穿和服来着。

“话说，育姐姐。要是身体不舒服了，欢迎随时到阿良良木家来哟。如果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的话，我也不需要弄脏手就能搞定了。”

做好酒精消毒，打开窗户，随时等候育姐姐的归来。

听到这番话，我——我只能苦笑。在这通风变得良好的房间里。

毕竟，不只是我，甚至连阿良良木都已失去了的，无缝且无谋¹¹的奔放，这个高中生仍然还保有着。面对这炫目的光彩，我除了笑还能做什么呢？

¹⁰ 日语中「陰膳」指为出门在外的家人准备的，祈祷平安的饭食。

¹¹ 日语中「無縫」和「無謀」发音相近，分别为“MUHOU”和“MUBOU”。

余接・歌

“呀，鬼哥哥。不和我组乐队吗？”

一秒钟之内便会被周围所影响的尸体人偶，斧乃木余接，背着吉他、贝斯、鼓、单簧管和立式麦克风，从窗户进入了我的房间。“梦话还是在梦里说吧”，尽管我想要这么说，不过，向给人黑仪曾经的文具库一样的感觉的，背着吉他、贝斯、鼓、单簧管和立式麦克风也能够轻快移动的力量型怪异谏言这种事情，并不是智者的选择。

……单簧管？

单簧管是要拿来干嘛？

“说起来，斧乃木妹妹。关于你登上专辑封面的事情，我们有些意见想说。”

“哎呀。让旧作的主角们不开心了吗。”

“吵死了。谁是旧作的主角们啊。”

明明现在看来你也是相当早期的角色了。

嘛，无论是性格上还是立场上，斧乃木妹妹的确都在朝着旁白¹一般的角色转变。

“为了向旧鬼哥哥表示敬意，我可以把吉他手的位置让给你哟。我带了好几把，你可以选一把喜欢的。我就当鼓手吧。”

“因为是力量型？”

“因为只有鼓手一个人能在舞台上坐着，很愉快呢。”

“你是串中小串²吗？”

不过，这么说来，和小串姐那时候相比，时代也变了啊。即使是在日本，收银这项工作也开始倾向于坐着进行了。乐队全员都坐着的表演，或许在今天也不那么新奇了。

“主唱呢？”

“我。鼓手兼主唱。”

“斧乃木妹妹意外地还会唱歌呢。以那无表情且无感情的棒读。”

“去死吧。”

用冲绳方言反驳。

以无表情且无感情的棒读。

“并不算意外。本来‘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就是怪异的基本特征哟。因为有波长，所以能绕过墙壁，震动身体——动摇心灵。”

因为有波长。

也可以说波涛。

¹ 原文为「回し役」，指在舞台的暗处对表演进行支持，推动进展的人物。

² 串中小串：西尾维新《世界系列》中的角色。

“‘NO MUSIC, NO LIFE.’——这句名言改成怪异风格的话就是这样。
‘MUSIC IS UNDEAD.’”

音乐不死。

明明尸体所说的只是单纯的字句，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就已经被动摇了。我耸耸肩，向斧乃木妹妹拿来的吉他伸出手——电吉他、木吉他、双颈吉他，种类很丰富的样子。

“斧乃木妹妹，和将手表戴在右腕上的我相配的，适合左手的吉他是哪一把？”

“对左利手的强烈憧憬也差不多该去死了哟，鬼哥哥。”

余接・雪景球

名为斧乃木余接的尸体人偶正作为食客居住在我阿良良木家里。为了深化友好关系，在某个周日，我造了一间雪屋¹。考虑到我世间罕有的器量，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不过，这并不是在神奈川开府²的故事……而是因为正好雪积了起来，所以在熟悉的（不知道怎么读的）浪白公园，努力建起了半球形住宅的故事。

要是吸血鬼的体力，这不过是小菜一碟的轻劳动；虽然我想要这么说（尽管名为轻劳动的劳动是否存在尚有争议），但很可惜，如今的我处于没法随意使用那种超乎寻常的能力的状况。只能通过人类的体力和人类的知识，使用人类的手脚，来建造这间雪屋……当然，也不能让忍帮忙。不如说，这次接待不得不趁着和斧乃木妹妹相性不佳的她睡觉的时候偷偷进行。

还真是让人良心不安啊。

虽然可能的话我想使用重型机械，不过预算有限，我用一把铁锹设法完成了建设。在许久未曾建设的雪屋中间摆上简易炭盆，再备好冰淇淋和冰镇饮料，准备完成。

怎么样？

上次造雪屋还是在和妹妹们关系良好的时候，嘛，要问我自己的话，还是能给出外形算是有个样子的评价的……另外，作为客人的斧乃木妹妹，是我给她戴上眼罩，从家里带到这个招待所的。

是该叫 snowdome³吗。

“Snowdome 并不是雪屋的英语吧？鬼哥哥，这种英语水平，接下来的考试还真是绝望呢。”

斧乃木妹妹辛辣地嘲讽道。

可能是由于被戴上眼罩带来的缘故吧。

“这画面也过于像犯罪场景了。给这样的童女戴上眼罩，拐带到空无一人的公园里。虽然我也是通过奇怪的方式运送姐姐，但还是别随便做出比那种设定还夸张的行为。”

“嘛，别那么生气啊。这可是你的欢迎会。”

“欢迎会？这还真是好笑。”

斧乃木妹妹毫无笑容地说道。

无论如何，由于是尸体人偶，表情毫无波动……既然存在已死，那么表情肌也已死去。所以，虽然看起来在发怒，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不快吧。

¹ 在秋田县等日本降雪量较大的地区，有儿童于正月十五建造雪屋的传统习俗。起源于镰仓时代初期祈求丰收的火祭，故该习俗以及雪屋都叫「かまくら」，即「鎌倉」的片假名。

² 镰仓幕府位于神奈川。

³ 雪景球的英文。

“是呢。的确，因为我是尸体，所以喜欢低温，也喜欢冰，不过也没必要这样讨好⁴我哟。我并没有情绪什么的。”

感情、心情，甚至心都没有。

说着，斧乃木妹妹在雪屋中设置的雪椅（虽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不过总之就是方形的压实的雪）上坐下，朝我准备的数种冰淇淋伸出了手。

暂时吃的是一种，不过第二候补也预先确保到手，真是漂亮的手法。

太好了，看来还没被讨厌到不肯碰我准备的饮食的程度。

“我并没有讨厌你。因为我没有感情。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无论是最低劣的，还是最高尚的人。”

“作为最高尚的人被讨厌的话，并不寻常吧。”

“鬼哥哥应该知道没有那种事情才对。我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人是最高尚的而喜欢他。”

感觉那可以说是辛苦了。

不能认为好事是好的，不能喜欢喜欢的人，不能认为有趣的事物有趣……那样的扭曲，到春假为止，我已经体验得够多了。

嘛，辛苦这样的感情也没有吧。

这孩子的话。

无论是冰淇淋还是冰镇饮料，只是由于出现在面前，所以条件反射式地吞下，这其中或许毫无喜悦可言。

“不用担心。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把阿良良木家给打飞了哟。”

“……………”

“因为这次我的任务毕竟只是监视而已。不论有没有这样的宴请，我都不会随意使用‘例外较多之规则’……毕竟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贯彻作为阿良良木月火的玩偶的原则。所以不用担心……应该说，担心也没用。”

对于已经无法吸血鬼化的鬼哥哥来说，我或许只是不得不屈服的暴力的化身。不过即使如此贿赂，也妨碍不了我的判断和行动——斧乃木妹妹一边说着，一边反复地舔着冰激凌杯盖的内侧。

伸出舌头的同时还能准确说出这么长的台词，真是令人敬佩。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没有感情，也就意味着不一定能作出正确的预判。了解到这一点，我感到有些不安——将来，由于这孩子的判断失误，我可能会遭到惨杀。

如履薄冰地造出了雪屋，从神原的房间里借来了简易炭盆（那家伙的房间是黑洞，基本上什么都有），准备了冰淇淋和冰镇饮料，当然都是为了取悦斧乃木妹妹——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毕竟，我这种人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是没办法的——滥用吸血鬼能力到如此地步的报应，我不得不接受。接受监督这件事，不如说是正合我意。方便的话我这

⁴ “讨好”和“情绪”的原文分别为「機嫌取り」（KIGENTORI）和「機嫌」（KIGEN）。

边甚至都想要主动提出要求。

不过，监督的一方又怎么想呢。

明明才把手折正弦弄成了那样——就不得不来看管我这种怎样都好的家伙。想到这到底有多么痛苦，我认为至少应该作出补偿，所以准备了这次招待。只是，或许我这边才是预想出现偏差的一方。

如果监督方的想法。

或者说，死刑执行人的想法——想法本身都不存在的话。

“我的女友之前度过的就是失去了‘想法⁵’的人生呢。不知为何我就是没法放着不管啊，你这样的尸体。”

“变态。”

“我学到了危机感”，童女用冰点以下的口吻说道。不过，即使是粉雪一般轻浮的口吻，让其对我说出“学到了某种感情”的话语，也能认为是一种成果了。

嘛。

如今就是这种状况吧。

至少希望关系还没彻底冷透。

“看来会长期相处下去，为了让你能不腐烂地一直作为我的食客，我会好好留心的，斧乃木妹妹。”

就算不是在雪屋之中，也是冷到要结冰的台词——但我还是以招牌式的表情如此说道。

⁵ 日语中「思い」（思念，想法）和「重い」（重量）发音均为“OMOI”。

扇·公路电影

名为忍野扇的谜一样的学妹，为了庆祝我被大学录取，在称为春假或是别的什么都不合适的，大学入学准备期间的某个周日，来邀请我出去玩。无论如何对她的邀请都会轻易答应的我，名为阿良良木历的好青年，姑且也要先问一问前往的目的地。对于小扇的惊喜，即使是我也已经受够了。

“并没有特意计划让您吃惊哟。只不过是和您一起去看电影而已。”

“电影？”

“是的。过着波澜万丈的人生的我们的阿良良木学长，要不要偶尔也试着旁观一下他人的物语呢？”

唔。

原来如此，也是挺有道理的发言。目前的我，包括大学入学考试在内，一直都只望着自己的人生。就算是坠入地狱的时候，看到的也只是自己的回忆录——虽然不至于说这样不好，但在即将步入新世界的此刻，若是还只考虑自己的事情，未免有些不可靠。

电影院的大银幕，一定也有开拓视野的含义吧——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啊小扇，只有那个忍野咩咩的侄女才能想出这种事情吧。

“好啊，没问题。电影的选择就交给你了。只不过，要是想用恐怖片来吓我的话，那大概只会无功而返。我就先好心告诉你吧。了解真正的恐怖体验的我，已经不可能被人造的吸血鬼震惊了。虽然有些可悲。”

“了解了，阿良良木学长。护送工作就交给我吧，前往恐怖之院。不对，是电影院。”

“？”

这说法就好像在选择电影之前，要先选择电影院的类别来展示水平。不会真的想去单一类型的电影院这样帅气的地方吧？

老实说，我并没有那样的高级趣味……就算要在学妹面前卖弄，我也没有与巨匠过去拍摄的小众独立制作电影相关的知识哦？

因为我不是羽川。

不过，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并不是开在从未去过的小巷里，地下运营的，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的秘密小型影院，而是开在繁华街道上的大牌综合电影院¹——不过座位是特殊的。

是情侣座。

“小扇——”

“怎么了，阿良良木学长。明明都说了那样的大话，现在又害怕了吗？真是

¹ 综合电影院：英文为“cinema complex”。由在一栋建筑中开设的数个子电影院组成；子电影院针对观众的喜好分别提供不同类型的电影。

愚蠢呢——不过是座位而已。”

除了这里以外已经没有空座了哟，小扇淡淡地说道——明明引起了那样的事件，却完全没有任何反省之色可不行啊。不过，要是已经没有别的空座了的话，那也没办法了。

影厅在视野范围内都空空如也，不过之后肯定都会坐满的吧。

“虽然叫做情侣座，但是亲子或者朋友也是可以坐的哟。作为理性的化身的阿良良木学长，是不会对我做出不合适的行为的吧。还是说您真的以那种眼光看我呢？真是令人意外呢，以不为女色所动而闻名的阿良良木学长，把我当成女孩子这种事情。”

被如同黑暗一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说出这种话，的确难以反驳。我也感觉自己过于轻易地就被说服了，不过对我来说，被小扇的花言巧语哄骗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

我坐进了情侣座里。

说是座位，其实基本上是双人床一样的形制——这种东西，不就像是在说“在电影中途就请睡觉吧”一样吗。

“学长，把手横过来。”

“手横过来？”

刚遵照指示把手横过去，

“嗨呀。”

小扇就躺了下来，把头放在了上面——臂枕吗。

“呃，小扇？”

而且还是枕在大臂之上。虽然刚刚说基本上是双人床一样的形制，这样的距离的话，即使是单人床也完全能容纳得下。

“哈、哈——。虽然我独自策划了很多，但事实上说不定只是希望像现在这样，向学长撒娇呢。”

“不是吧。”

“明年开始就像这样，向神原学姐撒娇吧。”

“不许给神原添麻烦。只许向我撒娇。”

不过……豪华座椅的话我也是知道的，在不少影院都有。但是把情侣座做成床这样的……好像也有爆音上映²之类的？

“是的。还有应援上映³，以及与登场人物一同唱歌的歌唱上映……这个时代电影的观看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了。”

“这么说来，我对那个相当憧憬呢。在户外看电影的家伙。在公园之类的地方。在海外的影视剧中有时能看到……就像野餐一样，坐在草席上。”

² 爆音上映：在放映电影时，不是使用通常的影院音响系统，而是使用音乐会的音响系统，使音量大幅提高。

³ 应援上映：鼓励观众以通过欢呼、鼓掌以及大声评论等方式参与到放映之中的电影放映方式。

“海外影视剧的话不会有草席的吧。”

“然后，果然还有虽说在户外，但却是在汽车里面看电影的家伙。通过车载广播来收听电影的音频……是叫汽车影院吗？”

“不错呢。到时候请务必让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哟。在车内的话，不就能一边说话一边看电影了吗。”

对于健谈的小扇来说，必须在长达两小时的时间内保持沉默的电影院，说不定其实是不太舒服的空间——为了迎合我而制定了计划或许是真话呢。

真是惹人怜爱啊。

“将来能开车了过后是很想体验看看，不过那种上映形式，目前在日本的哪里能找到呢？”

虽然我自然而然地说了“体验”，但是或许电影在成为如今的“鉴赏”对象以前，确实曾是“体验”的对象呢。

“现在也是吧。3D、IMAX、4DX……还有演员们的舞台互动。嘛，毕竟在如今的世上，用手机就能把当季的新番一口气看完。如今去电影院就是为了品味只有电影院才具有的魅力。”

“说起品味，要买爆米花和可乐吗。”

“啊，要是不在吃东西的时候注意不发出声音的话会被其他观众嫌弃哟。”

“现在的构图已经相当让人嫌弃了吧——礼仪也在变迁啊。就算演职员表出现了也请保持手机电源关闭，这种规则在手机发明之前是不存在的吧。”

“人们不是为了摆脱手机获得自由才来看电影的吗？”

是怎样呢。随时都能自由使用手机的放映会之类的，有一天也会出现的吧。一边调查电影中的用语的含义、一边实时和其他观众分享感想。通过某种装置在观看的同时听解说，是在能乐或者歌舞伎表演中的事吗？

“礼仪也与地域的不同有关呢。在海外，开始播放演职员表后观众就会热烈鼓掌。听说在名场面出现时，观众的反响也很显著呢”

“那不是和舞台的感觉一样吗？而在日本对于笑声都得严格控制。”

因为是礼仪的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不注意的话，看来会做出不得了的失礼举动。

不仅限于电影。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得体的，不知道应该以什么为优先，不知道什么决不能搞错——对于即将前往新世界的这样的我来说，这说不定是恰好相配的送别约会呢。

“啊。电影好像要开始了呢。请注意不要讲话了。”

平时口若悬河的她，这样对我轻声说道——与此同时，连紧急照明灯都熄灭了，大厅被包裹在一片黑暗之中。这之后的放映过程中，小扇一直恪守礼仪，我似乎连大臂上承担的重量都感受不到，感觉就像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一样。

变得善于遵守规则了啊。

或许真的只是想来看电影吗——如同被毛毯包裹一样，此刻也被黑暗包裹的她的内心，我并不知道。

知道的只有小扇自己而已。

育·惩罚

老仓育是厌恶我如同厌恶毒蛇猛兽一般的，我的精神异常的青梅竹马。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反复绝交和对立，一直持续到如今的大学时代。她以偶尔，不对，应该说频繁做出奇怪的举动而闻名。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刚结束的周日，她突然来邀请怎么恨也恨不够，恨到深入骨髓的我出去玩应该也属于这种情况吧。

这时候的应对方式很明确。

绝对不能拒绝。就算她有什么企图——若是老仓的话，我已经发誓要和她一同坠入奈落之底。

但是这次前往的不是奈落之底，而是逃脱类的密室……是两人才能参加，面向情侣的解谜。被关进密室之中，然后寻找房间内的线索，运用智略与灵感，漂亮地脱出，以此为目的的游戏……那个在青少年时期长达数年闭门不出的少女，为什么又要将自己关进密室，这个问题虽然极其难以理解，但是这时候的应对方式依然很明确。

绝对不能试图去理解老仓。

她拒绝被理解。

“只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邀请我。想要到这种房间玩的搭档的话，邀请朋友不是更好吗？”

“我不需要朋友。交朋友的话，人类强度会下降。”

“为何要说出如此愚蠢的话语呢……朋友可是宝物哦？用认真的表情说出这样的话，只会让人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啊。是发生了什么才让你说出如此悲伤的台词呢？”

“去死。”

“邀请黑仪不就好了吗。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那家伙是你的朋友吧？”

“到底是如何呢。有我以外的朋友的朋友，是不是能称为朋友。”

如此沉重……

不会由于自身的重力而崩溃吗？

和这样的家伙一同关在密室里这种事，不会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吧。

“而且，邀请朋友的话就不能成为惩罚了。”

“惩罚？喂喂，你这家伙降生到这世间，决不是罪孽啊？”

“我还没有烦恼人生到认为活着就是罪孽的程度。只是在最近的考试中没能取得预想的成绩而已。”

“欸？明明那么认真地学习了？”

“随随便便就戳别人的痛处啊。就是这种地方啊，阿良良木。”

“是说喜欢我的这种地方？虽然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被认真地当面这么说还

是会不好意思呢。”

“要我把你做成照烧¹吗？嘛，确实，明明那么认真地学习了，哟。都定下了如果没有取得目标成绩的话就和阿良良木约会的束缚。”

原来如此，应该是毫不珍惜睡眠时间地在学习吧。

对于把和我一起玩当作惩罚游戏这件事，虽然我作为相亲相爱的青梅竹马有些个人意见，不过另一方面，由得益于吸血鬼体质，本来就几乎不用睡觉也能一直学习的我来看的话，也没法指责这一点。

“明白了。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合作吧。让我们以最快速度逃出这间密室。”

“以这种态度对待游戏可不好呢。既然参加了，不真诚地面对谜题可不行。要平等地品味一切哟。”

应该说认真呢，还是棱角分明呢……明明就是这种思考方式才让自己的人生破灭的。

要是缺乏装作不知道自己设定的惩罚游戏的灵活性的话，感觉进入社会后完全不行啊。

“嘛，也行吧，那时候我就养你一辈子吧。”

“你说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吗？”

“有吗？还是让我们解谜吧，解谜吧。”

这种类型的游戏，比悬疑小说还不能剧透，再加上页数的限制，这里没办法描写游戏的详情。不过，的确如老仓所说，如果不真诚地面对的话，找到线索也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难易度还属于“似乎能设法解决”。

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不是老仓，但作为想方设法勉强通过了难以理解的期末考试的大学生，这个游戏也有挑战的价值。

“不过，到底是……这种难度调整，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逃脱类的游戏，我在手机上也玩过，或者是恰好能够解开；或者是恰好没法解开，然后在答案揭晓的时候，就让人感觉只要再玩一小会儿就能解开……为什么能知道我的智商呢。神要是也能像设计这个房间一样，设计这个世界的话，世间明明会变得更好啊。”

事实上，至少我们居住的小镇的神明，有时是蛇，有时是鬼，有时是迷路的孩子，实在是很难称得上有设计品味，所以我也无话可说。

“你也累了吧？How much。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感觉持续一生这种事情。”

“会持续一生吗……另外谁是 how much 啊。”

“你也累了吧？欧拉。”

“欸？啊啊，嘛，是啊。”

会不会太好懂了，老仓同学。

不要在动摇的状态下，轻易地同意啊……看起来将来会被人利用情绪乘势订

¹ 上文的“不好意思”的原文为「照れる」。

下极其不利的契约啊。

我逐渐开始认真担心了，但是，是因为某种 bug 取回了意识吗，“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哟”，数学女子再次反驳道。

“能这样和你这家伙游玩也是努力的成果哟。没有从与你这家伙的对峙中逃开的，高中时的我的努力成果。”

“是必要的努力吗？那个。”

“是必要的哟。不这样的话，会变成一辈子都以负数的心情度过的状况吧。对我来说，那比一辈子都得不到回报还痛苦啊。”

“……………”

负数的心情，意思是败犬的心情吗？嘛，事实上，可以说正是因为那时闭门不出的老仓重新振作，我才能面对既是青梅竹马，同时也是我的精神创伤的老仓。

以忘记我阿良良木历的重要变量的状态度过一生……就好像漏掉了密室逃脱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线索一样。

由于高一三班的那件事，我将逻辑性的思考方式抛弃在了某处。即使是自那地狱般的春假以后，都有一种以不明所以的解法，来躲避不明所以的谜题一般的感觉……但那样徒劳一般的努力，或许也和当下相连。

Bug 是保持 bug 的状态就好吗。

之后，我和老仓，相隔六年多后再次合力挑战了密室的谜题，在限制时间将尽时，终于勉强成功逃出了密室……根据战后复盘²，即使如此也没能解开的谜题有好几处，所以并不算完美通关。但是通关毕竟还是通关，就颁给我们努力奖³吧。

作出这样的结论的，好像只有过着充满妥协和折衷的得过且过的人生的我而已。

“我立下了直到完美通关为止要一直挑战下一个游戏的束缚哟。”

这么说着，老仓拽着我的后颈，带着我又前往了另外的密室……应该说是人生的自行车运动⁴，现世的地狱巡回，还是努力的多重负债者呢；虽然无论怎么看都是在以自己的愿望，沿着破灭的道路持续前行，但事实上，我对这样的青梅竹马，

讨厌到讨厌和讨厌以讨厌对讨厌的讨厌来讨厌——才怪呢。

² 原文为「感想戦」，指围棋或将棋对局结束后，双方重新复盘讨论的行为。

³ 原文为「敢闘賞」，是体育竞技中颁给最具拼搏精神的选手的奖。

⁴ 原文为「人生の自転車操業」，出自日本作家山本一力的著作「明日は味方。—ぼくの愉快的自転車操業人生論」，书中将人生比作骑自行车，在忘记持续蹬踏板的时候便会摔倒。

忍·今夜

不必说，忍野忍对我而言是切也切不掉的，一心同体、表里一体的存在。然而，考虑一下的话，就会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公平。

即使不至于说是单方面的，也是榨取性的。

只会考虑自己的高中时的春假就算了，从大学毕业，入职为警察的如今，回头一看——比如，我已经确定从明天开始前往美国长期出差，那么，被封印在我的影子里的忍，必然会被迫同行。

只身赴任是不可能的。

我自私自利的，基本上是心血来潮的决断，忍没被征求意见就被裹挟其中——这种事情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一旦注意到，便无法再忽视。

嘛，美国是甜甜圈的主场，所以对那家伙来说这也是不错的出差吧，我之前是这么强行让自己接受的。然而，试着调查过后我发现，Mister Donut 如今在美国好像只剩下伊利诺伊州的唯一家店而已。

什么情况啊。

不学无术的我并不知道伊利诺伊州的正确位置，不过毫无疑问和我将要前往的弗吉尼亚州不是同一个地方——这可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不管这一点，视情况而定也可能会变成紧急状况。

不存在 Mister Donut 的土地上，那家伙可能会返祖变回吸血鬼吧？变回可能会毁灭人类的吸血鬼……世界的命运，维系于黄金巧克力甜甜圈之上。

所以，我在出发前往美国的前夜，周日的晚上，在最近的 Mister Donut，尽可能多地买下了店内售卖的甜甜圈，然后拿回家，一字排开，罗列在忍的面前。

如何，这就是成年人的经济能力。

我原本以为忍一定会高兴得蹦蹦跳跳。

“这，这是什么情况——如此的分量，就和《芋粥》¹一样啊。”

说着，幼女稍微往后退了一步。

对日本文学的造诣也变得如此深厚了吗……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这个幼女曾经说想吃掉橱窗里所有的甜甜圈，所以这次虽然没买下全部，但也集齐全种类了。

“这份心意令吾很开心，吾当然会收下。不过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掉的话，感觉对制作者就太失礼了。”

“去哪了啊，那个暴饮暴食的吸血鬼。”

¹ 《芋粥》：芥川龙之介所著短篇小说。故事梗概如下：时值平安时代，元庆至仁和年间。主人公，五位（古代日本之低级官阶）年过四十，是藤原基经家一个毫无特点的杂役。他才能贫乏，外貌平平，每天被周围的人，甚至路边的小孩嘲笑。但是，他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喝芋粥喝到饱。这梦想不知怎么地传到了藤原利仁耳中，他决定满足五位的愿望，带他前往北方领地喝粥。五位虽然困惑不已，但仍然跟随着出发了。抵达位于敦贺的利仁宅邸后，看见一大锅的芋粥，五位不知为何一下就食欲全无。

对这种分量会导致返祖的恐惧，其实完全没必要吗。

“不过，吾的确也有集齐全种类的梦想。”

“梦想啊。”

“即使只放一晚，风味也会变差，而且也不可能冷冻带走。好，吾之主人啊。要不把所有的甜甜圈都切成两半吧。”

这么说着，忍（从腹中）抽出了一把日本刀——曾经可以把所有怪异一刀两断，变为己之食粮的妖刀“心渡”——本以为是这样，不过其实是切面包的厨刀。

符合时代的温吞演出。

老实说，即使分成两半也是相当的量。我也不是十几岁的人了。像这样大量食用甜品的话，胃应该会发出（快乐的）悲鸣——怎么办，要把食欲旺盛的妹妹叫来吗？

不，这是在日本的最后一夜了。

只有今晚我想要和忍单独度过。

嘛，胃会发出（快乐的）悲鸣其实也只是心情上的问题。因为我依然适当地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吸血鬼体质，内脏一直是十几岁的状态——多少还是有能力配合忍的梦想的吧。

“喝！”

伴随着这样的呼声，忍把甜甜圈一个个地均分成了两半——本以为会切成半圆形，横着切竖着切都行，然而，是像切金太郎糖一样，切成了两个圆。

原本数量就很多的甜甜圈甚至又倍增了——使用倍增药水时的大雄就是这样的心情吗？

总之，尽管蜜糖法兰奇²等等的奶油被切开了……看来就算要勉强，忍还是不希望破坏掉圆环的形状。

应该说是勉强，还是食欲³呢。

“咩咩。好了。那么一起进食吧。以同样的顺序吃同样的食物。”

“真是死板的规则……”

像是祓除怪异的仪式一样。

应该说不愧是模仿传说中的妖刀制作的面包刀吗，就算切成了两半，甜甜圈的风味好像也没有变差——甚至能称为“环渡”吗。

“那么，汝啊。还是老样子，一直在意着各种细枝末节啊。不过，吾与汝之间，那种烦恼是不需要的。”

忍说道。

在飞速吃掉了大部分的甜甜圈过后，忍终于说出了似乎一开始就想说的话。

“原本吾就是来自海外的怪异。像这样在日本度过数年的情况，对吾来说才

² 英文名为“French cruller”，为麻花状的甜甜圈，内部灌有奶油。

³ “食欲”的原文为「食い意地」（KUIIJI）；前文“勉强”的原文为「意地」（IJI）。

是像不寻常的留学一样。虽然在美洲大陆也没长期居留过——正因如此也别有一番乐趣啊。”

“什么啊。完全看穿了啊。”

“因为是一心同体。”

所以汝之结论就像是吾之结论一样——忍这样说道。

因为会被轻易地过于体贴地安慰，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前夜祭，不过，这个伙伴，也有比我预想中更加妄自尊大的一面。

尽管一心同体，我也还未完全理解她。

“哈。想想的话，也与汝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是吗？对我来说的话是从十七岁的春天开始，还算是有些年了，但对活了六百年的你来说，仅仅过了几年的话，就像是昨天一样吧。”

“然后到了今天，汝终于认输了。”

“喂喂。”

“不，吾是认真的。照顾吾的人生，吾本以为汝可能连两个月都坚持不下来。至多就半年吧。”

唔。

虽然忍曾经有这样的想法的确令人意外，不过回过头去看当时的状况的话，那也是相当现实的判断……在地狱般的春假和忍野咩咩立下的契约，基本上是冲动的决断。

不成熟的我反悔也是很有可能的。可以主张未成年人的契约无效之类的。

“吾认为吾也扭曲了汝之人生。出差这种，不管多少次我都会陪汝一起。不管是地球上的何处，汝之影即是吾之棺。只要汝还活着。”

说着，忍打了个哈欠，然后和字面所述的一样，潜入了我的影中——吸血鬼的夜行性生活，不知怎么的最近相当混乱。

我久违地，向那样的伙伴，说出了那段话。即使是随便的我，也会在百年后都一直想要说出相同的话语吧。那段话语。

你若是明天死去，我的生命就到明天为止——你若是今天活着，我也愿意活过今天。

附 录：短篇出处一览

黑仪·料理	《化物语》第一卷特装版	2018/6/15
黑仪·寄居蟹	《化物语》第二卷特装版	2018/8/17
真宵·名字	《化物语》第三卷特装版	2018/11/16
真宵·幽灵	《化物语》第四卷特装版	2019/1/17
<small>SPEED</small> 骏河·速度	《化物语》第五卷特装版	2019/4/17
<small>VELOCITY</small> 骏河·速度	《化物语》第六卷特装版	2019/7/17
抚子·绳索	《化物语》第七卷特装版	2019/10/17
抚子·求爱	《化物语》第八卷特装版	2020/2/17
黑仪·犀牛	《化物语》第九卷特装版	2020/3/15
真宵·法国蜗牛	《化物语》第十卷特装版	2020/8/17
骏河·蚯蚓	《化物语》第十一卷特装版	2020/11/17
抚子·视线高度	《化物语》第十二卷特装版	2021/2/17
翼·排名	《化物语》第十三卷特装版	2021/5/17
姬丝秀忒·等级	《化物语》第十四卷特装版	2021/8/17
真宵·天堂	《化物语》第十五卷特装版	2021/11/17
黑仪·图	《化物语》第十六卷特装版	2022/2/17
骏河·篮子	《化物语》第十七卷特装版	2022/5/17
抚子·恐龙	《化物语》第十八卷特装版	2022/8/17
翼·架子	《化物语》第十九卷特装版	2022/11/17
忍·名字	《化物语》第二十卷特装版	2023/1/17
火怜·暴力	《化物语》第二十一卷特装版	2023/3/16
月火·无尽	《化物语》第二十二卷特装版	2023/5/17
翼·狮子	《三月的狮子》第十二卷特装版特典《月物语》	2016/9/29
历·词典	《西尾维新大辞展》	2017/7/26
扇·反射	《续·终物语》BD（上）	2019/2/27
育·镜子	《续·终物语》剧场版传单	2018/11/10
	《续·终物语》BD（下）	2019/3/27
育·姐妹关系	《物语系列怪物季完结纪念》	2021/12/11
余接·歌	西尾维新给 YOASOBI 的赠礼	2024/9/11
余接·雪景球	《短物语》	2024/9/11
扇·公路电影	《短物语》	2024/9/11
育·惩罚	《短物语》	2024/9/11
忍·今夜	《短物语》	2024/9/11

译后记

——我与物语

直到两年前，我对轻小说的了解都约等于零。而我的人生突然和物语扯上关系，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偶然。2023年初的某天，我在刷购物APP的时候，不经意间瞥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化物语》。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大型出版社出版轻小说，为了一窥此等作品的真容，我便当即下单了。

虽然后来听说西尾维新先生的作品对上电波不算容易，不过当时我只看了五分钟就知道，西尾先生是完美契合我的波长的作家。要我总结一下的话，西尾先生的作品大概是五成的自我宣泄，三成的文字游戏，一成的恶趣味，还有一成的人文关怀。像我这样每天都在面对狂乱的自我，喜欢语言学，内心深处说不定还渴望救赎的人毫不意外地立即成为了西尾先生的拥趸。

用两天看完了《化物语》上下卷，稍微一查就知道简中版本有不少删节，所以我当即下单了全套物语系列的台版。在有意控制阅读速度的情况下，进度大约是两到三天一本吧。顺带一提，我在实验楼顶楼狭小的楼梯间里坐了一下午读完了《倾物语》。我本来是不太喜欢时间旅行的情节的，不过读罢过后我才明白，只要是符合个人喜好的写作风格，之前再怎么无感的设定也会变得浪漫无比啊。

虽然入坑晚的话有一点好处是可以一口气看完长年累积下来的作品，不过以这个速度，就算是物语这样的大型系列，读完也用不了两个月。在那之后我开始观看物语系列动画以及大暮维人的漫画版。

关于动画，其实我之前在ACGN领域的耕耘基本仅限于漫画，所以在涉猎不多的情况下直接观看意识流风格强烈无比的物语系列动画，带来冲击还是相当大的。不过由于先看了小说，所以动画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其实是音乐。现在我手机里的歌单播放频率最高的毫无疑问是《歌物语》专辑。之前甚至冲动地买了黑胶。虽然此生都很难去买黑胶唱片机，但这种珍贵的事物，只要相信其存在于能够保护的地方就好，不管是现实还是内心。

之后我又收藏了全套日版和英版的物语系列小说（VOFAN的画技，通过物语系列的封面能看到显著的进步，那么可以说他也是和物语系列共同成长吗），以及全套的BD和《化物语》漫画特装版，虽然入坑晚导致只有刚播出的Off & Monster季我才能真正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销量就是了。在这期间，我彻底确定，只有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消费，消费才能带来快乐。

至于漫画，个人认为能欣赏大暮画风的物语就足够了，至于情节改编，觉得反感的无视就好，这是我对文艺作品的一贯态度。不过，虽然我对于漫画版本本身感情不深，但漫画特装版的特典小说，却是我开始制作这本短篇集的契机。

那时，我的日语能力还不足以支持我直接面对西尾先生的原文，所以到网上

查了下这些短篇的汉化，却发现绝大多数都无人出手。物语系列作为口碑如此之高的作品，这还真是不可思议。这样一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虽然专业和日语完全不搭边，当时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欠缺，不过这种事情，果然只要开始就好。一开始的目标只是汉化所有的漫画版特典，不过后来其他未被汉化的短篇我也决定加入进来。由于毕业和就业的压力，断断续续经过了七个月，并由我的好友管某帮助校对，才总算完成了初校以及借助 Reddit 物语版块英译的二次校对。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管某以及 Reddit 物语版块的翻译组。

此刻我可以这样说，我的所有对于其他人类而言不需要的感情，都倾注给了物语系列（和其他 ACGN 作品）。毕竟对于文艺作品来说，无论多么重的感情都没关系。

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尽管与我从不在网络上发言的一贯行事方式不符，并且译文中也必定还有相当数量的错漏，我还是决定将拙译公开。毕竟以西尾先生作品的主旨，我是应当以这样的行为，让他的作品，也让我自己与不相识的人们建立联系的吧？

关于为什么标题里是 Part B，那是因为我有打算把物语系列的所有短篇都汉化完成，而这样会让我比较有动力。稍微说明一下我的翻译原则的话，基本上就是两条：1）在不拗口到难以接受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本的成分并保持原本的句子结构；2）在文字游戏无法翻译时依靠注释，绝不自己制造与原文无关的文字游戏。

读者若对译文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或者愿意参与后续的校对或排版工作，请联系邮箱 monogatariTanpenCN@proton.me。

总是想要祈求得到原谅却完全想象不出来祈求的对象，如果有读者愿意原谅这样的我，那就再好不过了。

附：

为什么我之前几乎没提角色和情节的事情？因为不将其以简单的形式放在最后的话，我很可能会写得停不下来，导致没法把内容压缩到两页。

最喜欢的物语系列小说：《猫物语（白）》。可以和《悲鸣传》、《少女不十分》以及《零崎曲识的人间人间》争夺我心目中西尾先生的最佳作品。

最喜欢的女主角：全部，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是老仓。

最喜欢的情节：神原在《花物语》临近结尾时的奔跑。

最喜欢的 OP 和 ED：《夕立方程式》和《花痕 -shirushi-》。这毫无疑问受到了角色和情节的影响。排除这些因素的话我应该会选《dreamy day drive》和《azure》。

关于物语系列的愿望：能恢复第二季都还有的四格漫画式次回预告吗？

Sheen

2025 年 1 月